

吳稚暉白話文鈔

伊

上海
文明書局印行

吳稚暉白話文鈔目錄

機器促進大同說

物質文明與科學

箴洋八股化之理學

說黨

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天下爲公——中山先生的將來主義

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

我也來試一試看

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中國人的招牌主義

吳稚暉白話文鈔

廣說輯

婉告太戈爾

皇會聲中的太戈爾

巴黎之清早

和平園欽成記

四聲實驗錄序

四聲實驗錄書序贅後

國語月報封面談

中央半月刊弁言

科學週報發刊語

祝實踐旬刊萬歲

跋山邱偶語

致華林書

答華林書

致李石曾書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書上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書下

致邵飄平先生書

致京報飄平先生書

轟報新年雜話

怎麼辦呢？

苦矣

七十年前的日本官不識石炭

說幾句不吉利的老實話

亂談幾句

個人的瞎三話四上

個人的瞎三話四下

也是一個雜感

總理蒙難五週紀念會演說詞

黨的重要和黨的責任

吳稚暉白話文鈔

機器促進大同說

仗著先代的遺產，或倚靠壟斷的資本，號稱富人。犧牲了無量數的同胞，使他們少衣缺食，暴露奔走，方供給得幾個人能够衣。是必需温厚，食是必需鮮潔，居是必需軒敞，乘是必需飛速。惟其這樣，所以凡是温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都被有道的朋友，看做可以傷氣；看做可以痛心。而對了製造温厚，鮮潔，軒敞，飛速各樣東西的器具，——尤其好像多餘，不該有在世上。古代若周朝的老聃，近世若俄國的託爾斯泰，一班主持消極道德的賢哲，他們論調偏激起來，似乎必要剖了斗，折了衡，毀壞了機器，世界才會正當。

我亦以為耕着田而食，鑿着井而飲，天地可算廬舍，鹿豕可算朋友。羲皇以前的人，世，未嘗沒有至樂；但是人類的祖先，僅僅塊然的一條小獸，演到成了猴子，尚不知道

耕，亦不知道鑿，廬舍的思想也沒有，朋友的往來也極少。自從變了野人，慢慢的將演成羲皇。食就忽然要耕了，飲就忽然要鑿了，廬舍沒有，廬舍的思想有了，朋友不多，朋友的往來多了。這也算得會多事了。爲怎麼要這樣忙法？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然而若照在下信口開河，鹵莽滅裂的回答起來。如果我們單從人類抽象的着想，把他要耕，要鑿，要廬舍，要朋友的慾望擴充着講解，他實在是一種不怕煩惱的動物。定要仗着勞動，而且定要仗着工具，替代他的勞動。不耕，做到耕；不鑿，做到鑿；沒有廬舍，做成廬舍；沒有朋友，結起朋友。而且衣是必定要做到最溫厚，食是必定要做到最鮮潔，居處是必定要做到最軒敞，往來是必定要做到最飛速。而且希望製造那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種種東西的工具，必定要做到最精良，愈可以替代他的勞動。由替代一分，至於替代得十分，替代到人類不要勞動，止讓工具勞動，乃爲愈滿足。列位如不信，試就他的耕着看：最初是用一枝樹幹，叫做耒耜，後來他用鐵犁了。又就他的鑿着

看最初是用一片火石，冒稱斧頭，後來他用鐵鍬了。這就是叫老聃與託爾斯泰兩位先生去耕鑿，雖決不願上美國去購辦田機器，也必定採用鐵犁，鐵鍬，決不再用木耒石斧的。由此看來，仗着最精良的機器，替代勞動，把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製造得完備，叫人類統統享受，是人類所希望。有道的朋友忿激了，要人人返到耕田，鑿井的地位，不替窮人去爭富人的享用；却拉富人去嘗窮人的滋味。這未免是癩狗下水，拉鬘貓也下水，變成吃砒霜藥老虎的局面了。若問享用是什麼東西，難道桎梏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裏的人物，必定是快活過耕田，鑿井的麼？這我可回答的，一定未必。然我又疑問，難道耕田，鑿井的，一定快活過於蠕動喙息的麼？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所以世間夢想大同世界的，就有兩種：一種是愛好天然，讓他一團茅草亂蓬蓬，使山川草木，疏落有致；在清風明月之下，結起茅屋，耕田鑿井，做着羲皇之夢。這種空氣，自然清高的境界，在下也十分贊成。然而到了狂風苦雨，連絲旬月。我廬，我田，我井，漂

蕩無存；否則蓬蓬亂草之中，蚊蠅跳蚤，叫苦連天，毒蛇猛獸，驚心動魄，就不免有些躊躇了。所以在周朝井田闡闡，已經修治的世界，在俄國城郭宮室，尤較美備的人境，偶然有我們幾位別致朋友，快活著村莊生活，自然好像羲皇已經接近，浮生大是可樂。若真正是羲皇以前那種耕田鑿井的大同世界，恐怕只是片面的。

又有一種是：重視物質文明。以爲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勞動，都歸機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極少。每人每日，止要作工兩小時，便已各盡所能。於是在每天餘下的二十二小時內，睡覺八小時，快樂六小時，用心思去讀書發明八小時。在這二十二小時睡覺，快樂，使用心思之中，凡對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條件的享用東西，應有盡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時候，人人高尚，純潔，優美。屋舍皆精緻幽雅，道路盡是寬廣九出，繁植花木，珍禽奇獸，參養相當之地。合全世界無一荒穢頹敗之區，幾如一大園林。彼時人類的形體，頭大如五石瓠，因用腦極多之故。支體皆纖細柔妙，因行遠升高入地，皆有現成機器，遍設於道路，所需手足勞動甚少之故。這並不是烏託邦的理想，凡有今時機

器較精良之國，差不多有幾分已經實現，這明明白白是機器的效力。

可惜機器的力量，畢竟單薄。那單薄機器的力量，又被所謂富人占了。仍役許多人工勞動，幫助那單薄機器，專門爲少數人覓得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的享用。於是一若機器無與於人類全體幸福。但是這少數人占據機器，又是別一問題。多數對於少數爲正當之革命，推翻其根據之組織，凡是我們有道朋友的書報中，已此處彼處，講個不盡。在下現在也無須羈雜。別講我現在所要說的，是那占據機器的富人，固是我勞動人的魔鬼。若機器自身，畢竟是我們人類減少勞動的天使。我們人類有發明機器的能力，自然有那一日，我們不用勞動，但請機器勞動，故我勞動家，一方面對於占據機器的富人，爲繼續正當之反抗；一方面又須幫助機器改良。機器改良發達，至於不需人工之時，即使彼時對於富人占據之革命，未能完全奏功，而工人既無工可食，切膚之災愈甚，其革命必非常劇烈。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機器公有之日，即在最後一天。否則有如今日機器力量單薄，需我們勞動之處還多，則雖反抗時起，止要加

幾個工錢，便安然無事。甚至於仇視機器，一若我們一種人類，應該勞動如牛馬，止需多給草料，便已滿足也者。這種直覺的狀態，未免太可憐了！況且惟其止有勞動的精力，沒有機器的智識，一到抵抗之時，但能毀器加值，便結不起勞動組合，也仗機器，爲吾工人作勞動替代，得公平的衣食了。

故總括一句，便是說機器是替代人類勞動。機器到力量充分，可代人工之時，乃爲全般人類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享用的東西，綽綽有餘。斷沒有人類尙需用着手足勞動，博些草具，苟延性命也。

物質文明與科學

△臭毛廁與洋八股

去年這個時候，我剛到了北京，在東城一個石塔子廟裏住着，便有人對我說，無錫新報要出個特刊，容許你也在上面說幾句話。我聽了，自然很高興，況且我是發願不做文章，想着了便拉拉扯扯，信筆的寫下去，算做賣朝報也好，算做告地狀也好，我自

信閒話是很多的，所以欣然的答應了下來。不料當時睡了一晚，明天拿了筆要寫，却作怪起來了，自己先問，說什麼話呢？無錫城裏的父老，是看慣你拉屎拖鼻涕，你可以瞎說麼？於是覺得自己問的自己，倒也不錯，姑且閣了筆，想想再寫。那知糟了，愈想愈沒有頭路，今天推明天，一幌便是半個月，眼見得特刊也已經出了，用不着寫了，竟閣到現在。現在真容易的又是一年了，無錫新報又要替新年徵文了，倘若再錯過了這個機會，別人容許你說話，不趁着興會說說，豈不可惜呢？所以這一回，不管三七二十一，趁無錫新報催着發稿排板，我就拿了筆，借目前一件小事，敷衍一篇大議論出來。我今天晚上，剛到五福弄去辦了「恭」事回來，去的時候，已經打過了十一點。這是特地候到晚一點才去的；否則人才濟濟的時候，共有四十個缺，倒有六七十人同時擠去，那便有二三十個側身在狹路上掩鼻候補了。但是夜深了，雖幾百步以外，先施永安兩個公司的電燈，還是照得像白晝一般，那五福弄裏這個排泄公所，却黑得連五指也辨不出來。在刺骨的北風裏，刮了三四根火柴，才刮着了一根。尋照一座兩脚踏

台，沒有什麼麪糊漿一般的東西黏着，就放心的一躍而登，那中間的好東西，已經堆積着與踏板一樣高，那就正好算不曾看見，知道再刮一根火柴起來，也徒然違了「眼不見爲淨」的金言，反是無益的。好在比較蓄起一個穢水滌淨的木桶來，把白肉嵌着，通暢以後，把虎老錢眼的蓋子掩着，細繮了滿間屋十幾點鐘，早上聽了一聲大叫，還要提心弔胆的招呼開門；現在到公所交卸過了，早上舒然而臥，視吾鄉鄰之旦且而擾，則亦此善於彼。況且一踏上中國的貴領土，那裏有什麼改良的餘地。對於這件事，饒你什麼坐馬坑了，金漆馬子了，叫做無貴無賤，壓着無罪，一天之內，吃是肥甘了，睡是輕煖了，讀書寫字會客談心的處所是雅潔了，惟有這件事，罰他受罪片刻，消消舒服的孽帳。從前偶有少數的受享獨福人，什麼用水銀充滿了桶子，所有黃白物掉下去，就杳然無蹤，他那種癡愚的辦法，煞是可笑；但他也覺得這件事，應該改良，說他的重大，自然與吃飯睡覺讀書會客，一樣重大。老實拆穿了西洋景講，人是一個造糞動物，要叫出貨之際，十分安適的，確與人生的幸福，大有關係的呀。以上這種臭議

論，都在踏板上仰視天空，一起一落的悠然深念，一半也是叫排泄容易。但又想到我家賃居在倫敦，小小八九間屋的一個四等居民住宅，竟樓上樓下，有兩間比佛龕都潔淨的排泄房。白磁的盆子，可以打麪，油木的坐板，可以下棋。「恭」事方畢，引手把銅鍊一挽，所出之貨，已送向十八層地底，還賸一隻潔白的磁缸。後面冰梅花紋白玻璃窗，半開半掩，清氣往來。前面五色玻璃之門，緊緊扣着，十六炷燭光的一盞燈，剛在頭上，照得手裏的一本小說，字字清楚。然我當時還夢想倫敦城心的大客店，睡房之後，連結一寬大之排泄房。織花絨毯，縱橫丈有八。白磁面盆一，精瑩照眼，排泄耳目口鼻之穢，白磁浴缸一，機括靈便，排泄全身毛孔之穢。白磁毛盆一，排泄兩便之穢。三事皆位置於一隅，專供一客之需。此房懸美麗之電球一簇，錯列而四，皆光百燭，毛其外如精珠。我則提議毛盆旁當置一最精之書架，排日換置名著古籍於其上。昔歐陽公所謂作文三上，廁上其一，足見人生幸福之全部，此事實居其一。人類由穴居野處，排泄如貓狗然，當街行之，泄畢便算，無所謂拭以瓦片棉絮粗紙也。稍有進，便若庫倫之蒙

古人釘兩木於排泄處近旁，相離尋丈，橫繫一大草索。各人於恭事既畢，就草索而闖之。索上既累累塗油漆迨遍，乃易新索。再進即爲印度阿三，事畢，以手摸索，塗於壁，復尋少水滌其手。但必左手爲之，右手將以搏飯拈香，戒勿爲也。再進則五福弄風味，坐馬坑，金漆馬子，相與競爽矣。然而草索塗壁之人，將以爲泰乎？吾人必笑之曰：子以爲泰乎？我欲行禮耳。彼又將曰：人生亦知足可矣，子欲行禮，如此其不憚煩乎？金漆馬子方顏頰無以對，白磁盆起而引咎自責曰：然則過矣，草索塗壁失之野，五福弄，金漆馬子，正奢儉得中。故東方文化之美，羅素氏過五福弄而有餘慕焉。便是我們模範縣之無錫，要保存國粹，昔有暴徒的民政長，曾塞坑破甕，反古之道。不久又有商彜夏鼎，陳於壁脚，秦坑漢窟，遍於街末，還我舊物矣。好了，這一大段的臭議論，要叫無錫新報排在報上，亦覺難堪。我將告罪。我是託歐陽公三上之義，借他引起正文，文勢到了此地，正文也就躍然欲出。我說，我們人類，經達爾文先生證明在三百萬年以前，由猴子變來。至少二百萬年，還是過着猴子的生活。連衣皮食肉，都說不到。變到能够揀着一塊

火石，把他一段打銳了，那就割着禽獸的皮，穿到自己身上，這要算到第一步的物質文明。猴子們用不着要寢暴類之皮，他們看見「人大哥」那種狐裘皇皇，定說他不能歸真反樸，暴殄天物的呀。到石斧石箭做得狠精緻，年代也又過了一百萬年了，忽然燧人氏尋了火出來，共工氏冶了金出來，不到一萬年的短歲月，雖然青牛老人要剖斗折衡，列禦寇的前輩要毀壞養成機心的桔槔，止是不中用。三里橋米行公所的較斛，算做重要商規；芙蓉圩裏竟用打水機抽水了。所以辦恭事的一件小事，也由當街畢事，掉頭不顧，草索塗壁，進化到金漆馬子，坐馬坑，五福弄司門汀踏步，不能復反於掉頭不顧，或草索塗壁。這就是人類生活的標準，猴人是猴人的見解，石器時代人是石器時代人的見解，庫倫人是庫倫人的見解，印度阿三是印度阿三的見解，我們金漆馬子人是我們金漆馬子人的見解。於是天然趨勢，白磁盆人當然也應有白磁盆人的見解。白磁盆非乎，草索子何嘗果是？折兩用中，金漆馬子之是，亦沒有什麼上帝能諄諄而命。那麼，我們覺得草索塗壁，人類的幸福，有些不够，也就定要使金漆馬

子，搖身一變，變起白磁盆，才不枉猴子不足。變到了人，就是得到了白磁盆，還是要努力換個勝於白磁盆的，才更不枉猴子不足，變著人呀。所以汽車止叫閒人坐着，還要把阿木林任意壓死，我亦大反對的。若說汽車不該做我們人類的普通代步物，那種剖斗折衡的精神，未免有點傻氣罷。我也深惡那種新世界屋頂上「電火炙兔子」的文明，然而希望用一百炷燭光的四盞電燈，照了我在白磁盆的廁上作文，我是堅決的要替我們人類努力的。如何努力呢？譬如無錫家家要換白磁盆，個人的經濟問題，倒不成問題。因為現在的人，處辦居宅，也是習常蹈故，顛倒錯亂。五千元造個住宅，造大廳最是空好看的東西，倒化三千元。書房也肯化一千元。臥房也肯化一千元。極要緊的廚房，倒止化二百元。毛房則化了三十元，已經肉痛。所以五千元住宅，叫他化三百元，造個內有白磁盆的毛房，不算失了比例。而最大的問題，却在磁盆裏掉下的黃白物，送到他那裏去？不要說十八層地底，就是一層也叫做勿層。沖刷磁盆的水，來勢洶湧，塘高的壓水櫃，普及全城的，又是影踪也沒有。那是白磁盆白磁盆，鬧了半天，

真是廢話。還不是金漆馬子最便；他的尾閘，又不是蹙脚的夏鼎商彝，街末的秦坑漢窟，最算適宜麼？因此追下去設想，第一步是我們無錫模範縣的溝渠工程，到底那一天經始呢？現在世界開明人類，都曉得四通八達的河渠，是拿他灌溉的呀，拿他排泄的呀，拿他轉運的呀；不是拿他食用的呀。大市橋城河的水，無錫文明人曉得有礙衛生了，所以公園前的公井，也踴躍的開鑿了。然而美哉江尖口西水墩之水，皆看做露醴泉，以爲莫予毒；雖放到顯微鏡裏，不忍看着，然又以爲我輩抵抗力，乃自天賦。一切敲罐頭，送羹飯，都不願割幾分之幾的閻王帳，歸到飲料上去的呀。而且清水不從龍頭放來，濁水不從深溝排去，一切洗菜淘米洗衣衣裳，皆苟完苟美，性命暗爲孤注，清帳也無人能算。水以桶取，自然門窗地板，無法多濯。水由擔來，自然深巷暴火，無水能灌。種種不衛生，不清潔，不康寧，皆由于在無錫也者，河渠洞達，何用自來水之謬說而來。究其實，造池埋管固不資，能積幾十年之醫藥卜筮，酬神禱鬼之資，暗由食水而化費者，將倍而又倍也。充此謬說，白磁盆又永遠不能出現。金漆馬子將與夏鼎商彝

秦坑漢窟而千古。但是從臭話說到潔話，說了半天，把北京爭鬧北辦不好的自來水，把上海都不曾做的大陰溝，責備到無錫，豈不又是廢話。然而把蘇州常州也不曾有的工廠，居然開到無錫，就是極遙遠的時代，居然把處處可做交易的米，也在無錫成了什麼蓋幾省的米市。因此，在一千幾百州縣裏，做全中國的模範縣，考在第一名。凡事皆止要努力，只是無錫人吃過甜頭的人，應該相信的。除是不進不退，地球上獨讓中國會耕田鑿井，保存永久的世外桃源；否則把進化的公例說起來，終在一短時後，無錫也跑到是上海一樣，中國才能站得住，或是傷心點說法，也同上海一樣，讓人來逼住了改觀，一定是沒有第三條路的呀。凡事先要有堅確的信心，及健全的輿論。無論什麼大事業及大工程，都有希望成功的一天。最糟的，便是孟子所謂自暴自棄。橫呀輪不到我們，豎呀可以不必，那就正好讓棺材到了，才淌下眼淚來。看着別人在靜安寺徐家匯住神仙的別業，我們止配聚在五福弄左右。不定多少年後，江尖嘴成了無錫洋市長的公館，臨流列植了太陽不曬進的高樹，對好了黃埠墩，噴水管在

那裏終日不斷的飛着。我們擠在崇安寺前，還止是一條巷合用一個水管，大家已眉飛色舞，指着洋井來，把民國十三年老怪物，好像說天寶宮人，這一樣的珍怪。無錫人是或者用不着自來水，自來水是一定要咄咄逼人造在無錫地皮上的呀。就是上海，他還不會有十八層的大陰溝罷了。他那三四層的小陰溝，無錫也還不會夢見。上海十八層的大陰溝，已經鬧了二三十年，近年來因傷寒虎列拉等，不斷的要想猖獗，幾位洋大人一議再議，建造的時期，定是不遠了呀。我今天觸着臭話，說這許多廢話，並不是要無錫馬上造自來水，馬上開大陰溝，馬上做白磁毛盆。我是望無錫人沒有了自來水，要覺得難過，六神不安。不要儘把那些無錫也者，河渠洞達，用不着自來水的謬說，讓了自己，還讓子孫。我這篇文章的主旨，還止在此。我說，無錫常州的比較，無錫人蠢笨，不願意做市井小人，摸兩個賣買微利。常州人是聰明，都送子弟進官場，好比如陶鎔一流的滑吏，神不知鬼不覺，却扒了民國幾十萬，撈在荷包裏。但是，一筆總帳算起來，無錫的子弟，還是清光大來，學實業，學科學的，屈指數不盡。他們的老實父

兄，却有許多，成功了叫做什麼巨商，叫常州人又羨又妒又氣。常州的子弟，多半簽事，主事，科長，科員，在全國做蠹國病民的寄生害蟲。而且落泊在大都會客棧裏，想鑽狗洞鑽不着的，也不知多少。這就是一念之差的分別。若叫常州要追上無錫，至少要過半世紀。我是常州人，罵常州人是公道的呀。所以我只篇文章的主旨，要勸我無錫的小朋友，一不要學常州人那種做官，二不要學蘇州人那種文弱。盡我們無錫人本分，會燒火酒燈，會看顯微鏡，會拿斧頭，會用算尺。那就父詔兄勉，朋慫友慫，不但在他們的能力上，造點陰溝，造點水管，不算什麼一回事。而且工廠再多了，洋房再添了，不用白磁盆，他們也自然不舒舒服了。朋友們呀！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不料新文化，却成就了洋八股。什麼人生觀呀，什麼新創作呀，簡直坐在馬坑上發昏，製造了許多洋八股家事情還小，竟引起了鬪草索的那班老先生們，直截把老八股配合起來，那是萬劫不復的退化了。無錫還是一個肯做賣買，肯做工人的入種，不要叫那種洋八股的微生物生存，那是中國的一線生機。這是我在五福弄內薰昏了頭的激急話，大家見

怒罷。這篇的副題目叫做臭毛廁與洋入股，就說拿洋入股同臭毛廁比例也好了。

箴洋入股化之理學

最近張丁科學之爭，雖大家引出了許多學理，沾溉我們淺學不少。然主旨所在，大家拋却。惟鬪些學問的法寶，縱然工力悉敵，不免混鬧一陣。實在的主旨，張先生是說科學是成就了物質文明，物質文明是引起了空前大戰，是禍世殃民的東西。他的人生觀是用不着物質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梁幹子的土房，拉拉洋車，讓多數青年，懂些宋明理學，也就够了。於是丁先生發了氣，要矯正他這種人生觀，却氣極了，謾罵了玄學鬼一場，官司就打到別處去了。後來他終究對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簡單說了出來。他說「林先生若承認歐戰不一定是科學促成，我的目的達了」（大意如此）。張先生在省憲同志會演說，說政府是暫時存在的東西，我吃驚不小，威廉第二的綠氣炮，竟引出了本來慈悲而且科學化的張先生，轉變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做我們的同志，我還有何說呢？但是我愛美詞，我尤愛真理。無政府時代

雖我們不及親見，我想必定是一個瑤池樂園，決不是高粱幹子土屋，還有拉洋車人的人境。我們人類，自己不要毛皮，自己不要爪牙，四個足跑路狼穩當，自己冒險，叫兩條後腿獨任了跑路，把兩條前腿轉變成了兩隻手，便已心懷不良，又要鬧出物質文明的整備。張先生應該在此時，早早反對那兩隻毒手，才算真有見地。什麼放他在抱犢谷用高粱幹子會造起土房，他定要不安本分出個孫美瑤，同臨城的火車戰爭了。張先生若說他長了手，也便就會讀程氏遺書及朱子全書，精神亦高出於猴子。這我本絕對的承認。然即此便可見他長了手，他才有讀程朱理學的結果。最初便是物質進步，然後精神進步。就讓一步來講，他精神進步，有將讀程朱理學之傾向，他自然便長了手，馬上叫物質也跟着進步。精神物質是雙方並進，互相促成，什麼戰爭不戰爭，會關了物質的事呢？西方物質進步，故精神亦隨了進步。若理想的無戰爭，必要經由社會主義，及張先生的理想無政府主義，才可達到。程朱的理學，他做夢也說不上。沒有哥白尼把一個物質的太陽放在中心，張先生理想的無政府名詞，在宋明理學書

上尋得出麼？所以張先生的人生觀，現在我的見解，與丁先生又是不同。他並不是撞見了玄學鬼，他乃不曾請教玄學鬼。他的人生觀，是誤在他的宇宙觀。這話說來長，我已在太平洋雜誌上投一文，帶着批評了，現在也可以不必屢說。我現在要老實請教張先生的，我有三個武斷：

(一) 張先生厭惡的物質文明，大約即指種種的所謂奇技淫巧。我說他現在所謂奇技淫巧者，過了數百年，還止同今日高粱幹子的土房一樣。張先生若活到彼時，定還要氣得腹大如牛，亦且瞠目不曉得如何反對。

(二) 從今日而到理想的無政府，至少還有比歐戰大的三十六回，同歐戰一樣的七十二次。這是我的最乾脆最讓步的批評。

(三) 小學強迫雖未普行於全世界，理論則已普遍。中學強迫，在三十年後，世界上必有一區首先行之。大學強迫，在世界完全實行，克己點說三千年，放個大礮說三百年後。到大學強迫的時節，街上的洋車夫，灶下的老媽子，都具有張君勳先生

的智識，你想他還會做洋車夫麼？還會做老媽子麼？他們還肯戰爭麼？他們還會當什麼飛機汽車，算得上物質文明麼？

本此三武斷，可以復下一結論，曰：惟物質文明進步到不可思議，設備強迫全世界人的大學，輕而易舉，世界方能至於無戰爭。

如謂此次歐戰，如何促成，曰：是乃張先生反對物質文明所促成。有人曰：德國物質文明也進步不已，製造了東西太多，思往外販賣。英國物質文明也進步不已，製造了東西太多，也思往外販賣。因而攘奪販賣場，就弄到戰爭。這戰爭不是明明物質文明所促成。我說這是事實，我所承認。然若世界上都同美國一樣，他們到那裏去尋販賣場。還不是大家收了野心，互相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每天發明點奇技淫巧，以相娛樂麼？惟其印度有位張先生讀太谷兒的好詩，反對物質文明。南洋羣島有位張先生學巫來由長老的靜坐，反對物質文明。中國又的確有位張先生，在灰堆裏拾着一個程夫子的玩物喪志，好像熱狂的拜倒，又反對物質文明。然而從寸布一針都要叫柏林

或倫敦供給。從前老頑固洋烟是要吸的，洋錢是要拿的，洋學是反對的。現在張先生是理學名儒，洋烟洋錢是不要了。然而火車是要坐的，不肯坐騾車的。輪船是要坐的，不肯坐釣船的。推而至於風扇也要裝的，電燈也要點的。於是柏林要攬張先生做主顧，倫敦也要拿張先生算買客，綠氣礮便發動了。若歸獄於火車輪船風扇電燈洋布洋針，他們老實板起了面孔回報道，你既要用我們，你何不學美國將我們自造。若歸獄於張先生的反對物質文明，又要需用他，張先生何說之辭。張先生恕罪，張先生爲我們所敬畏之友，且實在是箇物質文明提倡者。他是傷心着綠氣礮，臨時瘋顛。凡冒犯個人之處，乃是戲言。至世界有不進步之民族，惹起物質文明進步人之野心，乃是眞理。歐戰之損失，是余中國人之罪也夫，是余中國人之罪也夫，於物質文明何與？

這種話頭是三十年前郭筠仙爲了劉錫鴻說的，二十年前梁卓如爲了張之洞說的。不料到了今天，還要陳庸腐臭的叫吳稚暉爲了梁啟超張嘉森說，眞算倒楣。（何以麝雜了得罪梁先生呢？因爲張先生的玄學鬼，首先是託梁先生的歐游心影錄帶

回的。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適之的惡當，公然把他長興學舍以前夾在書包裹的一篇書目答問摘要，從西山送到清華園，又災梨禍棗，費了許多報紙雜誌的紙張傳錄了，真可發一笑。二十年前張之洞王先謙李文田之徒，重張顧王戴段的妖燄——此一時，彼一時，其詞若有憾，其實尚可相對許之。——暗把曾國藩的製造局主義夭折了。產出了護短的西化國粹，如王仁俊一班妖怪的西學古微等。幸虧有康祖詒要長過素王，才生出一點革命精神。他的徒弟梁啟超時務報出現，真像哥白尼的太陽中天，方才百妖皆息。當時的西學書目表，雖鄙陋得可笑。然在精神上批評，要算光燄萬丈。較之今日的書目，儘管面目方雅，可惜禍世殃民，真有一是福音，一多鬼趣之別。他受了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影響，忽發整理國故的興會，先做什麼清代學術概論，什麼中國歷史研究法，都還要得。後來許多學術講演，大半是妖言惑眾，什麼先秦政治思想等，正與西學古微等一鼻孔出氣。所以他要造文化學院，隱隱說他若死了，國故便沒有人整理。我一見便願他早點死了。照他那樣的整理起來，不知要葬送多

少青年哩。我不是敢罵梁先生，我是誠心的勸諫。凡事失諸毫釐，差以千里。不是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便是好的。梁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便是謬的。現今有許多古學整理的著作，我都拜倒。然而或是考訂的，或是質疑的，或是最錄的，價值都大。惟有借了酒盃，澆着塊壘，真叫做下作。胡先生的大綱，雜有一部分澆塊壘的話頭，雖用意是要革命，也狠是危險，容易發生流弊。果然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學及梁啟超的學術講演。胡先生所發生的一點革命效果，不够他們消滅。他們的謬誤，乃是完全擺出西學古微的面孔，什麼都是我們古代有的，什麼我們還要好過別人的，一若進化學理直是狗屁。惟有二千年前天地生才，精華爲之殫竭。無論億萬斯年，止要把什麼都交給周秦間幾個死鬼，請他們永遠包辦，便萬無一失了。你想他如此的向字紙籠裏，掏甘蔗渣出來咀嚼，開了曲阜大學文化學院，遍贈青年，豈不禍世殃民呢？這是梁先生走去那條路上，走得太遠了，所以陷入迷魂陣。我有一天跑到胡先生的書房裏，四壁架滿了線裝書，桌上也堆得東一堆西一疊。他隨手把面前的一堆移過，他說你看了

是不樂意的。我說這些給你看，我是熱烈贊同的。但是我二十年前同陳頌平先生相約不看中國書。直到五四運動之後，我遇見康白情傅斯年諸位先生，我才悟他們都是飽看書史，力以不空疎爲尙。他們不是鬧什麼新文化，簡直是復古。我想時機到了，古學有整理之必要，所以要請章太炎去里昂講經。去年將國內國外的空氣，細細一檢驗，我的思想上，了大當。覺得妖霧騰空，竟縮回到時務報出世以前。影響在政界，把什麼最熱烈的革命黨，都化爲最腐臭的官僚。簡單歸罪，可以說是四六電報打出來的。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爲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爲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爲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牠丟在毛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鎗打來，我也用機關鎗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什麼叫做國故，與我們現今的世界有什麼相關？他不過是世界一種古董，應保存的罷了。埃及巴比倫的文字，希臘羅馬的學術，因明惟識的佛經，周秦漢魏的漢學，是世界上人公共有維

護之責的東西，是各國最高學院，應該抽幾個古董高等學者出來，作不斷的整理。這如何還可以化青年腦力，作爲現世界的教育品呢？亞里斯多德之古籍，經流血而擲諸校門以外。希臘拉丁之文，至今逐漸強迫最古董之學院廢除。此種彰明咬著的大改革，是世界共認爲天經地義的了。梁先生還要開一筆古董帳，使中學畢業的學生，挾之而渡重洋，豈非大逆不道？胡適之是拿六經三史做了招牌，實在是要騙他們讀七俠五義。梁先生上了他的當，竟老實的傻氣出來，把青年推在灰字籠裏。梁先生自己睡了想想，也算得上一箇笨伯罷？章太炎的考據，定也不算丟醜。他那章氏叢書裏幾種小品，可以充得傳作。但他要把那灰字籠的東西，對青年做一個新系統的傳達，他就糟了。去年在江蘇省教育會的講演，我在倫敦看民國日報覺悟所載，我替他短氣。乃現在還被什麼書坊刻了出來，真是他老年的污點。梁先生必定也替他難過。人已對照，便能覺悟，那種灰色的書目，是一種於人大不利，於學無所用的東西了。從前張小浦說得好，「偷真正是國粹，何必急急去保？二千年以來，定孔孟爲一尊，斥老墨

爲異端，排除無所不至，然而老墨之書至今光景長新。」所以在三十年內姑且儘着梁先生等幾個少數學者，抱殘守缺，已經足夠，不必立什麼文化學院，貽害多數青年，更不必叫出洋學生帶了許多線裝書出去，成一個廢物而歸。充其量都成了胡適之胡先驥諸位先生，也不過做一個洋八股的創造人而已。少數的胡適之胡先驥，原是要的。不幸梁先生要大批的造，不幸又有最高等的學者張君勳先生出來做護法，使他繁殖。因此同張先生反抗，並詞連了梁先生。

說黨

中國的羣法，是積人成家，積家成國，那「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的金言，不必說是老骨董，自然奉爲金科玉律，就算是新人物，新到什麼田地，他隱微之地，也還一若負有兩種義務，一方面談他的新主義，一方面把這舊信仰也不敢打消淨盡的。對着齊家治國做死對頭的，便是黨，故堅持齊家治國的聖人，最恨的是黨。所謂「吾聞君子不黨」就是說凡要結黨，便是小人。因爲社交的實際，家與國之間的確還

有結合，在事實上不能消滅。於是在字面上出戲法，說小人的結合叫做黨，君子的結合叫做羣。這無異說小人的結合叫一觔，君子的結合叫十六兩，不過存心要打消結黨，把一個難於稱名的字眼來支吾一下，打斷人的興會罷了。自從「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的術語，在邱二先生時代把他確定了，經過了漢唐宋明的黨禍，從而益發是白晝見鬼，說着黨人，便同強盜賊爺爺一般看待。就是李膺郭泰司馬光顧憲成也爲了黨字，替他個人的人格上，生出不足之感。直等到西潮東注，血淋淋的革命造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熱鬧起來，才算硬了頭皮把個黨字從毛房裏硬介紹到廳堂上。什麼共和黨哩，進步黨哩，國民黨哩，都掛起堂堂的門額來。但是到底還挾着你算我強盜，我便是強盜，你算我賊爺爺，我便是賊爺爺的氣概，硬撐罷了。有些紳士們，還是研究系哩，政學系哩，安福部哩，把較穩健的字樣，系呀，部呀，學丘二先生羣而不黨的方法，糊住了身分。畢竟遇到了最近「以黨治國」的高潮，駭得屁滾尿流，暗暗跌足叫苦。於是景泰藍式的學者，從前還主張毀黨造黨，近來便借根本上懷疑

議會政治的理論，堅持他的不黨之論。本來古銅色的官僚，自然益發開倒車，有如近來略聞朝貴有造黨的風說，馬上呼天搶地，在報紙上更正，力辯其不確。所以全中國除國民黨外，名目雖然有什麼老的進步黨，新的新中國黨等，其實都是若有若無，並無那麼一回事罷了。真正有名目，有事實的，止賸了一個國民黨。

何以在畏黨，忌黨，不愜於黨的中國民族中，竟存在着像煞有價事的國民黨呢？這因為他的分子，都是這一民族中的頭等急激分子，都能向前亂闖的人物。雖然他生辣辣的嫌黨人的名目不好聽，也不曉得怎樣去守黨綱，怎樣來講黨德，然而他深曉得活在現世界的人，還怕提到黨字，那就十分不體面，因此他齧緊了牙齒，充作國民黨員。倘若嚴格的追求，他到底還不是一個健全的結黨動物。他隱微之地，終覺得黨人本是強盜賊爺爺，齧緊了牙做黨人，乃是一件不得已的事。如其「婆婆不歡喜，儘管在婆婆前拖鼻涕，」如吾鄉這句俗語所批評的，那益發使人厭惡，就更難過了。反對的利用這一個弱點，知道用黨字來攻擊，未免要鬧笑話；拿堂堂的國民黨名目

來攻擊，愈加不成了問題。因爲多方的稱他爲暴民，指他爲赤化，終要形成他真是一個強盜賊爺爺，才好使他存身不得；從而畏首畏尾，從而煙銷火滅。現在姑且不必辨暴民到底是什麼一種不名譽的頭銜，赤化到底是什麼一個要不得的名目，因爲這些都是世界上另外的好複雜，難批評的問題。在這篇小篇文字內，不要驕講。我止是引他來證明我們黨人自己心上兀兀跳着，我們對面人多方用法來攻着，其實終還是爲了黨的一字，如何也不是正當。這是數千年來把一個黨字，受了深深壓迫的結果。造黨的若不在壓迫上打破那千重萬重的枷鎖，休想黨的穩定。我們國民黨是最前進的新人物，諒來可以努力。

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猛進社的各位先生們因中山先生逝世，要大家來說幾句，以表哀悼。他們尤其要尋深知中山先生的，寫一點真切語，不要泛泛的恭維。他們招呼我，要我止把個人的回憶，如何認識中山先生，那一點是我個人最心折的寫出一二。這種題目雖出得很

貼切，我也很願意寫點出來。但是現在我們正心緒如麻，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呢？但是却不過猛進社諸位好朋友的情，我就胡亂寫幾句罷。把他附在篇幅之後，也算跟着他們諸位在猛進上哀痛着一下。我知道中山先生的姓，是在戊戌以前。彼時我雖已自命爲維新黨，其實傳統的腐敗頭巾習氣，沒有一毫變動。所以什麼申報等等，講到孫文，都要把文字旁也加上三點水，作汶，形容他與強盜亂賊一樣。我的意中，也就以爲這位姓孫的，有什麼紅眉毛，綠眼睛，是最利害的公道大王。想不到他是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於是再過了四五年，經過了孫文在惠州起義等等，身分便大了。我的心中，就不當他是個綠林豪傑，以爲他確要成功洪秀全第二。但其時我雖然也進了一步，從溫和的維新黨，變了劇烈的維新黨，我終還忘不了要扶持光緒皇帝。（我却不是保皇黨）覺得那種反叛的事業，做呢未嘗不可做，終爲像不正當。常想讓孫汶去做罷，我是不做。因此辛丑的夏天，我正爲劇烈的維新，逃在東京，所與往還的什麼小石川的清華派，如范靜生呀，蔡松坡呀，蔣百里呀，蔣百器呀，又本鄉的大學派，

如章仲和呀，吳止欺呀，曹潤田呀，牛込的士官派，如吳綬卿呀，藍天蔚呀，又不定派，如鈕惕生呀，程家樞呀，戴元成呀，又有小弟，張溥泉，錢稻孫等，不必細表。當時要算清華派最激烈。他們都與橫濱居住的梁卓如，消息靈通。我看他們是半反賊，我的程度，極要想企及到他們。然而還不敢冒昧的許可。忽有一天聽說應加三點水的孫文，也到了橫濱，正與梁啓超天天談話，他竟敢不贊成梁啓超。梁啓超很笑他海闊天空的說大話。與孫先生往還的，止有程家樞同吳祿貞。程吳天天上我們家裏來。（我與惕生同寓神田區明凌館）談說這種新聞，並且他們要邀鈕惕生同到橫濱去看孫文。惕生要我同去。我說我梁啓超還不願去見他，安可竟見孫文。我今天要上上野公園去。我下午六時一定在精養軒候你，同吃夜飯罷。惕生便與程家樞同赴橫濱。下午六時惕生果然回到了精養軒。我急切問他，孫文究屬是什麼狀貌？他說，「像一個書生，他的氣度溫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見第二人。」我說，「真的嗎？」我雖問他，我的心上一很相信他。因為惕生是我們南菁書院的高才生，向不妄語。於是我乃大吃一驚。孫文

的資格，便不知不覺，在我心上，躍到洪秀全之上了。疑心他或者够得上劉秀鄧禹。（這是頭巾語。）然而我畢竟不願意去見他。再過三年，到了甲辰，（西歷一九〇四）我已居英國兩年，我也已經自命爲革命黨了。一天，有一個人敲我的寓門，說是孫逸仙。他問了留學生，才知道我寓址的。我才初見十年中意想的孫汝或孫文。他的溫和平端正，我是不吃驚的了。我早由我的朋友鈕惕生，在三年前告我。其時他住倫敦西城「肯星敦」。第二天我去看他，他同我去看他的老師「康脫利」。在康家吃晚飯，康夫人也厚待得很。孫先生引我去，因爲他馬上要赴美洲，託康先生夫婦緩急招呼我也。

以上是我認識孫先生的歷史。

若說起中山先生在我心中佩服的，自然太多，分不出最與不最。然我到底是一個書生。猛進社各位，我也不免止當他們是學者，我起初不滿意孫汝，就因爲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並且疑心他不識字。到認識以後，才知道他是手不釋卷。一九

○八他到倫敦時，似乎旅費甚窘。所以有位朋友曹亞伯，在學生中湊了三四十磅送他。不料三天以後，我們到他寓裏見他，已把那個錢買了一大堆緊要書籍，指示我們什麼什麼。我是驚駭他的好學，曹君便以爲他不吃麪包，買那種不急之物，有些滿意。這是閒話，現且不表。後來我每見他，不是談國事，便是看書，終不談閑天。什麼麻雀下棋，更生平不懂得的了。直到前一月，皮海寰先生也對我說，「孫先生真用功。」他把最新歐美的社會學識，無不瀏覽。他並說，「儘管學者如汪精衛先生等，事情太多，幾乎像束書不觀，不及孫先生用功。」我當時亦爲之赧然。始更驚異孫先生的好學，竟有學者亦心折之。這就姑且算我所最心折孫先生的一點吧。

天下爲公——中山先生的將來主義

今天是中山先生辭世的第二週年，大家每年都要把他的好處述說一番，我們的同志，叫我也來說說。我以爲若把他已經做出來已經告訴我們的，盡量的舖排，終不免把中山先生的六十歲畫住了，算他登峯造極的一年；換言之，就是說他再沒有進

步，也應該死了。我這說話，雖大不敬，然請大家仔細一想，雖然不該說他應該死，也無異說他可以死了罷。因為什麼什麼，他已經一齊告訴我們了，倘然一起做到了，就一千年，一萬年，也是這麼一回事，後人更不容議及其他。那末，我倒要發一個疑問。幸而他老人家活到了六十歲才死。倘然他三十歲就死了，他所留遺的，便是那封二十九歲所做的上李鴻章書。那末，我們抱定鴻章主義，也做一千年一萬年，豈不大糟其糕呢？所以我想中山先生果然三十歲便死，我們中國的環境，永遠像那李鴻章的時代，自然鴻章主義的確需要。我們是中山先生的信徒，我們自然誠心的貫徹那鴻章主義。可是中山先生雖然死了，時世是一直活下去的。時世活到了中山先生陰間的六十歲，不能不需要三民主義。我們若是一個中山先生精神上的信徒，就應該體他的心願，拿出三民主義來，替代鴻章主義。因此中山先生是死了，時世是沒有死的。中山先生陰間的壽數，也是無窮。今年是六十二歲，明年是六十三歲，歲數跟着時世一年一年的增長起來，我們閉了眼睛試想，倘然中山先生生活到九十歲，我們國民黨的出

出版物，會不會增添中山先生許多新聖經呢？那是一定有的。那末，現在閑話少說，終當有書爲證，中山先生留遺的東西，他寫得最多的筆墨，不就是「天下爲公」四個字麼？就是四個字，也就够知道中山先生一千年一萬年以後的心願了。拿中山先生來比孔二先生，縱然比得很周到，我是不服氣的。因爲我相信後頭人，定規強似前頭人。強爺娘，勝祖宗，乃是最吉祥的人類。否則一代一代的退化下去，止是雞變蟲，蟲變蛆，何苦爲恭維幾根枯骨頭，要糟塌無窮的子孫呢？可是借孔二先生來說明中山先生，也可以使人了解古今確是都有非常人。並一面也可以代孔二先生吐氣。孔二先生掉鎗花，掉得烏烟瘴氣，若真是目前丁祭裏的孔夫子，做復辟黨的護符，那就糟了。幸而有一篇禮運，算說是他做的。於是便有康有爲，也能够出來辨護，說共和算不得什麼，孔子的大同，便是共和。大同止是共和，那是別一個錯誤。然足見古今的非常人，不是八股先生一般見解，聖功王道，便是聖功王道；三綱五常，止是三綱五常，不能半點搖動。所以中山先生的天下爲公，也就把後來一切的新鮮主義，包括在內。自從中山

先生在世，就把什麼共產黨，無政府黨，都收做黨員，安見他不是暗示三民主義是第一步，共產是第二步，無政府是第三步，（這倒不是我的看重無政府，乃是新近共產黨陳獨秀先生說的。他說，到產已分配得十分圓滿了，還用得着政府麼？這不是說無政府是共產的再進一步呢？）按着時世叫他次第發現起來。然而自從共產黨等都入了國民黨，再遇着中山先生辭世，沒有了了一個常常訓話的總理，便弄出各方面的懷疑。一方說：國民黨終得給共產黨借屍還魂。（這句話有人不明白，若加個注解，便是說國民黨被共產黨做貓腳爪，或做傀儡。）一方又說，共產黨終得給國民黨做個贅疣，學土耳其那種排他出去。我想都是自己騙自己，自己駭自己的誤謬。爲什麼要三民主義，乃是時世需要。就是目前蘇俄，掛了共產招牌，却實行新經濟政策，不還是行他變相的三民主義麼？什麼有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並不是一二暴徒，初立新奇名目，也是時世的需要。否則爲什麼研究系的先生們，也力說共產主義，我們也是歡喜研究的呢？不過時世雖不到實行，已到了鼓吹，不止研究，乃是不是共產黨，使見

解不同罷了。至於說到借屍還魂，果然到了變屍的時候，無論什麼主義，凡是適於時世的，也就都來借了，何止共產黨呢？至於爲什麼被人當作贅疣，竟然排出，乃一定是時世不到，急色兒要勉強猛進，欲速則不達，反添了進步的曲折。其實將來到了剛剛恰好，土耳其也還是要歡迎共產黨無政府黨都進去的。所以我頂了一個三千年後無政府黨的頭銜，笑的罵的，不一而足。其實我愛主義，我亦愛真理。宇宙的年載，三千年算得甚麼。我幫忙目前貫徹三民主義，我贊美將出世的共產主義，我認定都是三千年內要走到無政府的一段。止不要開倒車，贊成復辟，行中山先生已捐棄的鴻章主義便好了。我想同志們，若認定各派都是一家，不要失時，亦不要妄用氣力，我們內部自然鞏固，不給漁翁來當我們鷓蚌了。記好天下爲公，中山先生的最後目標，當然連無政府黨，無人道黨，都要超過。不是做一個三民主義的屍，借一個共產主義的魂，就算了事的。他今年是死了兩年，過二十年，你們再看；過二百年，你們的令孫再看；到底中山先生止是一個六十歲死的中山先生麼？

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

△是孫段交誼之更固

什麼叫做朋友，從前有八股必讀的十種書中載着，友直友諒友多聞，是一種益友，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是一種損友。這是對擇友講。從對方着想，凡算得人家朋友，也應該自勉於直諒多聞。個人如此，團體亦如此。例如段執政起而支撐臨時局面，要開一個善後會議，解決臨時的軍事紛爭，財政糾葛，這是他可以做的事。（止曰可以，其實還是不必，理由見「現代評論」第八期拙作。）因為真個有革命精神，及章太炎贈他的公平兩字，儘管放手做。你看馮煥章先生等不管三七二十一，毅然廢除溥儀帝號，雖一班復辟黨略布散流言，然而十八省人皆歡聲雷動。自「溥儀先生」的稱呼一出，溥儀先生也成了光明俊偉之少年，民國空氣中，頓呈鮮明之象。若當時便請了趙爾巽先生開會議，這算什麼滑稽的事呢？所以止要手段公平，單是爲國，並非招呼損友，討有勢力的好，想鞏固自己地位，正不必開什麼粉飾承平，大家掩鼻而過。

的會議。不但做好事，用不着老套的粉飾；就是做壞事，也比較直爽一點，免除無窮的笑柄。昔張獻忠自撰祭文昌文，說道：「你姓張，咱老子亦姓張，咱們通了譜罷。」再過三千年，當與劉邦的大風歌並傳。想起袁世凱的籌安會，那種三揖三讓，是何種可醜。又想起曹錕的賄選運動，有冤錢送與那種吳景濂輩的無恥小人用，又何等痴愚。倘袁世凱當日在民國五年元旦突下一命令曰：着自今年起，改爲洪憲元年，稱予爲皇帝，不必再稱爲大總統。雖唐繼堯李烈鈞蔡鍔還是要出來推翻他，然而免了許多人做小人，袁世凱亦就虎虎有生氣。曹錕當日從黎元洪走天津，卽由保定徑來北京，宣言那大總統非我來試試不可。縱然今日還是要上團城，也庶幾乎比得上張勳，決非如今日的可憐。所以果真有一個人自動的國民會議，或者大家相對承認他是一個必要的會。至於拿來裝飾了，想產生作用的會，這種把戲，真是叫人看得太厭倦的東西了，太陳臭的手段了。國民黨加入善後會議與不加入，都沒有什麼大關係。就是倘有軍民長官的資格，有應議臨時軍事及臨時財政的必要的，加入亦可。如中山先

生，及他的毫無軍事財政經手的黨員，忙旁的要事，如鼓吹國民會議之類，尙日不暇給，何必去多開銷政府六百元一月，充會內的食客呢？如黎宋卿唐少川章太炎梁任公諸位先生的不加入，想都是這種用意。決不是同段執政個人絕交，正是替他省錢。因爲他請這班人，都恐怕生出「是簡驩也」之意，皆不得已而下帖的，不去正是從友誼上體貼他。這是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成全友誼的小禮節。

漫不料他老也熱心國民會議，竟要由他的善後會議包辦起來。果然國民會議可以包辦，年來中山先生也甚爲筆健，他也早已邀同段執政，兩個老頭兒，厮磨了耳鬢，竟親手草一個國民會議組織法出來，痛快的號召了。比現在要請姚震先生等躲在黑幕裏，扭扭搥搥細膩熨貼，揣摩了四面八方的心理做出來，又要請趙爾巽湯漪先生等，好像木人頭被綫牽的通過，那個直爽，那個滑稽呢？因爲滑稽固可醜，直爽亦不是那回事，所以中山先生也只好盼望有一個國民會議預備會，產生那個國民會議組織法。段執政固不應包辦，就是中山先生也不敢存一毫包辦之心。你想爲什麼要

國民會議，那是解決根本糾紛，一個最後的希望。決不相信有真正的國民會議出現，乃國民大多數的心理。不是政府來利用，便是黨人來操縱，是萬衆一心所默認。如此，政府必要有如何的誠意，如何在最大公平上扶助；黨人要如何容納異己之言，在最大包涵上同走；或者得了一個比較不大可笑的國民會議。倘時機還未至，各方面的誠意也拿不出，就不如還讓時局遷流，由執政者拿公平維持了一陣現狀再說。所以熱烈鼓吹，求其普喻，是今日應當做的。若擾苗助長，貿然包辦，是極可駭怪的。設或還含有作用在內，姚震先生等者，皆忠於其主，忠於其友，能升天入地，鑿孔裁鬚的雋才。倘彼顧念孫段二老皆垂垂將死，不能不在政界穩度短歲月，於是勸他二人在善後會議合作，產出欽定式的國民會議組織法；道區每區三人，安福系國民黨各半。青海蒙藏以曹汝霖之類充數。大學區讓了國民黨研究系。商業區則有虞和德與天津北京商會出馬。實業區則周學熙張謇等各代表三萬人。這叫做國民會議，使二者蒙福，這叫做臭不可當。國民會議的名詞，又算永遠拋入毛廁，於是最後會議的希望，止有

列強會議矣。此所以孫中山先生用直友的態度毅然批評善後會議，不加人民團體與議，及國民會議組織法之不當。國民黨員體孫先生之旨，一同拒絕出席，並告他不必議出國民會議組織法。這是全要代段執政留了善後會議的分際，請他專心把臨時的軍事財政，安排一個小熨貼。不可將善後會議鬧得像煞有價事，開始便鬧粉飾笑話。（你想，各衙門欠薪，有弄到吃盡當光的。什麼鬼善後會議，鳥善後會議，一月便開銷薪水十餘萬元。因為要敷衍孫中山，又添極可笑的專門委員，又月耗三四萬元，這還不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麼？）更用如此方便法，產出一個名目上的國民會議來，代用當日的安福新國會，老先生，你又從此完了。這是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加厚友誼的大諫諍。

姚震先生起草的國民會議組織法，又經法界頭等名角林長民、湯漪、屈映光、許世英、朱深、梁鴻志等幾位先生詳細討論過了，才確定借段祺瑞的名義提到善後會議，請趙爾巽等通過；那國民會議組織法的美備，晨報記者云：「他們自稱爲最進步之

選舉法。」我敢擊掌附和曰，誠如是誠如是，就使聚了全數國民四百五十兆，來開一個國民會議預備會，製出組織法，終也不過如是，或者連到不及。然大腹賈缺乏了子嗣，由西席美秀而文的老夫子，代他上姨太太房裏去代造甯馨兒，終是一件不可代庖的事。所以高一涵先生說，組織法從那裏產出來，是一件大事，他自身應當站得住，也是一件大事。這兩句話，我也完全贊同。但是我以為法的自身，必要站得住的，法的產出來，必要正當的，二者毫不可缺一點。譬如姚震先生那篇大文章，載在國民會議的促進會雜誌上，供全國民參考，效用雖縮小，價值却增大了。否則何處報上已登過我的話，儘管曹錕的憲法，講自身站得住，十倍於約法；但他的信用，約法還有毫，他是等於零。這就是產生的較似正當，與較不正當。還有年來國中最著名的法制，莫如湖南省憲。這個憲法，所有現在最著名的法學家皆予以稱美，而且產生之時，比較似正當。然而非但敵對的一部分人，因未參與而為謾罵式的否認。即友好的的一部分人，亦因未參與而竟為形式的推翻。一片苦心孤詣的省憲法，竟做了歷史上的材料。偷現

在又經唾罵未乾的姚震先生等屬草，用欽定式通過；又僕僕使一班名士出醜，搭更高的牌樓，點更亮的電燈，開六千年來未有的國民會議；又煩姚震先生苦心焦慮，做出壓倒湖南省憲的大文章，俾數百應聲蟲曰通過通過。其臭味與曹錕憲法，同其芳烈程度。這是孫中山作俑，豈不該病且該重。故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勸他不要議國民會議組織法，又是兩全友誼的大運動。還有一種最和平的朋友，作非國民黨的希望曰，我勸善後會議，且不要先議粉飾太平的國民會議組織法。試先從裁兵廢督等議起，果然有使人滿意的裁兵廢督案，大家認為確實可行，不是欺誑，自然這會議的信用便高。否則什麼裁兵廢督，一味紙上論人；開源節流，一味空中樓閣。那末這善後會議，直是慶賀執政的大堂會而已。還議什麼國民會議組織法等呢？我點頭曰，你的話也是。

我也來試一試看

近來善後會議哩，國民會議哩，鬧得甚囂塵上。有的主張讓段執政，先把他的善後

會議試一試，然後再讓許多國民先生來試國民會議。有的主張請國民先生也加入去試一試善後會議，於是再跟着試他的國民會議。許多主張，一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也來試一試，還是試一試會議呢，或是試一試主張呢，都不是，都不是，我來試一試者，乃是試一試，猜猜他們要想會議的什麼，何以要生出善後與國民的分別。

主張國民會議的，還沒有聽見他們要議什麼。止有主張善後會議的，已堂堂掛着款項，共有事項四條。並且口頭聲明，四項之外，所有根本大計，都讓國民會議。什麼四項呢？便是：

(一) 國民代表會議之組織方法

(二) 關於改革軍制事項

(三) 關於整理財政事項

(四) 其他各案由臨時執政交議者

第四項的其他各案，雖屬廣泛，聽到清室優待條件，金佛郎案等，都還要交國民會

議，我來試猜一猜，將來執政交出來的，當然決不會涉到中央集權，聯省自治，或爲總統制，或爲委員制等等的根本大法。說不定，無非許多不大不小的小困難把戲，才一個一個冷不防的交了出來。總之，諸位放心，都屬毛細的罷了。所以我的瞎猜，也就除了第四項，方來試一試。

試一試看，猜猜他的第一項國民代表會議之組織方法，何以要閣在善後會議裏呢？哈哈，你試得可笑極了。國民會議的組織方法還未有，自然不能有國民會議。當國民會議還未有，如何能將國民會議的組織方法閣在國民會議裏呢？事實上不能閣在國民會議裏，當然閣在善後會議裏了。你還要瞎猜，豈非笨極了麼？我便說，這定然爲不可諱的笨。但產生國民會議組織法，難道沒有別法麼？一，何不學前清立憲，交王大臣集議，直捷欽頒呀，這太野蠻太野蠻，文明的段執政，不做這種勾當。二，何不竟交國民自去籌備呀，穩健的段執政，不肯如此迂遠。那麼我試一試看，猜到了。善後會議中請了三十位名流，代表了國民，又請了九十位軍民長官，代表了王大臣。就可以說

頗有些國民自己籌備的意味，用過半數同意議決，我的朋友呀，不瞞你說，骨子裏還是欽頒。國民程度太低，低低低，非用欽頒法不成。止要會議時名流努力的試一試，公道就一樣的了。國民會議組織法裏的會員，止要名流請得更多一點，以外除了軍民長官，用政客紳董替代了，難道不是堂堂國民麼？如此，會也容易開，根本大法，又刻期出現了。儘管說曹錕的憲法將要笑人，那麼中華民國終是這末一回事。（我却願意發癡，實地忠告。曹錕的憲法，有張君勳先生等爲證，到底也並不會有什麼不好。止是產生的手續錯了，累他也蒙謗了。所以痴心的朋友們，還盼望止要法立得好，不問立法的人。請教今日以前，古今萬國，曾有一無疵議的好法麼？無非周禮說是周公創作的，便點頭的分數多了；說是劉歆替王莽假造的，便搖頭的分數多了。）

再試一試看，猜猜他第二項的關於改革軍制事項，何以要閣在善後會議裏呢？這是他的主中賓：他苦心孤詣，將不倫不類的軍閥爺爺，一齊請到，無非要向他們商量讓出一點兒款項。倘然做得到，自然不無小補。還是做不到，不得已只好借債，請爺們

不要再說話。並也老實不客氣，把你們做口實，搪塞國民。所以會議的主要是第三項整理財政，這第二項是他的陪襯。然而亦可以說賓中主：因為段執政在「和平希望」聲中登台，若非把改革軍事，做了會議的帘招，會議便太黯淡。在理想上講，要製虎皮褥子，請了無數老虎來，逼他不好意思，親口答應，在處辦方面，似乎尤其道地。在事實上講，現在的軍閥，最工詞令。一面進兵，一面還可以承認天語褒獎的公忠體國。所以在會議席上，儘能改革兵制，改到周公孔子也滿意，維持執政的體面。因此這一條的改革兵制，也不妨用他充做善後會議之花。

再試一試看，猜猜他第三項的關於整理財政事項，何以要閣在善後會議裏呢？哈哈，這是在上面第二項裏雖然止帶說了幾句，也就完全洩漏春光，不必再瞎猜了。他不是爲了此項，原就不必要開善後會議。有些不識趣的朋友，以爲財政乃是國家存亡的要素，根本解決，尤其要列到國民會議，用不着善後會議。但是剛剛哈哈過，忍不住又要哈哈。需錢則有燃眉之急，待決於國民會議，則如俟河之清，如何不用善後會

議來救濟一下再說呢？然而不識趣的笨伯，又要討厭了。以爲亡國的外債，即使善後會議解決了，國民能够不反對麼？有望的國民負擔，不經國民會議，能有稅則公債等的增加麼？當然止有貓口裏挖肉，如上文所說過，希望善後會議的軍民長官，不好意思，在議席上答應解款中央而已。然而閉了眼睛想想看，不是顯然做不到的，屈指便是好幾省。議罷，人皆觀望此數省，見無動靜，則省省效尤如故，議案等於廢紙。若曰未嘗不可望，情誼較切近者，將如約來救至急。應之曰，是則善後會議之滑稽，明白曉暢矣。倘非根本解決時，致款止恃情誼，則目前救急之財政，段執政儘可以誠懇之函電羅掘之，不必以形式之會議要挾之也。苟且弄狡獪之出把戲會議，價值幾何。讀報至善後會議籌備處月費五萬元內，有實際費若干，深深的想到民四的大典籌備處，民十二的大選籌備處，有連帶的感觸呀。揠苗助長之術，不可用於百年大計中也。我常戲說，現在的闊人左右，終是蕭何張良絕迹，止有陳平，其多如鯽。陳平者，合蕭何張良，則爲之傑；離蕭何張良，則爲羣小者也。好爲陳平之奇計者，可不慎歟。如其不信，善後

會議本算不了什麼，推類做下去，你也試一試看。

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西諺有云，「老狗教不會新把戲，」這是不能駁的經驗談。現在的執政，同了他的左右，在隔年歷本上去尋他們的行述，都可以算做人物。可是叫他們在這劇烈變動的時代，應付這歲月不同的新環境，如何叫他們有可能性呢？拿段祺瑞先生來說，大家不是爲他蟄居津門，念了兩年佛，以爲飽嘗了困苦艱難，必有新覺悟麼？這就是根本的猜錯了。他是念了兩年佛，並不是熟讀了兩年的世界文化史，那是加上一重的糊塗罷了。齊一變而至于魯，梁漱溟先生從佛經自拔，改讀孔家書，終算略有進步，尙且做了一部糊塗書出來，貽誤蒼生。逃佛，本來就是東方民族自殺的一條道路。凡厭棄世法，存心自殺，就把佛來當做一條善死的縊繩，或不出血的鈍刀，聊盡其天年，以待往別有的天國裏去，過不必煩惱，自然太平的生活，要他在佛說裏，悟出治國平天下的法子，豈不是大笑話？幸而段先生研究的佛法，不過是三教同源，太上感應篇一

類的東西，所以仍無害其爲一個傳統官僚的智識。再把他的左右來說，舉一個例，就說姚震先生。他不是一個法制院的院長，所謂法政專家麼？你們各位試猜試看，他的研究法政的法子，到底是怎麼樣的呢？我又要引儒林外史高翰林的金言，來做證據，說明他的研學方法了。「已飢已溺，止是文料觸機上教養門的詞頭，」他們研學方法，盡在乎此。有位教育部的某先生，他告訴我，數年前他聞姚先生論教育，他說：「教育普及一語是大謬的。教育太普及了，國家那裏來這許多官容納他們呢？」可見姚先生的見解，「學也祿在其中矣，」讀書與做官，那是自然的應當融成一片。換言之，就是說他學法政，不過準備做法制院院長。法政上說的如何，盡是做院長的話頭，也用得着高翰林來提醒，是決計「認不得真的」呀！以上把執政及他左右的大才，實地的估量一下，要知道並不是奚落他們，乃是認定他們的真價值。把他們這種的知識，忽然要想他們開什麼會議，什麼會議，能够生出點驚人的效果來，這就無異在靛青缸裏，要想去掏摸出白布來了。果然，開幕了一個月，他的狀貌，先就比從前的什

麻會，還要愁蠢，再休問他的內容如何了。本來集合軍閥在一堂，已經可笑。但是果然能如褚慧僧先生三十三個執政的辦法，請紅眉毛，綠眼睛的，插了野鷄毛，一齊親身出席，也覺別有天地。現在他們自己還在那裏打他們的仗，派一些竈養，走廝，來領六百元。那種狼衝豕突，到太陽將入山，才陸續麕聚的情狀，比昔日光園祝嘏，今日奉天拜壽的局面，還要下作。宜乎胡適之先生暗暗跌足叫苦，心知大上厥當，只好借題發揮，溜之大吉。他們也知跑了這一朶會議之花，未免過於難堪。所以別的也已經走了不少，如何於他人並不登報辨正，必於胡先生這樣鄭重呢？就是爲西洋景太拆穿了，必定連敷衍也不成了。經過了這種試驗的成績，才各自懊悔。望他有什麼廢督裁兵哩，整理財政哩，真無異痴人說夢。然而竟白白化了四十餘萬元，眼看着各機關欠薪人員當賣都盡，什麼工大關門，師大停辦，一概不管。四十餘萬元，還是指五十天能如願在文料觸機上成功一門善後章程的說法。可惱那班會員委員都是餓鬼道裏跑出來的，簡直要想延長一個無限期，六百元一月拿定。所以現在段菩薩也隱隱着慌，

明知不能長期布施，如何輕巧的結局，至今還不曾想出。這是不必爲他們愁的，他們隊裏所有的就是那種善耍把戲的高手，自然繫鈴之後，還有絕玲瓏的解鈴方法。可是他們這種的不憚煩，到底爲誰辛苦爲誰忙呢？除了仗着老資格把持他們的門戶以外，爲了國家何嘗耍出一點新把戲出來！而什麼金呀銀呀的案子成功，有了整千萬的急債，還要開國民代表會議哩。搭彩牌樓的行戶，正在那裏準備「主權在民」的金字，小心文料觸機不要引錯哩。嗚呼，這叫做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中國人的招牌主義

什麼叫做招牌主義，若冠冕堂皇的說起來，就是孔二先生的正名主義。西洋人又稱他爲「保存臉面」主義。極其流弊，蒸成了風俗，不知不覺，父以子傳，子以詔孫，養成惟一的人才，只要在招牌上能對付，便算命世之英。儒林外史中高翰林，「稱己飢已溺」乃是文料觸機上教養門的話頭，就可算是「士大夫」相傳的特識。要明白得這種的言外之音，才足以飛黃騰達。新近，東三省的張大帥，罵段執政的左右，不是

安福派，即是政學系。這兩種人其實便是賦有中國紳士魂，蛻化爲準官僚，就是能靠招牌吃的「命世英才」。縱是政學系的資格較淺，然而他們靠着做招牌吃飯，手段也不算十分低劣。自從陳炯明發明了小軍閥割據主義，聯治的招牌，掛起來很覺得光彩。替他言之成理的，自然要算政學系高明。所以新近趙恒惕通電，贊美不絕的稱爲政學系想出來的惟一救國政策。但趙先生並不曾理四五年前，這許多政學系的救國通才，曾經替徐世昌岑春煊爲媒，辦理南北統一。所謂聯治，所謂統一，正是他們招牌樣本書上一齊整備的花色。看那一種主顧要作，他們就照作罷了。聯治，統一，其實都是真正一種治國的方法，我個人都願意贊同。可是要他守了省憲照作，無異要了趙恒惕的性命，拿這種過去的歷史看來，不知趙先生要掛這塊聯治的招牌，其意何居？現在不過拿趙先生作個楔子，也不必深究。至於安福派，他們做老招牌，本事決非政學先生的乳虎可比。他的主人翁，雖然號稱一個質直軍人，然而他的骨肉靈魂都是招牌專家所修造成的，他還懂得什麼「名者實之賓」的言談麼？他常常自稱

幫同建造了中華民國，所以對於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的確他還一再而三的出過力。可是招牌以外，他就都不管了。他以爲治國還需有變相的皇帝督率了大小百官，一切官治才好。民國者應着潮流，應有此種名詞罷了，什麼叫做民治，難道叫雍頭修腳的都來發號施令麼？真是一種笑話而已。這不是我虛構了來取笑他的。不是近日有一篇菩薩聲口的宣言麼？據說這是第二回的稿子了。有人在官中發出第一回刊物，中有警言云，「中華民國之主權在民，三尺童子之所知。然而國家大政，必欲徵求民意，此則非所聞也。」這是軍人質直，一點不客氣的聲口。到底安福中自有高翰林其人，曉得文料雖不曾引講，而詞意前後相犯，不是一塊好招牌，勸他收回。哈哈，實在何妨留作招牌史上一段佳話呢。異日一旦山陵崩，起大喪來，做三面大旗排在儀仗中，第一面曰「中華民國」過了半里，又有第二面曰「綸音主權在民」又過了半里，又有第三面曰，「欽定國民會議組織法。」真華盛頓要駭了一跳，列甯亦自嘆勿如矣。華麗的這種招牌，爲敝國保存臉面不少，還有什麼未了之「後」應該「善

「呢」

廣說輯

——「仿後甲寅」調——

胡「小生」(即「後甲寅」給他的徽號)批評章大蟲開倒車，大蟲進一步抵制，反說開倒車便是「文藝復古」，還是「新機」。真叫做「嘴唇兩鬢皮，說是又說非，」什麼理由可以從心所欲。尤其是含義曖昧，苦排字匠不着，刻幾個冷僻鉛字，支離附會的牽扯起幾句所謂文言，便像煞有價事，可以對付。所謂「能文章」的伎倆，無非工此麻醉性的手術，可以飾非文過，吹拍賴皮，舒捲自如，使人不容易奈何罷了。文人之所以無不「無行」，文言之所以不容於科學之世，皆由於天然應歸淘汰。大蟲君年未五十，草草人生，已拚斷送，皆少年時尋章摘句之爲累。彼所言之是非，我等儘可不必論爭。彼過一時，又必將自己痛罵。美其名曰「旋而復進」，實則彼出世便無自己，不過隨利害爲輪迴而已。(今日方知)我等姑仿其論調以調之，亦即彼中文

人，所謂「主文譎」者歟。

張揖云，輶般旋，還也。陸慈又言輶還也，車相避也。吳敬恆作「今雅」云，輶乎昆切，同音相借，亦作渾。輶彈，皆還也。吳語「剛剛走上大路，又彈到牛角尖裏」取義如此。彈音亦近蛋，「音譯」音訓皆可通借。蛋有還義者，言「髦士」未及衰朽，又還至童昏也。如是，說輶也者，猶云能「渾蛋」其說而已。

可笑，賣藥廣告式的「時評」已够肉麻。加以雙簧式的通訊，更可開胃健脾。古今所謂能文章之士，無非「食客」「山人」而已。大蟲踞所謂小朝廷之高位，自然點鬼打油之徒，如蟻附羶，其數應如殘暑中蚊蟲臭虱之多。歐陽竟無也者，挾其「內學」一若超妙不可與俗人言，獨獻言於「未嘗一問佛法」之文章家，或教育總長。其意不是利用大蟲君能做渾蛋式之文章，幫了他壓倒進化論，即是盼望教育部能把他的內學審定，可以代請執政下令頒行。最淵深之內學，原來如此如此。所以「學士大夫」若個個把他獻媚求榮，趨炎附勢的信件，盡量登載，便可以不必死後再煩孝

子順孫去徵集「像贊」「挽詞」刻牛腰大之石印冊諫子矣。

尤其傷心的，自己跌入糞窖裏，一若必要盡污了糞窖石，才能立足。故解散學校，必曰馬敘倫曾經解散過。自己被人唾罵，必曰李石曾亦非「君子人」。登載李石曾談話，一次不够，再借向先生作第二次開頑笑。爲向先生作佳傳，即明白表顯李石曾被向紹軒罵倒，真是罪無可道。一若北京罵倒了李石曾，便可暢所欲言爲也者。實則向先生配叫章士釗的文章作佳傳，我們弄不清楚，姑且不深考。至於李石曾的罪狀，無非是「此次干涉女師大事，且強指爲外交問題。」向先生說是「以圖風潮擴大，遂其掃除異己之謀。」故名下有了虛土。不知我們又一班人的公意，却以爲教育總長幫了朋友，不恤風潮擴大，遂其掃除異己之謀。向先生的「貽書」與我現在發牢騷，同一止見一面，不見一面，未必真「近直諒」。「整頓學風」「求學救國」未必止有閣下等今日才知道。不過大家所要整頓的學風，要救的國，甚不相同。閣下等以爲今日已經聖明在上，雖非「好人政府」已非「牛羊何擇」。故閣下等之「進展」我

等適以爲「開倒車」我等指爲「非進展」閣下等以爲「背教育根本原則」而已。到底如何，今日在北京，止有又受你們軍警壓制，又被你們「文章」笑罵而已。

達哉，教育總長，曾教訓我以至理名言矣。所謂「輓近政治，內包深複。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難於迹象求之。執法抗爭，不過迹象間事。久懸不解之南北問題，似必超以象外，始爲得其環中。不然則吾人之赴粵東者，偶或不慎，身體自由，當被如何限制，至不可料。」這一段話，便是說，「我們到了廣東，就身體的自由，都不能保。那末，你們在北京，身體怎樣會一定自由呢。」這就是我與汪精衛，告訴黃任之一班人說，你們的泰山吳大帥齊大帥一齊倒了，就應該不恤失敗。尤其痛快的，我們同鄉汪贊卿先生說，有某省督辦，正告其鄉人求免苛征者曰，「你們不要論什麼鄉誼不鄉誼，我都不管。我只知道你們現在抓了『別十』，我拿了『天罡』，你們就拿出銅錢來，沒有第二句話。」阿唷唷，我是黨見素來重的，自然論勢不論理的說話，信口吐了出來。章先生是能以文章侍從名宰執，（如岑如段，皆過於齊桓晉文，能以國士相待，）不肯輕

入何黨。我所深知。大蟲調的文章，痛以「理性」責人，何其又不遺「談勢」。如此。豈感於今日之北京，尙能奏凱於「最凶悍之一班母夜叉」。而獨形格勢禁，老媽軍不能南下，我們的同鄉丁聒聒，尙不及你們的同鄉劉老老，（因他能率老媽軍，故套水滸點將錄之調以調之），竟至名宰執的號令如糞土，不能壓服南京一班小後生。所以憤誹之極，不免棄理言勢歟。但先生要知我之所以云「鈕惕生爲應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異己，橫被侮辱，爲愚言及，頗重惜之。」乃在何時。卽同在里昂，陳競存之徒黨郭冠傑，忽於演講席上，訾訾先生以「政學」禍粵。我乃不平，卽言「人各有政見，清白如鈕先生，爲中山所召，狹隘者又侮辱之。是直凡爲異己，卽不免加以非禮乎？」此吾却曾一度的，小小不忘理性者也。先生所謂「在五羊之城，並未視爲怪事。」豈卽隱罵朱深，與我之明責郭冠傑，同一小小理性之談歟。當時我以爲怪，尙未知三角同盟，已變了兩不相容，這定是我的不是。今日我必以爲「平常事」，應該應該。所以今日明捕記者，竟目無朱深權限，朱深亦止好充耳不聞。我等亦更不以爲「怪

事」也。整頓學風，求人「督之以道」，吾竊不敢後人，請從不必做賣藥廣告式的時評，及雙簧式的通訊始。赤裸裸的開倒車，庶幾粗明機局之某某等，往日先生所不屑掛齒頰者，今皆如垃圾之相聚，可扇以成堆。你方「風雨將驟至」，有如「前甲寅」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必能一度成爲美談也。李彥青尙能爲歷史中「開倒車」部分的出色人物，何況「稍明機局」及能做「不脛而走」的文章者先生勉乎哉。

婉告太戈爾

△太先生你做詩罷

△管不了人家的家國

△你莫談天下事

大家當西域波斯祆聖看的太戈爾來了！來了幾天了！在這個春光明媚的當中，桃花哩，潭水哩，許多自然界的廢物可以做我們勞苦中醉夢資料的東西，我們都可以

相對的歡迎；何況在萬里外印度洋遠波送來一個白鬚紛披，花朵滿綴，能吟恒河風，弄椰樹月的老人，所謂大詩人者，我們倒不當他暮春豔陽天氣中，一個點綴風景的寶貝看待麼？況且我們新文學界歡迎他的人物如徐志摩先生之類，他的「石虎胡同七號」一類的作品，我們外行粗粗評判，正不讓新月集飛鳥集等諸名作呀。所謂前賢畏後生，東海西海，前一世，後一世，無窮的大有人在。

可是我們的新文學天才，正也是我們國故先生的第二仇人。那班老八股餘孽，洋八股遺少，第一仇敵是一具鍋爐，第二仇敵便是白話詩；就因為中國白話詩的朋友，實地還是鍋爐的急先鋒。決不像太先生已成功印度國故的殭石，退屈了在亡國奴的鼻涕眼淚中，求來生福，作涸轍中互相嘘濡的安慰物的呀。他若懂得東方國故，我們第一個頂天立地的詞人屈平先生，便因宗國給暴秦所制，情願早早夭死，不甘心老壽。就是卑之無甚高論，不得已而又思其次，如陶潛先生，雖失了乃祖陶侃先生澄清中原的勇氣，竟看得過殘胡久據，晉祚永絕，自己却考終於劉宋，也養得鬚髮如蓬，

菊花插鬢，但是他的三徑田園，雖很像太先生的行徑，而他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却連讀書都不求甚解。他的傷心不忍則古昔稱先生，正是贖他的無拳無勇的隱忒罷了。若太先生心知帝國主義的暴秦可恨，却不給國人一些能力，止想叫老石器人民，抱無抵抗主義，候使用鐵器的客帝自己惡貫滿盈，那就正合我們鄉裏有句俗語「把自己作爛菜葉，臥在地上，希望叫強盜滑倒，」同一滑稽了呀。

上面是從好的方面說，再從我們傷過心來的方面說，太先生既然吟風弄月，儘有喜馬拉亞山前的音節可譜，何苦說寫得流利的仇國語文，去博斯坎狄內維亞富人的獎金，榮比博學鴻詞科呢？難道不像滿清的所謂諸詞臣，忘了亡國恨，故意吊詭的自晦起來，並不是真正的苟全性命於亂世麼？我今想着王士禎袁枚沈德潛的一班白髮詩翁，一樣也曾叫外國人用兼金買他的詩集渡海去的呀。我們現在代着買詩集的朝鮮琉球人設想，他們能感覺那班大詩人所事何主麼？若太先生受我們新文學界歡迎，他止當自己是一個世界藝術家，我們自然一百二十分受情願，把他當不

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陶潛先生看待。倘若如報界通信傳說，他也兼充着一個救國的「走方郎中」如他說：

「余此次來華，係應北京大學之聘，豫約在京講演六次，大旨在提倡東洋思想……亞洲之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亞洲古來之文明，專追隨於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實大謬……泰西之文化單趨於物質，而於心靈一方缺陷殊多，此觀於西洋文化因歐戰而破產一事，已甚顯明……因是西洋人士已承認東洋文化之真價值，而着手研究。」

那我不客氣的便要謝謝你，請你尊口把封條實貼起來，這種西化東化等的鄙陋可笑，盲目瞎說，我們家裏的大文豪梁任公先生早在五年前做——先覺，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可惜梁先生喜歡做這種預言家，還賽不過唐煥章先生的容易動衆；所以他現在又請顏元顏先生李堃李先生出來向自己挑戰了。太先生把他已經藥死印度的方子還來作驗方新編同他的詩集分送，我想我們的新文學家一定止受了

你的詩集，璧謝你的驗方新編呀！民國九年六月在倫敦海岱公園聽你們的同胞在那裏演說印度應該獨立，一個好像老詩人一般的英人向他氣憤憤的辯駁，回頭來當我同我的兒子是日本人，說道，「你想印度會獨立麼？月亮裏有了空氣，他便有獨立的希望了。」我對他睜了一睜眼睛，他也就回頭再去向那印度愛國者辯駁了。我雖覺得那英老頭兒說話實在可惡，然可嘆癡愚的印度人，要想把融化大小乘的詩篇貼在城牆上抵禦機關槍，怎能不用耐心候月亮裏再有空氣呢？

這番賓與主大半都口口聲聲的反對物質文明，但是一則居然有洋房前的草地，招待來賓；一則居然坐着汽車，去游「Gaiji」的龍華。會議招待還要借一品香，演講還要選新式的洋俱樂部。却不曾在城隍廟九曲亭，開招待會議；用二把手小車，插了桃花，推他老人家在龍華道上，得得而行，增些詩料；又不曾就在龍華後街野鷄糰子店裏謙會一次，一定要上洋照相洋桌椅，陳設得精雅的功德林，演講其實在鐵馬路橋天妃宮的前門外也儘容得千人，又不屑顧。這真叫我們陶潛先生站在蕭然的環

堵上看了垂涎一尺，要忿極了問道，「難道真是此一時，彼一時，東方文化，也跟了時代走的麼？」然我一定又要笑陶先生不通世故了。他們早有一位謝國馨謝世兄替太先生張先生一班通儒說明，說道，「我們正不妨享用物質文明，却不爲物質文明所驅使。」這種意思，我們應該了解，拆穿板壁說亮話，便是說火車輪船不妨讓西方人來供奉，我們東方人自做我們最高尙的印度詩篇。太先生呀！西方人本來生成是一種做工的動物，他連你們的田也代耕了，地也代治了；或者你們將來連百姓也可以不高興造，他也代造了！

列位看官們想罷，我們「最出風頭的龍華」太先生看了 Very Sad，解說的說，太先生是嫌他失了宗教氣（可憐埋沒了那班燒香的善男信女）；其實止是因爲到了堂堂上海，第一次游的名勝，便比不上印度四五六等的古塔古廟，無意中是包含了物質文明的比較罷？我想將來到了北方，看了靜宜園的牌坊，明陵的石碑，或者勉強說句 Very Well，應酬一應酬，也未可定。因爲比起印度二三等塔廟來，有些東方

的特色了。說來說去，滿肚皮的物質文明罷了。太先生呀！你切勿被我們一位孟先生好笑，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真是最難堪的自問呀！

我熱誠的勸你止管吟詩罷！詩人不屑談天下事，也是別有一種真正相對可允許的高尚，我們的陶潛先生他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就是一個模範。不要東方西方做夢，害月亮裏的陳死人起來造空氣忙！

皇會聲中的太戈爾

△他不幸做了康聖人第二

△中國也不幸都做了軍閥底下的陝西

陝西人不幸，被軍閥壓住了歡迎康有爲，明知康聖人的口中掉不出什麼象牙，然冬烘一想，康聖人到底是一個公羊家的經師，遍遊歐美，又是愛國者，管他來放毒不放毒，說是我們這演說台上，南海的康聖人都來過，也算得一段歷史。全中國雖沒有通通被軍閥壓住，然而目前志氣的銷沉，也同留在陝西家裏的幾個冬烘一般，也明

知那位太詩聖的口中掉不出象牙，然嘗考中過西方博學鴻詞的東方詩靈異味，到底他是一個印度袁子才，他是愛國者，管他來放毒不放毒，說是我們這演說台上，印度聖人都來過，自然也算得一段歷史。我什麼又發了吳稚暉式那種「無禮」的嬉笑譏議呢？因為太戈爾未發表上海演詞之先，大家替他把他對東報記者的談話丟開了不算，說他此番來遊中國，純粹只拿詩人之愛，同我們周旋，不是鼓吹東方文化，助頑固者張目。這種聲明，若果然不爽，我們若做漫不加察的逆臆，自然抱歉。可是上海的演詞發表之後，太聖人劇烈的東方文化鼓吹，我們文學家亦拿「東方文明的危機」來做標題，這是聖人食言了。但是照上海三篇稿子上的話頭，似乎還有相當的佩服之處；不過不敢同意的地方，要想優待來賓，姑且隱忍，終覺得我愛太戈爾，不敵我愛中國。並且也不敵我代他愛印度，所以正要想婉曲的加個商榷；忽見申報等，他又在南京發言，所言也不覺得什麼離奇，還是同對着東報說的，在杭州講的，在上海日本小學校講的，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講的，同是一樣的空泛廢話。不料又在時

事新報新聞欄見有南京演說的詳稿，是一篇八股家所謂雲山經用的出色文學作品。可是我自從看到那篇文章之後，覺得吳稚暉雖淺陋可笑，常喜痴人說夢，也就老實不客氣，不屑仰攀聖人，做什麼商榷了。並且各位曾見康聖人在陝西的說話，留了什麼影響麼？大家當頑把戲似的，看看新鮮的紅襖子綠褲子的活動罷了。連帶想起圈着花朵那幅照相，便忍俊不禁。原來如此高明。這就是詩人不做詩，要強與家國事的報應。那里有什麼毒？我若當時在場，也必定迷魂大樂的擊掌不已。但是照這樣的空泛牢騷，連日在濟南北京要支持數次的演講，如何敷衍得過？像天津一樣，日日要着皇會，便鄉下姑娘也要看了厭倦罷。其實何不將做詩的甘苦，做個有系統的講演，也不辜負我們新文學家一番崇拜？什麼一個藝術家好使出江湖賣膏藥的神秘聲口，只顧當場出彩呢？我不是敢於無禮的得罪來賓，我並不曾作什麼，爲「物質的妖魔所欺弄，一舉而撲殺此獠」等的狂叫。皇會聲中有此一段佳話，支那在此時真正無奇不有。

康聖人日久顯了赤心，載灃先生現在當鑒他「不負六尺之孤」。然他當時就爲要發物質救國等「妖」言，始終便有了保中國不保大清之嫌，終大清帝國不會能入國門一步。太聖人把癡愚牢騷自污，也實有減少「大印度帝國皇帝」的猜疑，可自由的強忍在烟突林立的恆河上視息，其中自包着慘不忍言的隱痛。我們對傷心人說驢頭不對馬嘴的話，自是十分抱歉。可是我們那流蘇在古殿中微颺的文明，也會做過疆石的堅硬之皮甲，鋒銳之爪牙出來，至今連州山中尙不乏裸居的太古詩人，坐山石上詛咒「壞城垣中流蘇」的物質文明，爲「虛僞殺同胞之利器」呀。（連州山苗的情形，見前數日我友張師石先生揭登小時報的「客窗閑話」）我們倚着「流蘇壞垣」式的物質文明，曾用那種皮甲爪牙，驅人於自然文明存在的山深林密之處，所以「神靈」震怒，也叫他嘗嘗烟突林立的文明，黃浦灘要不准行走，吉隆坡自不准發言，（皆同日載太聖人南京演稿的時事新報上。）可處是深山，惟有鴿子棚式的弄堂裏，是我們吟咏之地呀。靜待他們也遇見了最堅的皮甲爪牙，與我們

相與入山，把臂同看自然之野花，聽自然之山鳥而已。否則如前清御史條陳，水擔上插了花，橫在途中，把無用的金剛鑽集聚起來，（印度最收得到多數，因為印度虛偽的古代文明，寧可衣不蔽體，凡有血汗資，即給做苦役的老婆，買假金假寶石在手，上足上套起密密的釧鐲，耳鼻上掛起巨大的圈環來，溫飽的自然便真金寶石真金剛鑽了。）當黃豆撒布上，讓直腿的「妖魔」來，滑跌了，我們便預備繩索網捉，這就是那「蛇龍怪獸」的末日。為之浮一大白。區區的這段「小熱昏」也有點詩意罷？

巴黎之清早

可笑哉！通一個半開化的中國，僅僅十七零三家折腳板凳的報館。其出版之數，籠籠共共，疊在一起，不過趕狗棒這麼高的一堆；尚不及西洋大報館，一兩點鐘內印破的棄紙。如此，那許多狼心狗肺的瘟牝后，瘟毛官，還對了他，若喪考妣，必定要剿滅了他們，方才睡得成覺。講破了，沒有什麼緣故，唯一之目的：不過叫大家蠢如鹿豕，於是萬歲千秋，子子孫孫，篤守着，跪在地上，做矮人的規矩；因而保住他一點點的尊榮。為

什麼講巴黎的清早，要講起如此不倫不類的閒話來呢？因為我所講的巴黎清早，不過是今天一天的清早；所講的，又不過清早工人的看報。我著了今天這麼一個感情，並且心中亂得了不得，故沒有什麼發洩，先胡亂說了幾句閒話，透了一口瘟氣再說。

當初我住在倫敦，早上走過英倫銀行一帶，那七顛八倒，頭上頂着一個緞子小馬桶的朋友，好像蜜蜂一般，飛得大街小巷，挨挨擠擠，各自走進那黑越越大塊石頭砌的高樓房裏面去；正像蜜蜂歸巢似的。但叫人吃了一駭者：便個個人拿起報紙，有的橫摺的，有的直摺的，一齊拿頸項作了彎弓式，一面跑，一面看。有的還手臂彎裏，夾着幾張，正同小學生買了芝麻片胡桃糖，要留了等歇功課的時候，慢慢咀嚼。當時我也沒有什麼思想；但奇怪那造紙廠，如何造得及這許多拭穢的草紙。（西洋窮人拭穢，大都用報紙。）這班人，便上海灘上叫做大班二班，洋行小鬼之類；在彼中社會，大都叫做商業中的上等人。從這一面，把這麼一張照相，印到我的腦網上，我便認定西洋那上等人，他的嗜好，也便很有些與衆不同。

我住在巴黎左右，團團方近兩里之內，住居的都是那些工人社會。他們在飯店裏，喫起飯來，攘臂揎袖，高呼大叫，無非篤篤酒盃，講講空話。偶有一兩個，在壁角裏看報紙，也如鳳毛麟角。我終想這班東西，正是自作之孽，不出於高冠禮服者之批評。忽爾今天，送朋友上倫敦，起着一個大早，叫做五點鐘。自到歐洲，是第一個早起。我們兩個，一進地道火車，不得了！推背行的，都是些灰泥伴着柳條絨衫褲，鳩形鵠面的朋友；就是上文所謂自作孽的這般東西。呀！可憐！我冤枉了各位朋友。不料那縱橫雜亂，拿着報紙看的情形，與那英倫銀行前，頂小馬桶的朋友，一般無二。有的左手拿了一張，先騙住了垂涎不已的眼睛；右手又把一張，亂塞亂塞，塞在那綫縫脫了一半的袋裏。讀者諸公，切勿疑心他這破袋，有甚鈔票的夾子，或者拜客的片子在內。他只有一個一刻不離手，很心愛的寶貝，此時冷冰冰的，臥在袋底，便是一根舊紅木的烟斗。內中隔着我們三四十個人地位的一位朋友，遠遠望去，正就是我們常去喫飯那家店裏的一位做工客人。他平日那狼狽的情狀，不要說別的，就是那一身又破又穢，深棕色變

成黃灰色的柳條絨衫褲，沒有叫做春夏秋冬。在我眼睛裏，已經看他足足着了一年零三個半月。他的蠟燒鬍子，雖是又短又拳，決不像是薙過，定是他那一雙裂縫的毛手，闖成這個樣子。總而言之：若把他放到達爾文的著作中，做一個插畫，定沒有人相信他是巴黎市中的大人物。平日只有晚上，看見他工餘之暇，喫得面孔煊紅，嘴裏拉拉扯扯的胡唱，引得滿屋好笑。他會鈔的時候，往往到袋裏捉了一大把銅錢，攤着手一看，數得清的一十念個，鑽在手縫裏，一個個放在桌上，十回有九回，不會看見有一個「十個生丁」的大個兒，都是整整齊齊，同一式樣的叫做「蘇」。

不料每天早起，而人道 *Humanite* 報館主筆，無緣無故，造下彌天大孽，又害了他出着一「蘇」，讀了那救不得飢的拭穢草紙。我看了，心上自然酸將起來，忍不住眼眶裏要顯出水汪汪的樣子。就勉強把他的蠟燒鬍子看了，發一乾笑，對我的朋友道：「你看這工人看報的情形。」我的朋友，也牽強的乾笑了一笑。我看他上嘴唇皮，儘力的掀不上去，好象着有所敬愛憐惜的感情，牽制了他，成功這個模樣。

唉！叫做「自作孽」。然請問讀者諸公，當他做精蟲時代，拼命的鑽將孕蛋中間，他難道不想出了娘胎，做個把學士博士！不料一經墮地，便將一塊破棉絮裹着他，叫他第一次莫名其妙。等到四五歲的時候，人家小孩子在文具店裏買五彩的字母方木，他手裏擔着一根門門似的麵包，在旁邊呆看；被文具店裏的老板，「斯」的一聲，他就抱緊了心愛的麵包，飛着跑回去了。幸而社會之恩浩蕩，有所謂教育普及，也算提着書包，到一個地方上烏烟瘴氣的學堂，被幾個鷹嘴鼻頭的先生，瞎七搭八教了一陣，就栽培成功了他今天早上的看報。一到十二三歲，石作裏的張家伯伯，他說「檢着石子，一天也可以得到『提蘇』」他娘就歡喜得了不得，「我們晚上，便終有麵包喫。我的心肝的愛兒，你過了半年，積聚起來，便禮拜日可以着起兩佛郎的新靴，五十生丁的新帽。」兒子也歡喜得了不得，從此放下了做博士的書本，便一直穿着那柳條絨的衫褲，直到如今！

你看！前面地道火車是停了。工場門也開了，領了牌子，魚貫而入，烏尖鋤一把，放到

手中，報紙便永遠入袋。其時工場老板的少君，剛剛三十歲上下，方在工場對面畫樓裏，喫罷早餐，看完各報，伸一伸腰，跨一個自由車，上沙蓬理科大學試驗室，聽講義去了。一路想着：今天報上工人要求的各款，這班自作孽的東西，你若早肯認真讀書，便怕你們今天不來此地聽講，我也頗贊成。多一個曉得科學新理的，便好一個。可惜你們自己不愛好，做了工人，偏又講起工人無政府主義來。這種高尚的無政府主義，豈是沒有學問的工人所講的麼？

我胡思亂想，想到這裏，恨不得提了那工廠老板的兒子的耳朵，送三個文明耳光上去。（用心電打將上去，被打者全不曉得，此之謂文明耳光，一笑。）後來想想，也就罷了。不是還有那種人類，連工人看報的資格，還沒有造成。連那十七零三張的歪報，頭等富豪，尙捨不得多買一張。還有那種所謂貴冑出洋的，自己幾百銀子一月學費，不算，還要帶了教習翻譯，又化幾百銀子一月。有許多賣了田賣了地，苦學的朋友，學得一身本領，要想湊幾個學費，公使推到監督，監督推到督撫，督撫推到地方官，推一

陣死人，過了界就算完結。（實在好看煞人）若同貴胄學生比較起來，也不是賞他三個大字，叫做「自作孽」麼？世界不革命，將何日正當乎？請諸公記取巴黎之清早！

和平園欽成記

傳聞有一般熱烈的人物，本要在前天國民運動時，毀去清室的太廟。其理由是，社稷已經亡了，倒是宗廟還存，豈不是奇之又奇呢。幸虧那天大家沒有工夫，不曾鬧出笑話來。不然，也同晨報館一樣，在忿怒時作踐了，豈不可惜呢。就是晨報館這件事，聞說因撞門不開，弄僵了，才百忙中亂紙飛入火爐，致延燒房屋。（此載順天時報）好似形成了放火，反對異己言論，十分不妥當。我們在旁觀的人，也替他們十分抱歉。但是羣衆運動熱烈時，往往有此過舉。所以清室這個太廟，終是一個禍水。今聞清室委員會自動的按照去年曾有之提議，即將他廟圈外之一大部分，作爲公園，擬表示去年國民軍鼓吹到今的和平，名爲和平公園。一以留和平運動之記念，可使人觸目而想和平之必要。二以致意國民革命的羣衆，知革命不可不革命，而手段當取和平，可

以塞帝國主義家造謠之口實。至於天安門內，和平公園在東，中央公園在西，在共和國之觀瞻，在首都之美麗，亦可增加得合式一點。至於廟圈內之一小方，如中央公園社稷壇之部分，還把所謂太廟者，保存在內，作一件博物看待，亦可留作歷史上的憑弔撫摩。清室委員會此舉，極使人滿意。惟我們個人，還有點貢獻。一是既稱公園，不可售門票，使一般市民，都有入園吸收新空氣的機會。二如今日之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等，皆形成一富貴人消閒之地，宜乎章行嚴先生要禁止女學生遊園，也有小小的一二分理由。雖依中國之習慣，亦免不了要有一些富貴消閒之地，適於死不盡的紳士們。然而已有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等處也已經够了。現在城內所缺者，便是地壇改的京兆公園。京兆公園雖以地勢關係，不盡合於西洋式的公園。然用意却能相合的，確是民衆的，衛生的，而且是福利學校及市民的兒童的。我願和平公園，不要再成了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那種大觀園式的花園。在數十萬人的城市，也給他一個京兆公園。果如是，真可慶之一成績也。

四聲實驗錄序

我不是劈頭便來貢着諛詞，沿襲那韓退之先生們弄應酬筆墨的老套。我是本着良心說話。我說，我們研究聲音學的，懂得老骨董，還懂得新把戲的，就我所知，沒有幾位。譬如登一座喜馬拉耶山，現在得着最高度的成績的，自然是劉半農先生。他是沈浸在跳動的以太中。細大不捐的，在那裏搜尋一個個的究竟。區區極微末的四聲問題，原值不得在劉先生的百忙中，倒好像一個緊要問題，先來麻煩他。但他又挾着普渡衆生的性癖，兼着是一個社會教育家。近年以來，國內爲注音字母問題，遂牽起了語學的四聲問題。文學的四聲，是用眼睛看的，靠幾部周秦漢魏六朝唐宋的死書，够打官司，够定裁判，似乎是簡便的。惟語學的四聲，是用耳朵來聽的。要集合了燕秦楚蜀吳越閩廣的活口，來打官司，來定裁判，那就麻煩了。所以羣聾衆盲，鬧得甚囂塵上。非但學術上受着不安，倒是實行上尤起了影響。學術上的不安，就緩緩地解決，也是無妨。而實行上起了影響，那就把急不及待的社會教育，眼看着停頓。於是劉先生坐

在巴黎的研究室裏，費着好多工夫，把什麼大問題都暫且閣下，做起這本四聲實驗錄來。

他做好了這本實驗錄，有一個最愛讀他書的朋友，又住在最相近的里昂，就是他就寄給我先讀。曉得我是開了話箱，可以刺刺不休的。他說，你喜歡做個序，就加一個長些的上去，也是無妨。他又加上一個警告道，『我所以請你做序，並不是因為你……我以為我們兩人，都是研究國語的，我們吾道中人，說吾道中人的話。所以我所希望大序，是一篇學者式的序，當然用不着謬獎。便意見竟有出入，也不妨加進。』我聽了劉先生說『學者式的』四個字，便忍俊不禁。我想年來一班學者，迷信學者萬能，便對着一個不是學者，也先拿學者去獎住了他，——便是劉先生之於我——使他說話留意，這真是我與劉先生意見先有出入的地方。他既許我自由，我不妨破空便加着許多不倫不類的話頭。說道，注音字母的狀況，冷淡到如此，並且硬插入了一個風馬牛的四聲問題進去，使他生了食積，消化不下，懨懨而病，都是幾個學者，把這

塊普通最有用的馬口鐵，要鑲起金剛鑽來；於是自己去召來一班偽學者，胡闖一個不休，好像泥中鬪獸，膠黏成一片，反把福利一般婦孺的緊要好處，丟在九霄雲外；供學者抽起傳布的工夫，來談閒天；這正是古今學者誤事的通病。

我今再感觸着劉先生國語的兩個字，又夾七夾八，加着幾句，做我申說下去的張本。我說，國語可以著書，國語可以作文，偏偏有人力爭國語做不得詩。然則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他陳死人早把他的國語，做着有名的詩歌，給什麼學者都承認，又是何說呢？所以有位學者先生，他呢，着實會做幾首什麼選詩唐詩，還着實不錯。他什麼國學洋學，也都來得。在他道中，也確算得很有根柢。他開了一大篇的中西書目，叫人要成一個學者，非遍讀不可。但是他的書架上，偏偏放着一部不知那裏來的『沈約詩韻』，糟極了！這真好像從前有個老笑話，有位教記憶術的教師，教完了功課，匆匆出門，却忘了一把傘。這便是太把齷文嚼字，算做學者的尊榮。忘了我們自己也是一個將來的死人。止貪圈點幾個鬼，替從前的死人，故住矢橛。點鬼呢，又點錯了，才真是要命哩。所

以注音字母，止是注音字母。他是苦社會裏最有用最廉價的交通福音。何苦學者替他拉扯着音韻學啦，發音術啦，逼他穿戴着靴帽袍套；又加上什麼四聲啦，五聲啦，逼他掛滿了金魚玉佩；叫他止好見官，不便於周旋朋友呢？與注音字母相關的，共是兩件事：一件是統一國語，一件是便利婦孺。雖說爲百年大計起見，前事自然重過後事。然爲一時救急起見，後事乃遠重過於前事。因爲現在號稱四百兆的國民，把五十兆的智識階級——姑妄言之——背負了三百五十兆的沒字碑，要跳過深闊的大河，想脫去亡國的危險，如何能沒有「假名式」的書報，做個提精神的聖藥呢？無論兩千字，甚至於縮到六百字的簡易教育，能追得上幾天可以教完，而且萬能的假名麼？若任目前的太古國民，混沌下去，儘去歸咎着軍閥政客，難道不想這都是昏百姓放任出來的麼？昏百姓的數目，一天不減，便軍閥政客的數目，也一天不減。止有少數所謂好人，有什麼用呢？長此終古，國是瓜分了，還用得着什麼普通官話，什麼內城京話，來統一什麼國語麼？當初製造那注音字母的時節，因爲遷就頑固的上流學者社

會，所以權將統一國語，來做個招牌；想把假名式的利器，隱在他的背面。那曉得作始是極簡，將畢就狠鉅。從此便閣在統一國語方面，直斜到音韻路上；倒發達了許多新新舊舊的音韻學說。若說到利用注音字母，來做個假名式的文字，幾乎簡直沒有那麼一回事。簡直反不及當初官話字母時代，同那簡字時代。我老實敢反常的批評一句，這真叫做買櫝還珠。

然而急躁也容不得我急躁。我姑且心平氣和下來。我雖決決懂得不得什麼學者，但崇拜學者的根性，由人類有了學便遺傳，我也未能獨獨跑在例外。居然把注音字母做引線，增添了許多新新舊舊的音韻學者，照着我上面的論調，似頗不措意，其實正所謂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常常破涕爲笑，又要靠着一班學者來廓清了迷途，望他自在的能暢達假名式文字的目的。因爲論語說，欲速則不達。孟子上又說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有如三家村口，風吹倒了一座土地廟，若有人出兩毛錢，雇一個泥匠，把他一修整，豈不狠簡便。無如從此村上有什麼一長兩短，都

可以歸咎到出兩毛錢的熱心家，必要曠日持久，請帶雜盤的先生看過，請鄉董老爹承認，說不定還要吃過幾遍茶，請過兩回酒，修起來還是兩毛錢雇個泥匠。所以縱使中華民國的注音字母，就那一方面去批評，都要比日本帝國的假名，改良了若干，坦然把他做個假名式的文字，教着二三百兆國民，做成千百種的書報，給他們飽讀，有何歉然。然而安能有這種痛快的事呢？只好奄奄無氣息的，先評量於少數學者的手中。他的情狀，好像被這一班學者把持似的，阻撓似的。若粗心浮氣，謾罵這一班學者，以爲彼等咎有應得，這真叫做大謬不然。我可以喟然長歎，替他們辯護曰，苟其無此一班學者，注音字母的早覆醬瓿，是必然無幸的呀。曾見有一西儒，序一小字典，他的起句說道『字典者常爲妄人所增多；』實則妄人云者，就是不典雅的別名；他的增多字典的勢力，是從最適宜於一時需要得來。妄人與學者，常互相乘除，互換地位。今之學者，卽前之妄人；今之妄人，卽後之學者。妄人挾了最宜的勢力，把廢物一掃而空，獨行其所謂通用，沒有不得最後的勝利。但妄人不耐把廢物已陳廢的功用，細加

說明，往往終招着一時的譁駭。在那時也就少不得一個學者，耐着性子，把廢物作一個公平確切的估價，然後把他送進博物院，方叫袒護他的朋友，垂頭喪氣的無詞。

那是什麼一種簡單的把戲，都要經這種曲折。現在且把上面連帶提起，文不對題的國語啦，注音字母啦，都不再提；單就關涉這篇序文的本題，所謂四聲的，專說一說。有位同劉先生同我都相好的朋友，大家也都知道的，叫做錢玄同先生。若就文學的四聲而論，我敢說中國沒有幾個人，比他更懂得。並且可以加一句趣語，調侃一下，那號稱四聲的鼻祖沈休文，也還是他的親同鄉。他不恤拉破了學術的尊榮，強力的與四聲宣戰。他批評那四聲不值一錢，真是針針見血。他最近促進了一個複音詞的運動，更把四聲判了一個不能再辨護的死刑。然而四聲雖誠然是此後的一個廢物，他却確鑿是一個歷史的事實。而且儘管我們永遠用不着去理會他，他還是永遠含在我們炎黃子孫的語言文字裏面。無論在單音裏面，在複音裏面，他都存在。如此說法，若竟蔑視他，不當他是一種特殊的現象，不去尋出他絲毫不走的究竟，給他相當地

位，止悍然斷他是廢物，就到底算不得學者的忠於論學。但是什麼叫做絲毫不走的究竟，那就我輩廢四聲的健將，不能不對那死囚，也說個抱歉。既然還有一個最後的小抱歉，那就是竟可以關着天下人的口，終未能服着天下人的心。所以少不得又要劉先生出馬。劉先生不是四聲的救主，也一向是廢四聲的信徒。但他知道這件事，不能用含糊，便可了結。愈加相信他無用，愈加要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於是四聲實驗錄，遂拿着積久實驗的結果，渙然冰釋，解決了如蠅如螳的糾紛，就百忙中竟送他出了世。

他又告訴我一簡單的結語，他說，「四聲之構成，以高低爲主。但若干地方的入聲，於高低外，還有長短。入聲因特別短之故，因而牽涉音質上發生變化。陰陽清濁，主體是音質的不同；但因音質之不同，也牽涉到高低上發生變化。」本了以上的結語，劉先生將另有更精詳的述作。我現在把他寫在這個序裏，我們合本書前後統觀，也便或在此處，或在彼處，劉先生所有的要義，都已經一齊看得出來。

且一說實驗，便無所謂更能容推測的理論。所以我們若要去臆測劉先生的實驗，止望實驗劉先生的實驗，乃就先要懂得實驗的方法。乃就苦了劉先生。因為實驗方法，有的儘管很艱深，定要說得很容易，才能便人人去實驗。儘管很容易的，別人對他的同胞，可以不必說，我們對我的同胞，少不了要說，才能便我們的人人去實驗。因此劉先生又說道，『我以為國內的人，閉眼胡說的太多，有語音學常識的太少。所以一方說方法，一方還在灌輸常識。因其是灌輸常識，所以講法也狠有些別致。終期什麼人都能看懂。而人家要說我把學術的尊榮拉破了，我却不問。但因此畢竟有許多東西，偶嫌高深，——太算學的——恐人家看了要睡倒，只得割去，以待將來，這却是遺憾。』然而劉先生所謂遺憾的，其實有人已經懂得實驗，要更跑進去，也可以請他自己再跑，劉先生可以不必對他抱歉。我們所苦的，便是閉眼胡說，不懂得實驗。所以已經有一千五百年，或則神奇了四聲，或則鄙薄了四聲，終是可憐。現在苦劉先生不着，拉破了他的學術的尊榮，便我們懂得實驗；使我們恭恭敬敬，一點不孟浪，送四聲

自願去進博物院，是劉先生對了四聲，正已毫無遺憾。

四聲何以必要送進博物院？因劉先生的實驗，他是忠於學術，止還他一個絲毫不走的究竟。至於功用據實驗的結果，愈加可以證明爲極少。四聲在歷史上的功用，約略是三端。一則同形的字，藉他分別異義。伐人自伐，有個長短，想來起源甚古。二則異形同音的字，藉他分別彼此。這便是到了注音字母時代，更看做神祕，爲注音字母推行的大魔障。這兩端，如同形異義的分別，在隋唐時就早有人以爲從葛洪以來才繁，實屬無謂。而同音異形的分別，辨難的也多。如說同音必要異聲，而同音同聲，往往累十數字，又何以分別他們？最近又有複音運動，需分別的理由更少。諸如此類，對這兩端的攻駁，反正在別的文章裏，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也用不着我在這裏挂一漏萬的來贅講。我現在可以就劉先生實驗的結果，再輕輕加上一悶棍的——也即是我們常常臆測過的——便是說四聲因一定有個四聲，但幾乎各地各有個四聲，就各自留了神，也幾乎互相不能辨正。這便是在「普遍」的功用上，直等於零，所以成了博物

院裏廢物。然他尚有第三功用；他是靠了學術的尊榮，自身若最有存在的價值。且從而反庇及於上面馬牛其風的兩端。上面兩端，亦即拉弄這個新貴，可以有選詩唐詩的學者，能出來幫他們霸阻。第三端者，即詩歌的平仄是也。這位平仄先生，在古人分別長短上，我調侃他爲新貴；而在四聲的名詞上，却他是豕子。即因周顒沈約之徒，發明了前有浮聲，後宜切音，避免蜂腰鷄膝諸忌，以爲聲調上得了不傳之秘；於是四聲四聲，升了貴族。直到了變成平平仄仄平平仄，更成了天經地義的聖條。然而……，哈哈，我也不屑一駁。他現在一個固定的金剛不壞身，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便是一部陰時夫做的『沈約詩韻』罷了。除了這部沈約詩韻之外，前古後今，還有什麼配冒充四聲。若另有沈約詩韻以外的四聲，便是大逆不道。如此，這部陰時夫的沈約詩韻，一天存在，才一天有詩。無論你口裏有五聲六聲七聲八聲，你不依那部聖韻，也就不配算詩。所以說到這第三端功用的四聲，說穿了，止是一部書而已矣。他萬古存在，即他的四聲，萬古不廢。這種四聲，並不是能據着什麼地方人的口，可杜撰的。也不是劉先

生實驗錄能異同的。這個還配說到存廢麼？現在聽見要廢注音字母的人，他便挑起惡感，以爲且廢了『沈約詩韻』。這不是要拉扯着學術的尊榮，來保護他的運命麼，乃儘有『詩人學者』，竟出頭做他的護法，真閉眼胡說得可笑。所以只好說，哈哈，不屑一駁了。然中國式的學者，最喜歡爲夾纏的遁詞。他以爲平仄合律，乃是聲韻入細，在理爲進化。我自應該姑應之曰唯。但藝術的進化，另爲一事。進化之迹，亦非一端。詩之嚴律平仄，不過爲劉先生實驗上高低的一項。詞曲家講及歛唇展輔等等，戲劇家分別夫團之類，且並用音質等而律之矣。如何止有四聲，能獨霸於藝術界，且藝術之末律，可移殖爲語言的信條呢？

然則四聲已過去的功用，無一有其價值。劉先生的四聲實驗錄，乃爲四聲送入博物院時，製一四聲的行述罷了。

四聲實驗錄書序贅後

劉先生著成四聲實驗錄，容許我加一個序文，更容許我做得長一點亦不妨；因此

我借這機會，說了許多題外的浮話。但我亦不是喜歡羈雜浮話，在題外混鬧。因爲這實驗錄出世，實爲四聲增了無限價值。恐怕在注音字母上牽拉四聲的朋友，又添一重保障。所以拉雜在功用方面，更奚落四聲一番；詛咒他送進博物院，把這實驗錄做了他身後的行狀。這種妄人質直的聲音，其全失了學者的態度。其實自己問心，也知道四聲自有相當研究的價值。猶之乎我們『直方大』的漢文，也有送進博物院的。一天，但我在十五年前，便允許他送進了博物院，他相當的研究價值，說不定還要比現在更高。因爲今日他人對於埃及文的研究，就他著着書，把他名家的，比較我們今日把說文名家，替說文著書的還多。就現在博物院內埃及文，推測將來博物院內漢文，其盛況既然可以預料；如是，再來旁測博物院內的四聲，亦不至於過分落寞，也可以想見。爲了那篇瞎三話四的序文，却引出了劉先生許多名論。劉先生不但替四聲已經做了行狀，還發願更要替他做着神道碑、墓誌銘、家傳、年譜，使他什麼真相，都傳諸千秋，壽諸無窮。這就是不淹沒他一毫相當價值。使他在博物院裏，經過將來千百

年中恆河沙數有興味的學者至理會他，他終叫不出一聲冤枉。這自然是劉先生對了四聲，但抱着仁至義盡的中立態度，所以有此真正的不偏不倚。經劉先生不憚煩勞的申說了幾句，我那序文裏說得太偏宕過火，使對方將起不平的，自然都矯正了；最是四聲功用的犖犖數大端，也就格外分明了。一關於語調：劉先生先主張『國音鄉調』，那不言而喻，所有固定的四聲點子，不會加上注音字母。我反復說了數百語，不及他一語的直截。一關於語系：是把不可消滅的現象，尋出有無異同的特性，將因此得到語言上極詳密的連鎖。這種四聲的大作用，便周彥倫等做夢也不會想到。那要把注音字母加上四聲點子的朋友，不消說得，更隔膜了。一關於聲調：聲調之在詩歌，我在門外閉眼胡說，定敢粗率的承認爲不可缺的一元素，雖對於聲調，又敢妄下斷語，必非專歸四聲。他與一切屬於音聲諸事，如音質之類，必然都有關係。例如仄仄平平仄已全爲搬弄四聲的特技；但有遊戲把雙聲調等出之，使弄到棘棘不上口；就可以證明四聲於聲調，並未賦有萬能。然浮聲切響，雖則他的名詞，初立於沈休文之

徒，實在錯綜在詩歌之內，成出一種的和諧，是起於有詩歌之始，將至於詩歌之末日。這就是承認四聲是聲調的重要一成分，亦無不可。所以劉先生說古詩有聲調，律詩有聲調，白話詩也當有聲調，聲調都應牽涉到四聲，這是我絕對的承認。但即此可見古詩的四聲，白話詩的四聲，絕不是一部『沈約詩韻』。他正在仄仄平平仄上賣弄本領，能够包辦一切的呀。自然更非五方元音李氏音鑑的四聲，能起來代用的呀。這是要請劉先生把實驗的結果，一再而三的宣布出來，才有究竟哪。照這樣說來，「沈約詩韻」的四聲，五方元音李氏音鑑等的四聲，定要送進博物院才是。到博物院裏，經文學家具了衣冠，去歡迎出來的，也止是劉先生實驗圓滿的四聲罷了。然而國語的文學，定然需要他；國音的注音字母，還是用不着他。

國語月報封面談

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要編輯一個國語月報，容許我也來說幾句話；並叫我寫一個封面。阿育，沒有辦法！國語國語，鬧了二十年，至今還用得着鼓吹，用得着解說，這不

是真正奇怪的一回事？我的寒儉的腦子裏想不出新鮮的話來講。說來說去，還不是那十年前對牛彈琴的幾句腐談麼？所以我可以貢獻什麼呢？封面也就把幾個鉛字排着好了。那照老例要寫；大約因爲那種門面，須要裝飾裝飾。然而我的字寒蠢得狠的，又叫我怎麼樣寫呢？我先解決封面的問題。我想既是裝飾品，應當彎彎曲曲，叫人認不大清，叫做「耐人尋味。」尤其合式。所以就寫了幾個「夾纏三官經」的篆字。不是我善寫篆字，乃竊取漢儒音訓法，篆者纏也，反正止有四個字，纏得像煞有價事，就把只件應酬的無聊公事，纏過去了。

哈哈！國語月報封面却寫四個篆字，這不是同教記憶術的教師下課時忘了一把雨傘，同一矛盾得極可笑麼？然而我不但藉着他解決了封面問題，並且藉着他還可以解決了月報上要我說話問題。我想國語月報所以急急乎要出版，無非要解答近來蠢蠢的反動。但那種文言讀經的反動，除了幾個開倒車的輯輯先生外，何以提倡國語的，倒是一班懂得國故的朋友；保護文言的，倒是一班素不識字的闊人？上將軍，

督辦，商會會長，都抱了文起八代之衰的熱心。這是什麼緣故？這就是篆字好寫封面的緣故。因為文言做起壽序，像贊記功碑，墓誌銘來，我說一句公道話，比較的合式。如同篆字合式着封面的裝飾。那班闊人，不說別的，他們一生目的，除了做壽，開弔，叫人送萬民傘，身後希望子孫把他的儻來物，送十斛米給文丐，做篇把佳傳，裝飾他的生前外，他還有什麼因緣，用得着國語，叫一般民衆容易進化呢？現在小學生提筆即來的的呀麼呀，開口國事，閉口軍閥，是尤其叫他們痛心的呀。從古以來，闊人最恨的，是民衆會開口。國語乃是供給民衆開口的工具，如何不相柄鑿呢？所以我從前調侃章行嚴先生，我說：「章先生的熱心柳文與讀經，止是因為他們的大少爺二少爺都像王勃十三歲會做滕王閣序一樣，所以打動了他開倒車的興會。」然而章先生以頂天立地的才具，不做中華民國的救主，却去做不值一錢桓溫的書記，不是會做了幾句柳文的受累麼？你們大少爺二少爺除了執政考之外，還有何事可做呢？好比我學寫幾個篆字，除了封面，還有何處可用呢？恕我不恭，又把章先生來得罪。我同章先生

是至好的朋友，到那一天，我終想勸他不要開倒車。雖然他是百殭的，我愈勸得高興，他倒車必定愈開得起勁。然而逼他倒車開到山東道上去，他自覺得愈開愈入於幽谷；他回首生平，也必定暗暗吃驚的呀。歸來歸來乎，山東不可以久留，庶亦鑑予之微誠也夫。

中央半月刊弁言

我們本黨的刊物，已經極多，現在中央黨部宣傳部何以又有中央半月刊的創刊。這是胡展堂先生擔任了宣傳的總機關，想起他始終追隨了總理，知道總理對於黨義，是斟酌盡善；到了改組以後，好像預先知道他自己就要謝世，所以把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一切大綱節目，都完完善善寫了起來；因此在彌留之際，給我們的遺囑，開了一筆清賬，叫我們好像新舊約一般，明白遵守；何物共產黨，却來分左派右派，並且就是左派，還批評說是「小資產階級，根性是永遠動搖不一致，整個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這真是海外奇談。可憐我們那班妄自菲薄的

重要人物，想做左派，想昏了腦筋，就弄到天天讀國民黨的遺囑，却句句喊共產黨的口號，於是半年一個大花樣，三天一個小把戲，弄得左派先生心目中的國民黨，真似還未形成一個確定的政策，這才叫自輕自賤，背叛了。總理，還貽禍於黨國哪。因而胡先生常以爲我們既在中央機關服務，最要緊發的言論，便是要致意整個國民黨。大家最急切的，莫過於遵守。總理確定的主義與政策，左一毫不得，右一毫不得，才算是真正國民黨員。若在國民黨主義政策之外，加起荒謬的新花樣來，自命爲左派，這簡直是叛徒。若是連到放棄了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或者腐化了，或者惡化了，這什麼還可以得右派之名，簡直也是叛徒。所以止有國民黨或叛徒，並無左派右派可以稱呼。無端受鮑羅庭陳獨秀的催眠，在豬精肚皮裏來舞弄金箍棒，幾乎整個國民黨員，都自認有左派右派，真是大笑話。自從有左派右派的分別，無異便是說一半是超越國民黨，一半是放棄國民黨，早已暗中就沒有了國民黨，這個大毛病，當作爲最應該矯正的中心點。那就中央機關不得不有個定期刊物，叫服務於中央的人，及黨

中的人人，大家在這個刊物裏來說話，得以貢獻於全黨，希望把什麼荒謬的左同右，完全矯正，大家方能本了。總理確定的主義，及確定的政策，絲毫不加多不減少的迅速實行。因此，就創刊這個中央半月刊。其事也並不甚難，無非把總理遺囑內授我們的清賬，說明最沒有比他適當，比起現世界什麼黨的主義，什麼黨的政策，都比較優良；這就是異說皆息，而南針可以得到了；我們天天讀國民黨總理遺囑，庶不至於再喊共產黨口號。

科學週報發刊語

民國日報同人許我自由投稿，並許在附刊上評論些現在人的評論。我正覺得近來時人做夢的太多了，偶然對着什麼夢囈，叫喚一下子也好。後來又想對牛彈琴，雖說可笑；但是真能彈琴，或者也遇着雅牛，能欣然領略。可惜我簡直祇懂亂敲破鑼，徒然好像向牛去開頑笑，似乎我也真變了無禮的硬幹；惹得蟲蛙千字文的先生們又要說什麼「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我也祇好掉文的自解道，「抱薪救火，」結

果是白費筆墨。不如尋些科學的廢渣，對着許多小學裏的小朋友，瞎三話四一下，倒也忘機一點。想來今日的小朋友往後或不至於也一樣還進夢境罷。（二十五年前在天津上海學校裏朝夕相共的許多小朋友，他們戴着小指，罵說必定要候一班老廢物死盡，中國才有出頭日子。不料他們今日正有好些也推升了頭等老廢物，腐敗的程度，遠過於徐桐剛毅；又有今日的小朋友戴着小指，在那里咒他們死了。）所以我就說你們的附刊，可否添了一個「科渣贅話」？我去尋兩個朋友拉扯起來？他們說，你的意思也好。我們的週刊，也狠樂意有個科學週報。我想，驢頭不對了馬嘴了。我說是科渣，哪里就是科學。但是不等我分辨，他們又說道，剛好北京師大科學研究社商量在本報附出一個科學週報。他們不能親來整板。你既然高興弄這個頑意兒，你就將他們的稿子，代他們每週整理一下，付與排字房。你要講些渣罷漿罷，你就補補他們的空白就是了。我聽了，事有湊巧，竟是弄假成真。我祇望發賣些科渣，忽然有人陳列頂刮刮的天廚味精，能够大開張了，真是一件快事。因此也不暇分辨，我是科渣

小叫賣，幹不了科學經紀人；我想將錯就錯，落得擔任了發排，可以做頭一個「先睹爲快」的讀者。所以便糊裏糊塗點一下頭，就算這麼一回事了。

以上的小段話，算是交代我的參與本刊的「發」。後面錄一段科學研究社諸位先生的主旨，乃是清清楚楚說明本刊的所以「刊」。

他們說：「我們來和社會見面，特將我們的宗旨和目的說出，求社會的批評，指導和援助。我們的宗旨，在「研究科學的內容，申明科學的價值。」科學的範圍很廣闊，分類也繁。我們只能就我們所知道的一步一步向前做去。」

科學在世界文明各國皆有萌芽。文藝復興以後，它的火焰在歐土忽熾。近百年來，更是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學術，十九都受它的洗禮。即如言奧遠的哲學，言感情的美學，甚至瞬息萬變的心理，瑣碎糾紛的社會，都一一立在科學的舞臺上，手攜手的向前走着。人們的思想，終容易疎忽，容易籠統，受着科學的訓練，對於環境一切，都有秩序的去觀察整理；對於宇宙，也更有明確的了解；因此就能建設出適當的人生。

觀來。

以往的人們，受自然威權的制限太多了，因此而生出神權黑暗的時期。得科學來，淡下了神權的崇拜，人們的思想權，遂得一大解放。獨立自尊的觀念，未來的理想世界，都仗着它造因。歐美各國的興盛，除了科學，還能找出別的原動力麼？我國還做着羲皇上人的夢，大多數衣不蔽體，食不充飢，講一些苟安的學術，能敷衍得過麼？你們好古，也知道炎黃祖先，他們在科學上的創造，載在歷史的，不後於別人的古代呀。何以別人能遙遙的光大之，我們祇記着他們幾句空話，弄得他們留遺下來的世界，半身不遂呢？朋友們！我們的民族，也自以爲富於創造性的呀。我們占有此天然寶藏的富區，來唱起努力的歌，肩起科學的鋤，開采這無盡的寶藏罷。來吧！

諸位先生說得精括極了，用不着更贊一詞。我要附說一句，便是近日好古先生流行的口頭禪，終說他們是物質文明，我們是精神文明。哪里知道一百五十年前，他們也祇有精神文明。他們的物質文明，是二千年前，我們指南針、地震儀次第造成的時

候，他們的祖宗也有些同樣的理論；又在二百年前，好像牛頓先生一流人，更要着蘋果等的把戲，於是在一百五十年前造成了一隻合式的鍋爐，才文明到物質上去的。可是精神也愈文明了。如其不信，物質比物質，可憐朋友們是屈服了；精神比精神，朋友說得高興時，也要留神些。說不定受受科學洗禮，更曉得應該如何留心了！

祝實踐旬刊萬歲

實踐旬刊在今天六月一日出世，製造他生命的，都是我們朋友中嶄新人物的青年學者。從古以來的學者，長於講主義，短於實踐，乃是無可諱言的毛病。獨有這主持實踐旬刊的許多學者，又能講主義，又能顧慮到實踐；想要注重在實踐上做工夫，所以於名刊林立的北京，又發行這旬刊，專一來鼓吹；這真是難能可貴的刊物。他們的詳細理由，已經具載在實踐社的宣言，也無庸不學如我，再來枝贅。我來認幾句祝詞，明知四個字的訓詁雅頌調，做不來，亦不合式。就是七長八短，扯一首白話詩，我又羨慕得很，不曾嘗試過。只好說個眼前故事，引實踐社開張時盈門賀客的一笑，也算湊

上熱鬧，聊表祝意罷。兩月前，我們的朋友廉南湖請客。廉先生是超然世外的學者，他是什麼人都交結，什麼人也不會改變了廉南湖。好比蔡子民還是蔡子民，李石曾還是李石曾，都是一個並不超然的國民黨。廉先生請客的拉雜，實是拉雜的厲害。我是他自少相交的朋友，姑且除外。他的座上客，有滿洲大臣，清室遺老，有民國顯宦，有民黨巨子，有無政府黨員，有共產黨員，有同善社信徒，有悟善社理事，有籌安會健者，有儒林傳高士。我同于右任先生隔坐，各自相對了兩個極端相反的人物，一便是所謂趙次老，一便是紹越。千紹大臣。我那對面的趙次老，他向來聽說我是國民黨，又是無政府黨，又是被人猜想的共產黨，不知道幾多兇惡，他第一次看見我的面孔，所以他仔細把我端詳，似乎我不應配就是這樣平常。我却雖然沒有見過他的面，我意中，不像外邊傳說他那種頑固。我二十年前，還當他是維新黨。我知道他止是一個平和的滑頭官僚。那天初次見面，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是八十二歲的年齡，那種天真爛漫，精神清朗，倒也叫人可愛。我要聽他言論，有人問：「二十那天善後會議真要閉會麼？」

「他微笑道，「怎麼還不閉會呢？反正這些勾當，都是敷衍罷了。就是議成什麼規程條例，不都紙上空談麼？」我在旁邊聽了，不由得更愛他。滑頭自然不必說，但是他那老實不虛假的態度，也叫人解頤。他突然問我，「你看中國怎樣處辦呢？」我看了一看左首坐的戴季陶先生的面孔，記起戴先生平常的高論，就本了他的意思回答道，「中國事，中國人那裏了得了呢？共管瓜分，也是說不定。不久終是一個世界大戰爭，在我們這個遠東巴爾幹引起。戰爭的結果，統了世界計算，終可樂觀。說不定日本的皇帝，英國的國王，名號也要消滅。但是說到中國自身，爲禍爲福，還看自身的行爲，不應配樂觀。這個中國地面上的世界大戰爭，所以避免不了的，理由也淺近得容易說明的。你看無新無舊，什麼勢力背後，不是站着東西洋鬼子麼？」我說這些話，一半也是不高興同他討論話不投機的正論，姑且駭他一駭。不料他既不點頭，也不反對，保持他滑頭精神，揚揚若平常的答道，「這是外來的事，我們自己對自己應該怎樣辦呢？」我細想，這倒被他問住了。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呢？我就本着真正自己心窩

裏的小希望，簡單的回報道，「現在政府官僚軍閥政客，止是太蠢，實在要站得住，還是很容易的，止要欠薪是發了，冗員是裁了，官方整頓着，土匪肅清了，教育是教育，實業是實業，道路是道路，軍政是軍政，什麼是人民希望的，都盡一下心，這就是最簡單的進一步。用不着多出戲法，上了許多條陳，頒行許多具文來騙人。可是十三年來，便是我們很看不起的山西閻錫山的民政，到底還掛個招牌，人家都沒仿效。一樣馮玉祥也是指日着的軍閥，但他的兵丁從不會有不規的舉動，也沒人稱贊。我固然不願意舉出閻錫山的治民，馮玉祥的治軍，叫人模範他；然而提到目前政府官僚軍閥政客，如何不致意他們，請他們卑之無甚高論，留心一下呢？倘然他們都改變了出戲法的行爲，中國也未嘗不可得個苟安呀。」他開始有驚異的神色，還是淡淡的說道，「你倒這樣的平易近情麼？」他又引起他二十年前的老興，對座客說道，「孟子說保民而王，莫能禦也，我常同人說爲政最緊要的是注重在百姓呀。可不是呢？」到此我才覺得我的議論，太似故意的遷就了，所以引起了他的高興。其實我也老了。雖進一

步，定要希望中山先生國民黨主義的實現，又進一步，還要能等國民黨大成功，再把無政府主義來藥他們得意後的暮氣，然老實的說，欲及吾身而親見，還止是上面陳述於趙老先生的那種小希望。故我那天決不是講對付，實是講真話。我明知做了國民黨員，又兼了無政府黨員，不應如此苟且，所以我也輾轉不安。今天得讀實踐社諸君子的宣言，才知道努力欲實踐中山先生主義的，什麼無政府主義，與國民黨主義貌合而神離；也間或有之。實踐社諸君子則走其正軌，不偏不倚，一意以實踐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主義爲鵠，我在國民黨未大成功以前，我是一千分，一萬分的贊同。我願前人所謂「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仰而企之」，如我那天那種卑之無甚高論，到底終有三分近就趙先生的意思，應當如新人物所常稱道的「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來仰而企之，幫助實踐社諸君子來搖旗吶喊。如彼既早來歸的共產黨朋友，及平素結合的無政府黨朋友，皆應俯而就之，貌既合於國民黨，神也合於國民黨，什麼別的革命，都候國民黨大成功了再講，便也都來允許實踐社諸君子合作。國民黨員實踐

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主義，最是天經地義的行爲。所以我曲折的從閒話說到正文，願實踐旬刊萬歲。可是「過者俯而就之，不及仰而企之」，實踐社諸君子如循循善誘，決勿取我輩既「入筮」之過與不及者，又加之以「招」。此則區區借一故事，吐露心窩裏希望之微意也。臨末掉一句文，表明鄭重的願祝實踐旬刊萬歲！

跋山邱偶語

弄慣了講白話，剛才規規矩矩遵了南湖先生的命，大膽的在寒厓先生的詩集前面，扯扭了一篇序文，便像猴子頑把戲，穿着紅襖綠褲好久，要緊把牠撕下了才爽快。現在這卷山邱偶語，看南湖先生的題詞，亦許我插說幾句。我對於詩集，止是崇拜得了不得。對這卷東西，乃是叫做愛玩不忍釋手。所以要說幾句話，贊嘆一番，非用我的新頑意兒，所謂痛快的白話，不可。

什麼叫山邱偶語呢？就是說，在死人堆裏，嗚嗚喳喳的講一頓子。最傷心的自然莫過於親戚故舊的生死永別。縱使天天的嚎啕大哭，可以強烈的發洩着悲痛，但鬧得

人家太兇，人家沒有那種情緒，反叫頭昏腦脹，莫名其妙。說是『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簡直就悶在肚子裏便算了罷，這真像山邱無知，那裏會叫人知道世界上曾經有過怎麼怎麼的悲傷呢？所以最好是喊喊喳喳，款款深深的偶語着，叫人既不討厭，又能同情，不是敘述一個傷永逝，哀陳死的好法子麼？偶語即是耦語，又算雙關。簡直有的便仗着十許個字的對子，不必另贅一詞，已叫『映徹了九泉，』比『瞎子吃餛飩，』到肚裏去還要清爽。

挽歌是我們歷來傳下來，對着死人表記念的作品。變了對子，不像亂叫亂跳，尤其合着『哀而不傷』的原則。把每人一世挽人的對子，聚在一起，做個總紀念，真是最便當，最周到的法子。爲何這種放在眼前，狠有情緒的事，老沒有人幹呢？真是怪事！便是南湖先生替寒厓先生集起這一卷好頑意兒，起意還止是爲着寒厓先生的挽聯，真可算得絕唱，要留這好東西給後生小子摹仿；但無意中發明了一種關係很重大的紀載。從此誰的山邱偶語，一種種的出來，山邱裏便不寂寞；死人堆中，無異有了生

氣了。所以我們對這小冊子，不但贊嘆寒厓先生的挽聯真好，而且贊嘆這種新花樣的記載，尤其真好。

致華林書

華林先生鑒！您在時事新報給溥泉先生的信，說到了我，我就不能不自己來明白的答復幾句。先將你的信錄在下面：

溥泉兄鑒。林與兄多年知交。感情不惡。然對於主義上將來有對敵之時代。但私人方面絕無壞意。故深盼兄努力爲貴黨謀進步。以發展貴黨之主張。惟胡漢民在民國日報特刊上。有云李石曾吳稚暉是無政府黨。至今天還承認和我們是同志。無政府主義離我們比較共產黨更要遠些。幾位先生和無政府發生關係。尙且不必怕云云。但就余看來。此種滑稽論調。將置李吳人格於何地。要知道李吳兩先生與貴黨發生關係之時。卽不啻與無政府黨宣布脫離關係。各人信仰自由。未能相強。然必欲作此論調。將兩不相容之主義而強和之。豈非宣布李吳人格破產乎。望兄轉告胡君。無論

是對於主義。或對於私誼。亦應慎重發言也。特此並頌自由。弟華林鞠躬。

看了這信，我先簡單的來答復一句，這次是先生誤會了。漢民先生說的話完全沒有錯，我信他說得非常謹慎。溥泉先生將來的主義，也永遠不會同先生有什麼對敵。石曾先生讓他自己回答，但我信他答出來會還同我差不多。吳稚暉是黨見甚重的一個人，從民國元年，到今年十三年，公開的發表，終有十多次，說道，「把我吳稚暉燒成了灰，也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同時又是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者。」若我同無政府主義發生了關係，我就不同國民黨發生關係，我才是人格破產。這是簡單的請先生不可誤會。

我們常常見面，終沒有機會談到黨事，所以見解稍有不同，便不能不趁這機會一講了。什麼是國民黨？我始終承認他是一個革命黨，又是一個急進黨。無論那一民族，那一社會，終有天造地設的三派。一是舊黨，反革命的。二是中和派，求調和的。三是急進派，愛革命的。這個三派，儘管諱言黨，惡言黨，諺云「是個垃圾成個堆」不約而同

的，走就走到一塊去，儘管愛結黨，善結黨，結來結去，還是如此。黨見皆受生性與環境的支配，沒有什麼賢否美惡可分。譬如舊黨裏，儘有聖賢，也有棍痞，他們在人格上雖互相拒斥，然在主義上則水乳交融。又如中和黨裏，儘有烈士，也有曲學，在行動上似乎不一致，然維持他們那紳士的場面，便有同好。而急進派裏，自然亦「大無畏者」，以致流氓青皮，終究滾在一堆。先生乎！舊黨裏招得出無政府黨共產黨麼？有之，亦不過偵探託名而已。中和派裏研究社會主義學理者多矣，有掛無政府黨共產黨的招牌的麼？有之，亦虛與委蛇，如時事新報上常常采登吳稚暉及華林先生抱朴先生的言論，乃個人互修社交而已。所以「是個垃圾成個堆」，無政府黨罷，共產黨罷，革命黨罷，不約而同的終混在一起。人家也哪里高興來代分青紅皂白，我們在舊黨眼光裏，同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裏，止認搗亂。恁相信恁信上所舉的五個姓名，華林張繼胡漢民李石曾吳稚暉，時事新報的記者對於他們的實在主義，會生分別麼？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因此在歷史上說起來，所有無政府黨，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轉變而

成。沒有一個無政府黨，不樂意幫忙革命黨。華林先生你難道算不得一個舊國民黨麼？（同盟會等便是國民黨的別名）不過我們自己加上一個無政府黨名目，我們自己戒敕了自己，止幫他們革命，不幫他們升官發財罷了。現在的國民黨，還成個升官發財黨麼？正是一個被捉被拿的革命黨而已，我們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們還成一個無政府黨麼？他們共產黨也盡量的加入，正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

所以漢民先生警告了他們純粹的國民黨，不要歧視，正是認清了革命的題目做文章呀。

說到這裏，先生必有兩個好笑：一個便是，打死您，你決不相信凡進什麼黨的沒有升官發財思想；這非但您不相信，我也逼住了我要說不相信。又一個是：既要革命，爲什麼不直接的不幹無政府革命；這個是容易接在口頭的一句話。但是兩個問題，我皆要加着討論。說起來便當，我先答復一個。

無政府主義是拿信仰道義爲基礎，他雖不恤破壞，但要合無數的破壞，及教育而成。不是列寧式的用獨裁強權，掛起招牌便算。倘先生說強掛招牌，亦進化歷程上所不可少，那就到了我的問題了。所以共產黨是不免反對了無政府黨而無政府黨却可以寬恕共產黨之所爲，是比較進化的，就是我們歷程上掛招牌之爲。爲環境所支配，縮小範圍，又有共產黨所不能相對贊成，便是國民黨；既是他們歷程上掛個小招牌之所爲，又何嘗不是我們掛個又小招牌之所爲。所以克魯伯特金先生熱心的加入同革俄皇之命，卽無異國民黨之所爲，止是無政府主義未成熟，就作成了較低主義的共產黨去生吞活剝。然他們到底也還是未成熟，逼住了改成什麼新經濟。於是此次國民黨慎重於先，又降低了招牌以就歷程。乃是革命的適當環境，無所謂億萬年有道之長，到底是一個國民黨。如果革命精神存在，我信什麼國民黨，共產黨，將來終要共上無政府的途程的呀。至於我個人，身受黃毛綠睛人機關槍的壓迫，止要有人能把機關槍打得他們來稱兄道弟，不要把我爲兒爲姪爲奴爲隸，我就停止了。

我的革命，讓別人去革命也好。我不必諱言，當胡適之先生們希望吳佩孚能有爲，連我也想勸孫中山先生讓吳秀才去試試。那裏知道倒看千里鏡，越看越遠，秀才還住在十六世紀。（這也是上海那家報上說過的話，不是我用偏見來批評他的。）他口中是天天敢作大言，要將機關槍打洋鬼子。然除了舊派的混沌家不算，合了中和急進兩派人來說，機關槍者乃「政府修明，製造完具」的總名詞，並非真指着私借洋債，買來幾枝舊機關槍，便可打倒洋鬼子。有一個人，能相信他會修明二十世紀的政教，完具二十世紀的改造麼？所以儘管我來求國民黨作壁上觀，讓這古董去掛個軍國主義招牌，也無不可。無奈決決絕絕，斷定是沒有希望。我於是冠冕堂皇來依賴朋友了。我本了尊重友黨的道理，我相信政權在中和派手裏，在過渡時代，乃比較的相宜。無如中和派從不樂同急進派合作，終喜歡仰舊黨的鼻息，是他們自殺的根源。（自然急進派也臭味差池，不好相交。）最近數年，他們發明了一個以毒攻毒，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叫人「窠裏翻」其法居然大效。無論舊黨，急進黨一例的自家相忌相殺，弄

得一塌糊塗。但這個損失，非但在國事上成了不可救藥的死症，就拿他們自身的小問題而論，他們也不能逃於例外，他們的黨，也毀得乾乾淨淨。他們並且越弄越痴愚，自己固然手無寸鐵，反置修明政教，完具製造於不談。偏去吟詩作賦，談玄復古，所以賸了一班遺少，形式上好像是他們的黨員，苟有稍露頭角的，即頓時叛了。他們雖似乎尚有些組織，無非爲個人吃飯，「以待來年」，止是託詞。他們所應該嚴正主張的，乃純粹的共和富強政治，也從良心上講，中國用得着這一過程。乃知他們的闌珊，莫名其妙，忽爾舊到井田式，忽爾新到共產式。他們已經失了魂魄！他們完全考終！這是他們受了歐遊心影錄等的催眠，他們看不起現在政治，心愛如此，所謂求仁得仁，我們也就無所望於我們的朋友。那就國民黨不能不承其乏。不但一班少年看不過中國到底去，復到戊戌以前狀態，或姑且做了一陣印度朝鮮再說，即我亦看不過，先生也看不過。所以逼來逼去，就到了「垃圾聚成大堆」，合諸急進派，共立於革命適時的國民黨旗下，逼出國民黨改組，此真中國得一新生命。先生你既是無政府黨，應該

來生出這個國民黨關係。我們若現在被北洋派關在牢裏，真是滑稽！我們異日或是被共產黨關在牢裏，或在國民黨成功後的牢裏去坐坐，才不枉了我們。如何在他們要死要活時代，我們能同他們脫離關係呢。先生，快來合作呀！

我再來回答「目的在升官發財，所以入黨」的問題。我們太拿人當人，固也不可；但太不拿人當人，似乎尤其不可。近年來中國人的卑污苟賤，忘國無恥，自然是可算奇觀。青缸裏不出白布，豈能我們急進派獨在例外。閉籠了眼睛想想，十有八九，不堪自己回首。不過終是說守舊黨如此，中和派也差不多如此，拿自己想想罷了。然而這種想法，實在是太拿人不當人。所以很盼望我們自以爲尤新的人物，不要如此自恕。然而何從表顯呢？似乎這番的改組新黨，有了這麼一點傾向，到底保得定麼？這有誰敢在這種一個瘟疫流行時代，保得定呢？終是中國到底不能請外國人來代辦，所以也不能不有最後一種希望而已。我今敢在最近之現在上，及極微薄的分量上，下一斷語，比較的改組了勝似不改組，先生你取旁觀態度，也不能抹煞罷？因此我狠盼望

先生不要還據一句不分皂白的流行語，叫做「無一黨不是爭私利」，便對新國民黨也一筆抹煞，你何妨換點新空氣來猜度猜度，與人爲善呢？這個意思，除却守舊黨不必去要求他們外，不但須得要求本是同派的先生們要了解，而且還得要求中和派友黨的先生們也要了解。中國是大家的中國，倘人家有一綫改進的氣象，既然自己本不願幹，應該讓別人去試試才好。（我上面說中和黨完全考終，那是指他的黨，至於他們的個人，却狠有些變得十分優雅，雖守舊黨的棍痞，還對他們防賊防強盜，恐他們出來占飯盃，而守舊黨的聖賢遺老，却識貨了。但變了一個一個的散沙，就無異在遺老裏添了點聖賢罷了。遺老的聖賢若能了得了中國事，何至二十五年前，要煩他們中和將軍出來抵死鼓吹，弄得譚唐諸烈士流血呢？）

終之，羅素對帝國主義頂點的祖國，下個廢戰警告，他折轉身來請蘇俄注意製造機關槍，是有分寸的講話。所以近來有人恐怕太戈爾被日本挖了去，言下不勝悲嘆。我說這全不了解太戈爾所鼓吹的是「世界主義」（他們如此說）若對病發藥，

他本有科學相當位置的主張，應該到中國鼓吹機關槍，到日本鼓吹做詩。難道日本準做了詩，我們自信最愛和平的民族，還會製機關槍麼？所以他這種拿寒病的人，給涼藥他吃，他是用錯了方子了。就是他沒有盤川去日本，我們也應該料理他老人家早去日本，那末帶些剩下來的石膏，大黃，把武士道的大漢去瀉瀉正好。若留在我們米湯也不能沾唇的病家，讓他來瀉得慊慊一息，成何道理呢？我借這個比喻來說明羅素廢戰，確是一義。歐戰一開，克魯伯特金老先生却無疑無惑的助協約主戰，真正天公地道的又是一義。果然便打煞了兩隻母大蟲——（威廉，尼古拉）這種犧牲的戰爭，在世界大同史上不能不算一點進步罷？克先生對他英國小朋友羅世兄，取了一點異同，毅然宣戰，他在今日的中國，也一定加入國民黨。況且先生相信了自己華林，何必慎防朋友的李石曾吳稚暉呢？吳稚暉是銀樣蠟槍頭，不足齒數，但跟了先生們，也不會幹升官發財的事，所以今天還敢回您的信。至於李石曾同劉師復，光復前的盡力國民黨，是數一數二的。到了民元之時國民黨升官發財了，劉先生便出反

對態度，李先生也勸阻若干人做官，不過一激烈一溫和罷了。劉先生在民三的印物，又怨革命黨了，到現在還在，也止有加入罷了。到將來僥天之幸，吳佩孚遞走荷蘭，國民黨又升官發財了，我們再做昔年的劉師復李石曾，有什麼遲呢？爲什麼今日要去替他斷絕關係？其知者亦止以爲我們自來空口說白話，其不知者直以爲半途拔梯子呀！

我們這種幾千年私黨充斥的民族，若不導之以立黨，曉得有黨的意味，真正自殺。所以章行嚴先生的道德學問，到我斷氣的一日我還崇拜他。他是我敬禮的朋友。他的政論，真是自己故意毀了自己，願意形成一個痴愚的書生。他反對立黨，他確不會掛名任何黨籍。但一舉一動，終被一黨束縛住了。他以爲同黨即是朋友，（他決沒有如此淺，但事實則有然。）與流俗的見解一般無二。我說但講朋友，好壞即是私黨，這便是要不得的黨，也就是國人相驚以伯有的黨。真正的黨，可說七八年來，才改數月的國民黨，才可充數。似乎已有一隙之明，完全以主義結合，不是殉什麼私人交情。我

近來更有謬見，做了同黨，第一不可強算什麼朋友；反之，儘管仇敵，也不害其爲同黨。做黨的事，一致對外。倘私人意見不合，永不交接私談可也，甚而至於約期決鬪亦可也。決不可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憤慨，反把自己看成黨中的妾婦。我們入黨是爲要達我們自己目的，不是替什麼主人做事。我們立個黨頭黨腳，也不過彼此適宜，便充着數好行動罷了。我們私人的好尚，自有我們的真正朋友在。我們真正朋友，不必盡是同黨。我直告訴先生，我自己心許他是朋友的，皆是六十歲左右的老學究，或二三十年來的道義交。或恨他們的無黨，恨如切骨，他們恨我的入黨，也恨如切骨。所以說到政見，我們都避而不講。而家常瑣屑，賞奇析疑，我們都彼此看做寶貝，或天天一起，或相思無窮。至於同黨而已，我止佩服他們盡力從公，不勝欽敬。那種銀樣蠟槍頭，吃喝嫖賭，無所不幹，亦止祝他揭下假面，早些叛黨，省得黨義受無窮污點。終之朋友二字，彼此不必提起，我之爲此言，非對先生說也。我特稍有繁感，慨從前黨人的無耻反復，一場糊塗，無非上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大當。從好的方

面說，他把同黨看做朋友，黨首看做主人，是最大誤點。也便是什麼舊派，中和派，急進派，都鬧得烏烟瘴氣，都是誤認同黨即朋友，所以一有私人意見參差，馬上「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止要報復私仇，即取銷一生的神聖主義而不恤。（若本圖芻豢不遂而變臉者，自是各派內的敗類。）故此次改組的國民黨，他的一線生機，即在此處覺悟。舉凡懷抱急進主義，意見誤造參差者，亦望一齊團結。我鄭重申明曰：團結，非做朋友也，做同黨而已。

以上所言，與先生無涉，我借此機會一貢獻。至有欲為先生言者：先生無端憤慨，無非是我們朋友，曾在海外，受同學主義不同之逼迫，被錮被逐。今又彼此携手，未免離奇。不知這也誤以「不朋友」為不可同黨。克魯伯特金曾欲引列寧為朋友，以為歷程上的主義，無不同也。列寧要强掛他的招牌，遂對克先生欠了些友誼，故克先生逝去，列先生也不勝遺憾。所以我們若要替人認同學算朋友，正要把孔二先生的「施己不願，勿施於人」，首先盡了友誼；別人難道「欲善」竟不如我，不會回想前情，不

勝遺憾，而廉藺釋嫌，交誼轉深麼？願先生寄語諸朋友，快進國民黨！弟吳敬恆。

答華林書

華林先生

前書蒙您在時事新報上見復。您說「民黨慣用以毒攻毒之計，利用土匪軍閥，先連甲以倒乙，再用乙以擊丙，而不知丙去而甲復來，利用人者，而復爲人所利用，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爲無罪也。」這種「空洞洞的反復詠嘆」便是沈雁冰先生所說「弄狡獪伎倆。」弄狡獪伎倆，在詩人鼓吹積極道德，挾有善意尙不可，豈有黨人批評消極事件，挾有惡意者，反可含沙射影乎？似應該明白指出「以毒」之民黨是誰，所連之甲是誰，所攻之乙是誰，再擊之丙又是誰，如此庶予世人以共見，入人之罪，方爲不誣。

例如所謂中和黨發明以毒攻毒之策，此恆之言也。恆之言此，則有明證。卽直皖戰爭時，時事新報記者宣言，「我們不必問是非，無論皖倒直，直倒皖，結果終去其一」

（大意如此，恰好的字句，兄弟記憶力太弱，請您就便可問張東蓀先生。）此種心理，當時懶惰怯懦，困苦無告的國民，幾乎打一合同，（至今還是如此。）而時事新報的記者能綜合心理，明白抉出，故曰「發明」。發明之界說，即謂本乎確實之事理，能簡單說明，生出「術語」，變成名言是也。（例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兩利爲利損人利已到底還全得一利」，「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好壞皆可成爲名言，惟「人各有志」而已。」）在心力兩窮，或隔岸觀火之人，用此以毒攻毒之名言，暗示於空氣之中，使大生效果，亦爲不得已。此中和黨願舊黨之毒攻毒，復願民黨之毒攻毒，所謂不得已之對付也。果也舊黨便攘臂爭爲毒矣，民黨亦銳意爭爲毒矣。故先生若曰民黨連甲攻乙，用乙擊丙，甲復來攻民黨，是則然矣。若曰民黨高坐乎毒外止是連甲，擊丙，這是先生弄錯了頭腦，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用情感做詩則可，用情感論事乃大謬。凡人莫不自是其黨，中和黨以爲安天下者惟彼，故望舊黨之毒與民黨之毒，皆火併而自盡，而後書生的經濟家與怯懦的大國

民，可來造成一最廉價的烏託邦，此其應享之權利也。但是是非可不問矣，聽毒自相蔓延，毒且遍乎全體而殞厥躬。而先生反稱「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爲無罪」，其意若曰：民黨若能早自割其頭，授之於人而亂早平。然請問授之於誰？先生能靦顏或大胆指出其人乎？故罵民黨爲長此擾亂時局，立在舊黨或中和黨地位皆可，恆前書謂民黨在舊黨眼光中，都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中，無非搗亂，早已明白言之。

先生舊黨乎，中和黨乎？我們無政府黨屬在何黨乎？先生的好夢，在哪一張床上做起乎？若說先生立於平民的地位，那又要說到我的問題了。平民中既無發明以毒攻毒的張東蓀先生其人，自然更無能做好夢的華林先生。一般平民不是至今還說弄到我們沒有飯吃，倒不如前清的好；又說止要吾民安樂，便是瓜分共管，也便何妨？這種可憐的平民，我們便也不忍；若說平民中竟有張東蓀先生其人，我就不贊成他發明以毒攻毒，他最小限度，亦應俯採吳稚暉之法，竟主張請吳佩孚試試，或攘臂而起學他們先烈的蔡松坡先生，乃爲正理。乃以對岸觀火之法，冀收漁人之利，擾亂之局，

率平民全體，釀之而長，還請先生出來歸罪民黨，豈不大奇。民黨者本可剛可殺的人物，他們自始卽不應出來昌言革命，不但現在的長此擾亂時局，要他們抵命，便是從前什麼安慶廣州武昌雲南之亂也，一一應當實地起訴，定他們的罪名，剖棺戮屍，真難逃顯誅。倘若平民中還有先生，我就老實不客氣要毒罵曰：「昏百姓，」混賬的華先生。如果先生尙是無政府黨，先生四旁的空氣，乃不被民黨包圍，反包圍在烏烟瘴氣之中，則以民黨罵民黨，無異前清漢人自罵，若曰「學得胡兒語，城頭罵漢人」先生亦必啞然失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民黨還能做「奉張浙盧之流亞，」我尙爲民黨稱慶。否則做豬仔，充專使，民黨中尙有一部分矣，吾不忍言。

好夢望先生善做之，異日把臂入夢時，尙彼此一笑，恆有厚望焉。吳敬恆謹復

致李石曾書

石曾先生：

讀報，載一滑稽新聞，說馮煥章君要你做教育總長，你自然付之一笑。但申報專電，

說有朋友建言，「爲教育之故，可以勉就；」那朋友就大錯特錯了。現在國中那種洋八股的大學教育，就停止三十年，亦算得什麼呢？不識字，可以做工經商，讀了洋八股，非做政客官僚不可。教育部是製造高等流氓的策源地，比海陸軍部還要不得。我們所希望的科學工藝教育，能到教育部去講麼？這種枝贅機關，請一個穩健分子，如范靜生君等，暫且坐鎮了便算了。此後教育，應當如何進行，話頭太長，另外再講罷。

國事是我們應該過問的國事。一路先生都在暗地無役不盡力，大約現在還是那種狀態。此次馮君出而發難，雖不見得有八方滿意的改革；但我相信在他們的範圍以內，必能自小小改良。先生就近日夜去做匡正工夫，匡正得一點，是一點，很緊要的。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國事是一定不可不問的。

不問國事，那是吾民的大劣點，一問國事，便同做官連起來，又是吾民的大謬點，必要倡出一種做官是萬不得已，祇去吃苦的風氣出來，才好。還用先生向來的薄官主義，勸醒一個是一個。因爲儘有許多人不做官，要做官的終嫌太多。人家每說好人不

做官，做官的都是惡人，這也是一種普通謬誤。若是好人不肯做官，官人者却存心要官好人，強而後官，必多好官。若官人者祇需惡人，偶用一二好人攙雜其間，無非去做他們的廣告品而已，受連帶唾罵則有之，決不能做好事出來。那種以官爲生的口頭好人，無非就是政客。政客的禍人家國，實比丘八還要利害。我今不必舉劣的，且舉一個較高明的爲例。例如我們江蘇的張季直君，他注重在實業，不肯做官，偶做亦必強而後可，似乎已合了我的條件。然他丈夫愛憐少子，恐一旦山陵崩，長安君無以自託於南通，就急火煮米飯的又使其子弟爲卿，鑽營競進，令人駭嘆。他老以大名流資格，直做了一本鑽狗洞的獵官教科書，教訓國人。敗壞官方之罪，他還不居首麼？他老一生清名的矯僞，也够掃地於身後了罷。此次江浙戰爭，有人在報上攻他，「祇是爲了他的大少爺，交換省長的條件，就促成了大慘劇，嘉定地方二百里之內的片瓦不存，死者被姦者以巨萬計，都爲張先生兄弟，及身見佳子弟開府建節罷了。」話雖過火，也何嘗有人能替他辨護得十分乾淨呢。其實，那位觀音菩薩賜下的甯馨兒，若導之

以正，做科學工藝家，狠够；做草頭實業家也够；到了相當時節，有了父親的資望，即強而後可，就出任回把總長督辦，也狠够狠够。何必握苗助長，用李彥青式的手段，做那昏聩糊塗的舉動，病國害民，使老牛必不齒於真清流呢？這便是存心借官自肥，不會有一點爲國做官的意味罷了。大家摸摸良心，若是爲國做官，官還怕沒有好人，要急急自己去當官麼？先生素來教訓我們不要做官，我們是很感激的。我發這許多議論，那是留不住筆，多說了幾句野話罷了。正主是因爲那條滑稽新聞，知道先生正在暗中盡力國事，我也有幾個急要貢獻，請先生裁擇。

(一) 勸馮煥章君放胆的本了他心上要做的做。他並沒有什麼系的深刻色采，不必管什麼本系不本系，我自然不勸他多更張，亂殺人。然「打蛇不死一定是個害。」曹錕君必要請他到天津去，與黎徐兩君同度安閒歲月。（吳佩孚未出洋，且把三爺軟禁在居仁堂，惟總統不總統的名號趕緊廢除。）「吳巡帥」必要請他到英國去，與徐又錚君同看看，同談談。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尙可以做二十世紀的政典麼？

(二)頗有人追論馮君的驅黎，那是應有的責善。但我以為「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逆取順守，當然可換新希望，不必責人無已，所以中山先生亦電慰他。而且我個人感覺，去年我親在北京看見，並以馮君之驅黎爲是。張紹曾君的內閣，夾了我們許多朋友在內，也未免鬧得太糟。黎黃陂也無法對付。馮君用辣手替他解決，在這第一步，比起今年來，可以一樣叫好。惟第二步接了賄選，太不成話，所以第一步也連帶受罵。但是馮君並不會替他買票，或者他也料不到曹錕太不做人。去年又無法倒吳，祇好隱忍啞羊忍，同擔惡名。君子可欺以其方，我們到今天，應有此相當諒解。

假使定要依責善無已者之言，謂馮君去年舉曹，今年倒曹，未免出爾反爾。若馮君從而欲有所委蛇，仍戴曹而進行，豈不大謬？其實即使去年真曾舉曹，今年看了不對，亦何妨倒曹。何況去年並不會幫同行賄，助他丟人，今日何嫌何疑，必要有所委蛇呢？請先生告馮君，照今天這樣變化，乃進化的變動，無妨再多幾個。百尺竿頭，到底能再進一步；至魯者將終有至道的一天。不要像袁世凱吳佩孚一樣，最後想給人家當上。

便不免自上自當了。

(三)又有人言吳佩孚等的免官令，何必再假手於曹錕。我却以爲這種烏烟瘴氣之令，不假手於曹錕，將假手於誰？我們國民的劣根性，終要「有書爲證」，下了什麼令，他們便算數了。所以我今還有一個提議，請曹錕明日走，今夜索性請他下令解散了那混帳國會，所有垃圾，一齊請他包羅萬象帶了走罷。

(四)就馮君地位而論，倒了渠魁，自然脅從罔治。那些小軍閥慕馮君之義而贊成者，想也極多。反正什麼廢督裁兵等的大問題，終需在會議中解決，不久自能和平了斷。但見我們江蘇那位「齊巡帥」，不但他有發難的志願，竟無打仗的能力，打仗打得那種蹩腳，人所公認；而且兵雖甚無用，騷擾却爲最。崑山真茹他所親見，那種瘡痍滿目，盧何能飄然遠引，他豈不當辭職以謝吾民耶？我們紳士知爭不設護軍使矣，難道廢督說了五年，無督者已有數省，獨不知要求試在江蘇，跟着廢督麼？所以我們一面自能請齊君作一模範，翩然下野，以表其爲真秀才。一面請馮君協勸，且斷不可再

派不三不四之人來做督軍。無督軍者已數省，江蘇更增其一，甚盛事也！若如近日上海局面，五鼠鬧東京，一官皆派數人，真是對不起中國，也對不起那種做官的人。某年月日某某乘上海天下荒荒之際，曾如是富貴，寫得上家譜麼？

(五)普勸政客，稍停止獵官的活動。我在民國元年已經參透孟夫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大家以為最難擺脫，其實很多能擺脫者。惟有「所識窮乏者得我」沒有一個人不迷信。爲了多薦所識窮乏，那根濕木梢，情願拚命的夯。其結果，弄得遍國依賴之人，自己亦聲名狼籍。就說到張內閣何以太不成事，什麼閣議並不會提出，突然後一個做馬弁的叔公，放了西北關監督了。高凌霨雖是舊官僚，却料不到新人物如此丟醜。農商部的人譏誚我，說你們的同黨總長把臧獲賈販充滿了部屋，是你們黨綱上有的麼，我爲之赧然。因此這一回的改革，雖無大希望，然得個小休，也要許多人放點良心出來。自家固要緩進一點，汲引所識窮乏，尤要爲中國革此大弊。所以沿路捨施乞丐，裹了一班同志燒大鍋吃飯，狠有些不贊成，我讀了斯賓塞赫胥黎的議論，

也狠以爲然。

其餘什麼大政策，自有人主張，用不着我來瞎說。惟爭了半天空名，什麼政策，什麼法制，紙上看，並不實行，那犯不着曠日持久渾鬧，這也可以算一個忠告。弟吳敬恆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上)

我在京報上致邵飄萍先生書，因軍閥問題，給高一涵先生開了一個頑笑，實在大不敬得很。蒙高先生素見愛，又鄭重指導。他說我「主張之爭，一定不會讓人」，這那裏敢一味頑強呢？況且我得了高先生此番的詳教，我們倆的主張，並無不合。不過各人所含的曲折甚多，說得愈詳細，能够愈相諒。我甚願再把曲折來嘗試的一說，或者能顯出我的無所爭，高先生亦相對首肯也。

「尙德不尙力」雖八股家陳言，而亦實有至理，幾乎無可反對。惟尙力，則斷斷不可，而去力，似世界人類尙未達此時期。「窮兵黷武」又八股家反對野心家之惡諛，當然一致排斥，惟窮且黷，其不合自不待言。若兵與武，因懲於窮黷，謂應連帶議廢，似

又未免簡單。數年以來，一般輿論反對武力統一，一若力主「非攻弭兵」之說，即可奪武力統一家之魄，而立戡其野心。其實所得之效果，似乎相反。

(一) 徒喪平民捍衛國家，堅強革命之勇氣。舊則夢想敦詩說禮，新則盡命修詞談玄，皆墮落之反響。

(二) 武人之品格驟卑，其進身也，無非選自乞丐；乞丐得暴力，遂轉變為強盜；強盜擁富厚，又轉變為閥閱。安得不師師相勸，軍閥愈罵愈多？

(三) 凡動干戈，無論其為革命，為軍閥，一例不利於衆口。其懦者因取憎而氣落，其黠者因蒙詬而酸化，遂形成并無革命黨，惟有軍閥。

現在經高先生說明，以為蔣介石可以算「軍而非閥」，於是複讀現代評論第五十三期之大作，也覺得原無「有軍即閥」之意。惟求高先生原諒，大作雖無「有軍即閥」之意，却也并無「軍可非閥」之詞。加以現代評論之空氣，在我感覺，終是「非攻弭兵」之論調較多。以為高先生不在例外，故疑高先生所指平民革命，即是「

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此由於我之胸中，早有成見，逆臆高先生是「有軍即閱」，故遂未求其言外尚有「非閱之軍」，可供平民革命之用也。那就在實在抱歉極了。今由高先生明白置答：一則曰，「革命要靠武力，這句話誰不能否認。」再則曰，「您以為蔣介石是成了軍閥後，纔被民黨同化過來的呢？還是他先有了革命思想，然後再去訓練軍隊，以求達到革命目的呢？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他的思想學問人格，能同蔣介石比嗎？」三則曰，「現在中國的軍閥，有幾個可以依賴的，我想吳先生的數法，必定是：第一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仍是蔣介石。」說到切實透澈如此，我們是絕對同意。所以上面說我們倆的主張，並無不合。

既並無不合，宜乎我可無言。此豈尚有所謂「不讓」者在耶，非也。乘便亦將我之曲折，略加分析，使高先生有時再下教，可以愈知其癥結之所在耳。我之依賴高先生所指之「第一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仍是蔣介石。」自然多於「我們相依賴的那一位。」猶之昔日，依賴中山先生，自然多於吳佩孚。然何以「當蔡子民先生們打

電報，叫孫中山先生退位，好讓吳佩孚出來試試的時候，「我與高先生皆「贊成這個主張？」我個人有兩義：

(一)中山先生當時沒法一試。雖有位，等於無位。故暫且退了，讓給具有可試的力量，所謂吳佩孚者試去。倘試得好，爲國家起見，儘可勸中山先生預套段執政之調頭曰，「成不必我。」

(二)心中却甚疑吳佩孚未必試不好之時，中山先生復起而試之，似乎輿論倒將加起好感。

原也不曾挾了一個「非袁莫屬」之意態，全信任吳佩孚爲必定成功。高先生至今尙曰「試試」，可見高先生當時對吳之態度，亦與兄弟大同小異，現在儘可不必十分懊悔。並且再進一層着想：以當時情勢而論，一則我們不捧他，未必卽能反對他。二則他的成閥，於我們的捧不捧，似無多大關係。三則我們也未必能馬上轉助中山先生，積極抵制。那末，我們有什麼得失，值得懊悔呢？

現在「蔣介石」却情勢大異於當日之中山先生。故兄弟近來，既並不願勸其「退位」而且心中完全的依賴他去試試。但於先生所謂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也讓他在他我們蔣介石力不及的地方，姑且試試看：還是有倫試得好，「成不必我」之見。二，你不放他試，他亦要試。惟多了我們的「想依賴」三字，甚覺我們的蛇足耳。然至此，突然又將向高先生開頑笑，似乎到底不讓，其實仍不過借以顯其曲折，並非真開頑笑。所謂借以顯其曲折者，何謂也？則高先生於第五十三期之大作中，實有「有軍即閥」之意。雖高先生隱微之地，確有「非閥之軍」，乃懸於理想中，非今日以前，已實有其人。所謂「蔣介石」者，不過「彼善於此」之軍閥。今日以前，實是「有軍即閥」。則高先生於無心流露中，已明言之矣。曰：「請吳先生數現在的軍閥，——現在中國的軍閥，有幾個可以依賴的？我想吳先生的數法，必定是第一蔣介石，第二……」那末，高先生雖欲爲心所較愛重者諱，而亦無可諱。蔣介石「第一第二第三，——止是軍閥而已矣。雖蔣介石而不敢贊同其試試，無論依賴過軍閥而有悔心之人，

與自始卽不願依賴軍閥之人，似乎所在皆是。此或者「被白狗咬到了，見白羊都怕，」乃人之情。然時人此種精神，無異暗示人以喪氣。——因「有軍卽閥」——「思想學問人格」較高亦無所用。——又暗示人以比較，因等是軍閥，「思想學問人格」能儼然許人以不能「同化」，則將想張作霖之思想學問人格，能同「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的比嗎？而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吳佩孚的思想學問人格，「早晚市價不同」也一定能同那一位的比嗎？——於是分了三階級：其上者，另有理想中指不可之人物，連蔣介石雖有恕詞，仍是不敢一試。其次者，還是有奶就是娘，「無牛尋黃狗」得蔣介石而不但使之試，而且爲之吹。其尤爲次者，娘所不能招呼之處，見洋鐵罐疑是鷹牌牛奶，也聊揀「一位」試試。此三者，雖有程度之差，原無根本之別。不過五十步之於百步，其上者，不敢再試，「想」待一不知誰何者，而後商量「依賴」。其次與尤次者，不過還是急於要試，故降格又降格的瞎試。如是而已。蓋因「非攻弭兵」，乃是小民呼籲之狀態，並無平民強制之精神。所謂平民，合而崇拜之，似乎風雲雷雨，都

可由他出賣；若析而觀之，又要破空開頑笑，章行嚴先生即能代表其新同志，發仰天之大笑。籠籠總總，包括括，止有四種：一「執筆」者，二「磨墨」者，三執筆人目中之「不讀書」者，四磨墨人目中之「能開會」者，此外即一無所有。（有則多至三百九十兆。他止要吃飯睡覺。他可憐被搶被拉，而且被殺。他的「有奶就是娘」更甚於我。譽之可稱曰良民，藐之可稱曰小民，無罪而戲判之，可稱曰「昏百姓」。）於是乎高一涵先生不忍糟蹋平民革命之好聽名詞，勿任輕薄，亦只好保留。吳稚暉急躁，還想「鑿孔栽鬚子」，遂多了「想依賴」三字之蛇足。終之「無民不平」，「有軍即閱」，大有商榷之餘地。高先生警告出身平民，與出身軍閥，應當嚴別，我俱能一齊領略。止於緩商，並無不讓。因話頭太多，再在下一期下篇貢獻。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下）

這個問題上篇完結了，本想把下篇一起寫下。因為要領小學生往溫泉一帶去旅行，不能不暫擱。中間已有了一涵先生自己的「吳馮的勝負」時評，登在現代評論

六十二期；又有王吉占先生的「軍閥是個什麼東西」登二月二十日京報。若把最近高王兩先生的意思融合起來，我的下篇，本可以不寫。因爲上篇的意思，要商量是「有軍即閥」或者「非閥之軍」。下篇即欲貢獻能否「化閥爲軍」。然這三個問題，兩先生差不多已經說得十分明白。尤其是王先生把軍閥看做一個制度，或者一個準制度，真是一篇有數的吉祥大文章。從此軍閥有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或者尋得出實現民治的中華民國的一條路。較之完全詛咒，及完全依賴，沒有頭路可尋，心中愉快得多了。否則一言軍閥，僅把日本的薩摩長門，做個意影，望他開明一點，固是驢頭不對馬嘴；或又以爲完全可恃空洞的民意去滅絕他，亦是畫餅充飢，不免有些太理想。軍閥是我們歷史上每換朝代，無不發生的故物。王先生所謂「軍閥的發生，或者因爲是前一代的秩序維持力，已經崩解；而未來的秩序，尙未成立，中間應該有此一段過渡的政相。如周末的戰國，漢末的三國，晉末的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十國，宋末的南宋遼金元……」這本人人意中所有。但身當其間的人，不願意親見這

麼一回事。所以好像章行嚴先生等太重了隨俗思想，把十四年的亂象，看得疾首蹙額，不在前途的根本救濟，却想消極的倒退了挽回起來；所以我亦曾貢獻以歷史上改革時候的紛亂年期，十四年算不了什麼。但把天演學理的「複演」揣測起來，終是前長後短，或者繼續的紛亂，不見得再要十四年。這就看在亂象中的人物，救濟的得法不得法，爲時間的長短罷了。王先生目光如炬，他告訴我們最緊要的數語，決不可滑過。他指示今日的軍閥與戰國等不同之點：以爲「就是今日以前的過渡政相，是一姓一家的嬗變中間的產物。今日的過渡政相，是君主民主的嬗變中間的產物。因爲有這一個特別的異點，才發生軍閥人格上的產物思想問題。並且這個問題，是我們討論軍閥的人，唯一應當注意，而絕對不可忽略的。王先生所謂「一姓一家的嬗變，君主民主的嬗變」，我們最要記得十分清楚。這就是中華民國到底能否實現的問題。所以討論軍閥人格上的道德問題，固屬必要的條件；而思想問題，猶爲特要的命脈。

我胡亂的先來同王先生補充一個先例：例如從前雖則都是一姓一家的嬗變，然周末的戰國，又有一個封建郡縣的嬗變。故思想的緊要，可以得個前例。每一制度的崩壞，大都由於「軍閥」的自爲政。封建制度的崩壞，不始於戰國，而始於春秋。幸虧孔二先生等獎勵齊桓晉文的尊周室，乃勉強維持。到了戰國，就一壞而不可收拾。所以子輿氏老實不客氣，竟想「化閥爲軍」，把保民而王的野心，至齊至梁，不擇人而貢獻。孟先生心中，自然更無一周室。但他的所遇非其人，雖亦當時一邱之貉，無可如何之事。而他的思想，今日事後追求，却亦未免有點時代錯誤。因爲他的胸中，橫亘了一個封建井田制度，所心摹力追的，便是湯武的革命。齊宣王梁惠王能否做得成湯武，固是一個問題；而當時的時世，果否再能用大軍閥，分配了小軍閥，可以相安無事，乃最是一個大問題。所以終戰國之世，止有勸軍閥行仁義的書生，在道德上補苴補苴。最多是政客策士，縱橫離合，在勢力的簸弄，略有說到新制度的，止有商鞅毅然改阡陌，荀子主張法後王，他的學生李斯便做了改變郡縣的中心人物。或者秦始皇

皇遂仗這一點新思想，適應乎時世，竟撲滅了衆軍閥，開起二千年皇帝的局面。就這個前例看起來，就要問皇帝制度，在現在是否已經崩壞了，應當過去麼？還是以後的天下，可以共和其面目，皇帝其實在，能把這種軍閥來統一中國的呢？那就王先生所謂「今日的過渡政相，是君主民主的嬗變中間的產物」大家決不可不十分注意的了。

我來向高先生討論我的小問題，字眼上應當先有個明白的說明。我所謂「閥」便是王先生說的：「（一）據有一定的防地。（二）自由練兵斂財，及處分一切民政。（三）個人地位，均以實力爲保證……即是一個小侯國。」我所謂「軍」即是王先生所謂新黨軍閥之「軍」，能打倒舊黨軍閥之「軍」，又是變了民治制度時之「國軍」。（我是深信無政府主義者，然若說三千年內可以廢軍，我不敢請教這種玄想。）如此，現在有軍的，皆可爲閥，我在王先生的條件上，可以承認。那就是高先生隨便說蔣介石是軍閥之一，也算不錯。至於在期望上，權認蔣軍爲「非閥之軍」，並及

「那一位」亦望他化閹爲軍，我同高先生鬧的，似乎亦可成立。至於凡有軍閥，絕對不能依賴，乃還是「被白狗咬了，見白羊也怕」的過舉。

現在且說到答復的正文，就是對於那一位，如何可於不同於昔年之吳佩孚，且分兩端：一是政治行爲上的道德，王先生放在第二位的，一是有無民治思想，王先生要第一先決的。第一先決的，固是最重大。但僅僅放在第二位的，也未可絕不理會。故先講那一位的政治行爲上的道德。又分爲一屬於自身的，一屬於對民的。

那一位屬於自身的道德：其飲食起居的小節，其取與然諾的細行，比之於吳佩孚，當然加謹，這是大家承認的。然這是在政治道德上不大足重。進而論其心術。吳佩孚是疏而傲，那一位是密而狠。其不利於衆口，卽在於屢次有人入其彀中。然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狠與不狠，不可但執其原因，亦當問其結果。若問結果，未來的不能料，至於已往的，似乎他的每一反動，無不向明。彼若以爲彼作可憐之態時，聊學周公的恐懼居東，及一旦得隙，毅然而誅管蔡，我們亦不能十分否認他。因爲若是郭松

齡反了張作霖，林白水以爲「人紀絕矣」此種道德，似乎只好在張丹斧的晶報上，徐佛蘇的黃報上講；到了中華民國，似乎講不通罷。至於狼與不狼，於個人的來歷，亦不可不研究。往往孤臣孽子的困心橫慮，便足養成其慎密而悍很。那一位的出身，純粹是一個兵丁，有位姓王的，告訴鈕惕生先生，他說，「他當兵丁時，一天升了正目，該管的十個兵，不願隸屬於他；他再三磋磨，才許一試。他就同十個兵同起甘苦來；人家有病，看護他；有急，濟助他。等到升排長時，調到他處，那十個兵，弄到要跟他走。他與陸某的關係，是當他的營長，並無甥舅瓜葛。惟陸曾介紹其子的內姨，做他的前妻。他始而不肯娶，強而後可，又不卽同宿。陸勸之，彼使人持布疋與羊裘，謂新婦曰：能代吾父製皮袍者，真乃吾家婦。其妻竟於三日內成之，乃同居。彼爲營長時，部下四連長倒有三個不規則。其一卽彼之內兄，彼禁食鴉片，其內兄偏要當面吸食。餘則今日之某某兩督辦者，亦不免細行不謹。彼皆用水磨工夫，轉變至今日，皆手不釋卷。彼進耶教，乃於灤州響應革命失敗後，亡命保定，乃自以爲革新。」那一位的起原如此，乃是小本

經營出來的。不是智計並用，如何能豹變虎變，自致於有爲之地呢？所以他的狠，乃是個人的地位不同。狠的結果，有無墮落，方成一問題。即使我們相信了他，果然我們自己腐敗，將來被他很到了自己身上來，這亦但怪我們自己，不能怪他。惟他若很來很去，連中華民國也上了他的當，那就他很過了頭，西洋景從此戳穿了。我們現在沒有捉着他墮落的歷史，終不能逆臆他斷定他很得太過。若相當的狠，難道沒有人作爲一種成事者有本領的表顯麼？若吳佩孚那種嚇四川小軍閥互鬥，派「老洋人」去擾亂贛粵，亦就是人家崇拜他的條件。這種勾當，那一位却又不大做。所以那一位屬於自身的道德，最受人嫌疑的，說穿了，也並不輸於吳佩孚。我們似乎凡可恕吳佩孚者，未嘗不能恕他。

再講他一位屬於對民的道德：乃就把高先生「吳馮的勝負」時評內說的，不可不比較一下了。高先生說，「把他們所佔據的地方，先行整理起來，做一番建設的眞工夫，然後再說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那纔可以將就將就。不然，好像前幾年的吳

佩孚，天天高談統一，却天天讓土匪在他的軍營附近橫行，一概不管；這樣的統一，要他何用呢？閩錫山建設的怎樣，我們且不必批評，但是他總還有一點小建設。廣東政府建設的怎樣，我們也犯不着指摘，但是他總還有一點小建設。」看高先生這一段恕詞，除了廣東政府小的建設，似乎現在止屬於制度的，這關涉思想的大問題，留到後面再說。至於閩錫山的小建設，即這段所謂行政道德上之對民的。講起對民來，我也不菲薄閩錫山。然相信更比閩錫山進一步的，便是這一位。那一位雖沒有在制度弄玄虛，標榜什麼省憲之類，或者亦是時間尙來不及。至於他的能勤民，絕土匪，整理地方，孜孜不倦，我許他將是民國以來第一人。我私人的重視他：一條是勤民，是他已能的。一條是開發大工業，是我希望他的。（這條別於京報副刊答張申甫先生。）吳佩孚雖未嘗無勤民之心，然他的虛矯，尙阻了他，未有實證。這高先生也早早的短他了。

現在說到王先生最先決的問題：便是中華民國應行的民治制度。蔣介石是已被

王先生許可的了。吳佩孚已被王先生否認的了。到底那一位如何呢？我止好先設一反證；我說，民治制度，不必理想的，就是恰好的，大家相信吳佩孚能行麼？乃當然不能呀。大家相信張作霖能行麼？那當然不能呀。倘問趙恒惕能行麼？便需有條件的斷他不能了。於是問到那一位，亦一定不得直下斷語，須附以條件才可。若必附以條件，始可斷其不能，便自然有商量餘地了。我姑且不爲先吹，說他如何現在他的軍中遍傳三民主義，如何他口裏常說民意政治，我覺趙恒惕已是一塊漆板，把他的似是而非的民治制度，已經漆成，揩拭不得。那一位尙是一塊石盤，還可拭了他的，寫上希望的。然我們的依賴，也並不完全依賴他，可以不必再三研究。我且把王先生的最緊要一段說話，作爲普遍的警告。亦就連蔣介石同那一位，同告在內。王先生曰：「至於評評今日的軍閥，斷定他前途的成功失敗，我的方法，是將普通政治行爲上的道德，放在第二位。第一個先決問題，就要問此軍閥代表人，有無民治思想？若是一個軍閥，完全不能了解現代民治思想爲何物，就令在今軍閥制度之下具體的政治設施，較爲優

秀，總只算對現代思想開倒車，早晚必退回失敗的結穴點。大家若明瞭以地球上四分一失勢民族的舊思想，反抗全球四分三得勢民族新思想之困難，便可知我這種判斷，不是毫無根據的武斷。」這段話，真是一字一珠。我相信那一位，還不是教不會新把戲的老狗，想他一定看得懂。這也是我的依賴中的一奢望。王先生雖不是個仙人，然失敗與成功，決逃不了。無論蔣介石，無論那一位，所以選擇者，還是由他自己。止有軍閥上了他自己的當，我們又不跟他去做軍閥走狗，上什麼當呢？

致邵飄萍先生書

飄萍先生：好久沒有來攪擾先生，現在又有毛細的問題，要想糟塌大報餘白，因為昨天貴報新聞欄說，教部編輯處「並擬換吳稚暉加入，吳氏尙未十分允可。」此乃通信員誤聽，自從易先生長教之後，我們從未通過信，見過面，並非不入公門，純然尙未有機會，所以「尙未允可」之說，絕對不確的。弟斷非賣弄清高，不肯任事者，但不肯瞎任事。那種烏編輯，我現在做了糊猴王，自己要編輯的還閣下了，那有工夫去

瞎過呢。弟亦非不好與官人往來者，因爲把我去向官人說話，一定無效，所以知趣不瞎說，親友怨恨我的也很多，然我會替平生師事的少數人，自動的，數年前轉托朋友，丐過王叔魯，丐過張岱山，去年丐過葉玉虎，新近丐過陳瀾生，丐過龔仙洲，去年爲一少年軍人，丐過王儒堂，近來爲一醫生要一行醫文憑，丐過鹿瑞伯，因抱關擊柝，傷賢者之飢餓，乃若有應負之責，但大都僅有效（？）或置不答，此外一字未入公門，且今日以前，尙未入一字於同黨之公門，然卽此亦可見弟非敢言毫不請托者，故此弟欲請求更正，並非標清，然亦借此出一趟風頭，因有一緣故，弟近來正與孤桐先生，相持老虎問題，乃竟想瓜分其編輯局，豈非使之齒冷。易先生之處置，固廓然大公，貴報載稱易曾訪周王皮陳錢劉諸公，諸公皆確爲編輯界慶幸之人，然若齒及於弟，眞所謂以「友誼」及之矣，何以服章先生！

且自貴報徵求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意見以來，弟略聞大論，深爲感動，曾擬有所貢獻，然無暇暢所欲言，故握筆輒止，今可因教部問題，連帶略論。蓋前向曾有何報，不

能記憶，說過當易先生懷疑加入段閣，「余曾慫贊加入，」實有此事，若贊之專爲編輯員地步，亦太可笑，現在可以一說。自從郭松齡先生倒戈以後，我們咸喜又打煞了一隻白額虎，至少北方半壁江山，或有略略整理之機會，然戰局未定，民會未開以前，什麼中央改革，都說不到，應於十一月一號，先把中央行政機關，收管於希望郭軍勝利者之手。段芝泉先生忠於民國，莫妙他暫充光桿執政，（如章行嚴先生所擬，「自本月十六日起，卽不視事，」我亦替他擬過，曰「國務員完全負責，庶政議定，呈交本執政令行」）似乎高拱吉兆胡同，做他門牌下棋之執政，尤爲安全圓滿，當日痴愚之國民，紛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倒段，什麼不屑出仕段門，竟害煞了我們敬他的郭松齡，並害煞了我們不必要他死的徐樹錚，放出了一隻白額虎，現在又進了山海關，恐怕不要幾天，又輪不到我們說話，溥儀先生又跑進神武門，什麼這樣說法呢？就是所謂中央，所謂閣員，眞叫做「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先說害煞郭松齡與徐樹錚，段先生千不該萬不該，也同無責任的小百姓一樣，把孫馮郭張之爭，看做軍閥相打，誰勝，

我就官誰做，恐怕誰勝，我可預先不得罪他，有鎗階級爲不健全的輿論所作持，亦不敢直丐段先生幫忙，止有少數報紙，曾詰問執政何以不免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之職，亦充耳不聞，然又不自引退，等候徐州下了，來下孫傳芳蘇督之令，候天津下了，來下孫岳直督之令，一若執政便是足球場上之公正人也者，真乃世界之奇觀，（現在許閣許閣，還同樣做法，）然實際上，看了事後的報紙，外交部交通部都有奸細，做不少工作，外交官不與國軍以便利，於是某國人可以從容布置，先令李景林下一着刮子，使國軍全力對付，不能出山海關一步，於是某國集重兵遼東，撲索迷離，鬚軍中雜了矮子，而郭將軍夫婦殉矣，於是徐專使得得意洋洋的跑進來，徐專使又遇仇家矣。向使十二月一號，中央機關早盡數取管於希望郭軍勝利者之手，二號即免奉張魯張之職，下討伐令，逼李景林早露真相，某國不及備，則孫岳早鎮天津，今日朝陽襲錦州之國軍，早與郭軍同入瀋陽矣，彼專使聞中央皆彼不悅之人，亦即安全在長江上下，鼓吹其安福之勝利矣，此所以說十二月一號不即收管中央政權，害致郭松齡徐樹

錚兩位也。迨許閣之議，許本不欲承其乏，我亦說之曰：段執政最忠實與安全，莫如爲光桿執政，你亦不可做總理，你做總理，仍是段先生坐江山，彼大遑之。然民黨不屑過問，以爲又是做官了，段祺瑞執政之下的官不做，而且必要什麼攝閣等之名目，吾黨某公且急電我曰：「殊非賢者處世之道。」我復之曰：事理甚明，譬如警權實爲用兵時之緊要機關，馮軍已知收管之矣，其餘行政機關，不過次要而已，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在呼吸勝敗之軍事中，獨不當一併收管乎？何以戰陣在前，而後防乃令坐觀成敗者，彼不欲操縱，乃送之戲弄，由此不知收管者，不過收管而已，豈但行政當縮小而已，直可縮之於無，徐待軍事已過再說。號令不出北京之政府，此後之短時，尙且難言行政，何況當時，難道什麼制，什麼閣，大政方針，通電四布，真將開太平之始，彈盛世之冠，請諸公收管機關，就請諸公福國利民，榮宗耀祖乎？收管而已，並不與聯治法統共產，有所衝突，一切打仗已畢，靜待國民議定可也。國民要攝閣便攝閣，要委員便委員，要聯治便聯治，要法統便法統，要共產便共產，所以時間不好弄錯，弄錯時間，反鑄成大

錯矣。

要想反連累許老先生，不能不拖拖拽拽，竭力造成現在的空中樓閣，使段先生下棋，還是不安穩，所以閣員仍誤作球場上勝家的朋友觀，請到于易諸先生，他們商量去不去，我說講不到去不去，若不做段祺瑞的官，在朱深警權在握，執政威風凜凜之際，應該不去，所謂不合作也。現在他亦與公等同一光桿，又何傷乎？此去之說也。現在前敵戰事已闌散，馮煥章且下野，收管那無聊之機關，亦非必要，此不去之說也。然現在所謂段門闊人，皆非能直接行惡者，不過彼等皆小竊扒手出身，有一天，他們便順手牽幾條牛。假如教育部靠了吉兆胡同中，有人落了八千元的公款不够，還正在那裏派充爛羊頭人物做留學生考試委員長，去看守着守也好，此又贊成易先生等不妨一去之說也。然看而已，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徐待國民定了政制，再積極辦事，現在且消耗精力，替學校索薪者籌款，閑了無事，能替國語想點法子，那種烏編輯，製造洋八股課本者，直罷之而已，彼周王諸位，亦決不屑在此時幹鳥事也。

故許大總理不聽鄙言，好似出棺材必要訃文，做閣員必要方針，畢竟發了一通的四言告示，金聖嘆批三國演義，定要說「醜醜醜」此時還有什麼中央，概括一句說，便是洋客人在東交民巷，要立個中央名目，在此伺候而已，北京的生殺之權，操諸何人，操之管海關的洋大人而已，所以收管機關，還祇是怕他「爲禍有餘」，已是滑稽已極，還要不問國民，便立什麼制，什麼閣，什麼治，什麼統，爲皇帝，坐北京，真是屁話屁話，上當上當。你要擴大中央行政，固是痴人說夢，便是縮小，「張嘉璈」式的銀行老板，奉了洋大人之命，已請你坐上交椅，馬上止好向天津逃走，所以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說，先生真直捷痛快，雖地方能否整頓，要國民自動，我曾吉占旨徵諸先生懷疑，而且曾於民國十二年，對包先生世傑，請告馮檢閱使，我說現在且不要講南北議和不議和，大家且按兵不動者五年，各修內政，第一除土匪，第二增農田，第三治道路，第四保商旅，第五養人材，第六汰弱兵，養精兵，等到家給人足，兵精糧富之後，揀一空地，決個你死我活，大家若想到爲什麼而戰，便祇是藉口對方腐敗，現在大家皆已不腐

敗，便可一笑而罷曰：「大家不要打了，嗒老子與你統一了罷。」這就是變相的整理地方之說也。包先生達到不達到，我不能知，然吳佩孚不肯，馮玉祥僅應之，是實在的，張作霖決不肯聽，馮玉祥郭松齡又僅應之，也是實在的。到目前，馮玉祥且苦滴滴的出洋，張作霖還是不肯罷手，難道不又是實在的麼？一年以來，察綏不是土匪減少麼？農工商皆有整理麼？道路不是略有興作麼？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息，地方欲整頓而鬻哥不許，又將奈何！所以一言以蔽之曰，大家都是軍閥，儘他羊咬煞狗，狗咬煞羊，咬完了，我們方有好日子過，全無黑白之可分，真正滿國的「昏百姓」。（我在民元謚貴國大百姓者）幸有一線曙光，近來現代評論中有位「文」先生，他說，「國中實力派，如果有心收拾大局，在這時候，便應當糾合全力，掃清關內敵軍，但是號稱比較開明的軍閥，也沒有這樣的決心和努力，他們軍事稍一得手，便急於回轉去爭佔地盤，至於全國戰爭怎樣結束，他們無暇去管他，時局如何解決，他們當然更毫無計劃。」這一段，若誤看了，先生方視軍閥去整頓地方，他偏說回去是爭佔地盤，先生才說是

縮小中央，軍閥亦力避干政，他偏說他毫無計劃，不啻對先生罵了一頓。又軍閥方力避擴張勢力，他偏說全國怎樣結束，那末，張作霖曾如疾風暴雨，由直而魯而蘇，將解決全國，何以又大家不以為然呢？且既說全國矣，又止許他收拾關內敵軍，關外可以置之不問，皆略有說得不大圓滿之處，然文先生竟贊軍閥有「較開明」的，竟委之以「掃清」之任，託之以「結束」之事，授之以「計劃」之權，大為我輩依賴軍閥或有救國之事，望雄雞之生卵者吐氣，否則有如高一涵先生之說，凡人一拿槍，便非好人，一與拿槍者接近，止是上當做夢，離革命尚遠。我曾想馮玉祥不肯掃清關內，或非好人，然蔣介石他方以自己為大國民之又大國民者，難道他一執槍，也變成軍閥，不配革命了麼？軍人必不可革命，有軍即閥，革命事業，難道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方無堅不摧，十分道地乎？弟屢想同高先生開玩笑，不料文先生早打了高先生的巴掌，大不以為然，文先生不願自己去掃清，要使馮玉祥去掃清，不願自己去結束，要使馮玉祥去結束，不願自己去計劃，要使馮玉祥去計劃，何以故？便以他

較開明故。較開明的，許他有一線希望，不算依賴，我願萬分之同情於文先生，張作霖反正不日就要進京，我們在「較」字上着想，算有一線黑白的，我們且褒獎馮玉祥幾句，望他「上城」，並當郭先生夫婦留日學生，發起一個追悼會，不負他並要掃清關外而一死。

然矮子雜在長人中，已死之郭先生，爲「貴親善者」斷送，未死之「較開明」者，以長人敵矮子，到底有幸否乎？故黑龍江吉林之大兵西移，則關內益震，北鄰不服，我們大多數却又助「鬻公」詰責「紅人兒」，實際不啻幫矮子說話，既如文先生之意，止須掃清關中，而關外本爲棄地，亦何妨讓矮子與紅洋鬼子，釀個國際戰爭出來白相相，於是洋鬼子打洋鬼子，矮子打矮子。我們全盤計劃的算起來，亦何妨借我國土地，供彼等相打，因爲如此苟安童騃的昏百姓，止有他的昏聩心理，世界大戰爭，要在中國地面上行之，終免不了。英吉利可以拋霸權，大日本可以改共和，終要在中國地面上，有了世界大戰以後，才一定出現，你們不是常說羅素幫了中國一句都好

的麼？（我們若幫一句外蒙古，便是賣國賊）英吉利有羅素，大日本也有羅素，我不相信東西洋的洋鬼子，現在還都像字林西報順天時報裏頭的人物，通通一樣，帝國主義，正在本國，還鞏固到歐戰以前一樣麼？他們要在我們國土上來大戰，我歡迎之至。我們願做爛菜葉，死在地上，滑到他們的石牌樓，否則被他暗中簸弄，永無革命成功之日，亦永無國政整理之日，零碎死，不是也死麼？所以弟輩是國民黨員，便不該再在北京來苟且的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統。我們已有政府，我們早有政制，除了中山先生式的國民大會，不能移動我們現行的政制。我們希望他由南邊移到北邊來，人家說廣東現在洋鬼子的氣勢很大，然鮑羅廷可曾挾了我們的財權，使我們不得過年，那裏比北京的洋鬼子氣勢更大，安格聯肯指點我們打敗陳炯明麼？止聽洋矮幫張作霖打煞我們的較開明者而已。我們本來也不願意望任何軍閥開明，又不願與任何洋鬼子做朋友，但是軍閥可以借那較開明的來試試，洋鬼子雖已盤踞了我們的海關郵政學堂執政府，甚而至滿洲東三省。確是都不好，但蟲多不癢，廣東政

府也弄個把試試，現在廣東快活過年，暫比北京好，止好看最後再說。我所以忽然論及此，因為新近黃昌穀先生來京，我問他廣東何時北伐，他說現在不北伐，他們要把地方整頓好了再說，那他們雖通電還用洋鬼子，他們正在那裏整頓地方，與先生之旨合，故向先生們非黨員，也報一個喜信。又想到了北京，中央雖縮小到無可縮，還是莫名一錢，王小二不得過年。東邊的洋鬼子替我們放虎內奔，西邊的洋鬼子，叫我們兩手空空，真正要命喲，真正要命呀，還要編什麼烏書呢！並告易先生，你們內閣，若沒有同張作霖溝通，不應該對岸觀火，還作球場上的公正人呀，許總理他也是國民黨——右派罷了——難道張作霖進了新華門，肯饒他麼？弟吳敬恒頓首。

一月二二日。

致京報飄萍先生書

△爲東大校長問題

飄萍先生：

什麼東大校長問題，北京報紙也有人說話了。我是江蘇人，忍不住要說幾句話。貴報能如別個報紙一樣，看做這個問題，也算教育界大問題，沒有人議及，頗爲北京文化中心地詫異嗎？倘然也有這麼一個感想，那我寫這數行，求貴報不吝紙幅，斧削了探登一下。

看郭秉文一派朋友通電，都稱此次免郭校長的命令爲「亂命」。我從根本上說起，這番戰爭，雖有什麼雅片戰爭，飯碗戰爭等字樣，用外國人眼光來斷定，儘可以說是呀，倘然帶了中國人的色采，下起判斷來，就不能不用「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態度，換句話說，叫做段曹之戰。那末贊成段有一二分人格的，便相對要判斷段是而曹非。或贊成曹者有一二分要得的，也竟不妨判定曹正而段亂。今天在段發命令的方面說話，若以段與曹搗亂，自然叫做亂命，倘以段糾曹叛亂，怎麼好叫亂命呢？所以稱此番教育部爲亂命，無非立在曹錕方面說話了。因爲郭秉文先生並不專心做校長，他是齊燮元先生的要人，燮元先生，又是錕先生要人的緣故，曹錕倒了，齊燮元

倒了，郭秉文依然做東南大學苦心維持的校長，使彼仍與後來軍閥出力，恐無以服曹齊吧！

這兩天還講什麼廢話呢？齊燮元也快來南京了。聯省政府一建設，郭先生便可以自設教育部，更發治命，去做他萬年不拔的校長了。教育部已經發了亂命，止要段執政自認爲是與曹錕是一邱之貉，也就儘可以讓齊燮元到了南京與到不了南京再說，這還有理會的必要嗎？若說政府命令出不了北京，是很坍台的，難道止是這一個校長是亂命出不了北京嗎？恐怕只還有自反而縮，隱隱自慙爲與人實處一邱，所以到這步田地罷！

現在南北任何校長，因經費支絀，低頭眼小，與軍閥往來，這還有什麼辯護呢？自然不止郭秉文一人。然請問我們在上海耳聞目擊的，當盧永祥出走要徐樹錚支持，郭先生竭力的在外人方面運動制止，卽此一端，還在爲學校籌款以內嗎？果然北京有這麼一個校長，當馮玉祥還京，他到東交民巷去竭力替曹錕想法制止，恐怕這個校

長，早已不待亂命自己走了罷！郭先生所處的地點，是天高皇帝遠的地點，所以不必如此克己，自然儘有說話的餘地了。齊燮元還痛責執政府的大發亂命，又何怪郭秉文又小責執政府的小發亂命呢？若說郭秉文與東南大學頗有功勞，我不但認他有功，並可以承認沒有郭秉文，便沒有東南大學。設一個比例，決不能說沒有蔡元培或蔣夢麟，便沒有北京大學，沒有范源濂，便沒有師範大學，定止可以說沒有江亢虎，便沒有南方大學，沒有張嘉森，便沒有自治學院，沒有趙正平，便沒有暨南學校。這是清清楚楚的，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還是東南大學建設郭秉文呢？讓一千步想，實是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然而郭先生待齊燮元太熱心，連帶下台，是落大丈夫的行徑。況且我們承認與其叫政客式的郭秉文做東南大學校長，不如叫學者式的胡敦復去做，在東南人民心理中更滿意。倘然說郭先生善操英語，我是承認郭先生聲音笑貌，實與第一流外交家的顧維鈞先生維妙維肖，外交部總長的重要，尙可以把英語略次的唐紹儀代用顧維鈞，難道一個校長之細，不可略把英語略次的胡敦復代

用郭秉文麼？

郭秉文可以制胡敦復的死命，胡敦復決不願入漩渦，沒有別的，便是經費問題。所以請教胡先生如何籌款，保舉胡先生獨通銀行，此種文電雪片而飛，我們旁觀的反對，不恤自污了人格。說到東南大學建設了郭秉文，也正是經費問題。政府固欠了二十餘萬了。郭先生的帳多年不算，也是一塌糊塗。日暉橋邊圈地五百畝，也是韓省長同今天一樣，用通電維持他校長精神，維持他官圈的呀。是郭秉文理財，還是理財郭秉文呢？

還有什麼董事會手續一層，哈哈，更不成問題了。倘然董事皆如蔡子民蔣夢麟江易園諸先生少數，自然尊重董事會，也是當然的手續。大家說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但說到董事界，郭先生還只是齊燮元，吳佩孚自應另有要人。對郭先生亂發命令，難道對董事會尙要恭候台命嗎？說到此地，平日絕好朋友鬧起如此惡感，捲入政治漩渦，實在必須整備了相當的失敗。現在可說不到了，齊燮元早晚還要對段祺瑞

下亂命，段祺瑞的教育部還敢言一字嗎？惟我個人說這話，校長能不要黨人做，還作成了胡敦復一流的豆腐黨，乃大吉大利。以上云云，可云氈塊（換一換新鮮）昏迷，語無倫次，伏維垂鑒，弟吳敬恒，十四，一，十九，

轟報新年雜話

轟報是一個文學廣告，君穆血俠是社裏的兩員健將，他的老太爺自己是一位文學老將。他還前賢畏後生，不願意輕易的加在裏頭去作戰。現在倒替社主吾兄觀蠡（稱呼仿秋桐子對於瘋二哥）要我折腳狗來投稿。這不但是開頑笑，簡直是嫁禍老朋友罷。吾自從二十多年前當時賭下了惡毒大咒，叫做「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從此更不願拿毛錐子雕蟲，要想提起斧頭，（做個工頭）幫中國吹牛。那裏曉得因循循，整過了二十五年。對文豪一方面着想的確僥倖變了沒字碑了，一個弱蟲也雕不起來，這是可賀。但是對工頭一方面着想，依舊斧頭要用背來砍，大匠也不叫代斲，手也不會傷過。止吹張小牛皮，勸勸朋友們，說道，東洋鬼的機關鎗打來，城頭上黏

着玄學講義，文學作品，是不中用的呀。可惜「無諸己」倒要「非諸人」，反裝了過來，就是聖經賢傳也不靈。撞進幾千年文學老大哥（大哥便是複姓支那，別號老怪物的那位。）耳躲洞裏去，止化作一陣秋風，引了一笑，這又是可弔。要想兩個車輪，打了底子，姑且造了中山式的二十萬里尋常鐵道起來，然後再加造單軌車，叫他後來居上，成個轟字式。一方面許多人對着酒精燈，叫什麼金也結晶，石也結晶，豈不大好。那知竟叫做倒打千里鏡，目的物是越弄越遠哉呀。還祇是學富五車，先拿三車出來陳列，恐怕暗無天日，所以雖不能十日並出，也先用三光普照，取我們唐僧的老法寶，駕起筋斗雲，希望卓立在西天活佛的手心以外。那就恐怕胡博士嘲笑張天師，說他還在人手掌之中，一定成着讖語了呀。更可怕的，被小英雄打倒的老妖怪，乘你們引鬼上門，他便是將莠亂苗。四十年前花旗國裏的傅蘭雅先生，便詫怪輕氣養氣之外，我們世界無雙的入股，偏還有正氣俠氣等等。當時我們雖純粹一個入股徒弟，聽了那種恭維，也曉得額上爆出了汽水。不料十多年前，輕氣養氣還不曾紹介得道地，正

氣俠氣倒又似波浪般洶湧了起來。現在他還借着新文化丟下來的氣壓機，壓成流質，居然有了甜味辣味，裝着瓶子，大登廣告發賣呢。這是你們貴同鄉丁寶書先生告訴我的。宜乎一位好好兒的老秋娘，新近自願變了一隻墨猴，鑽向「墨」裏去生活，弄得昏天黑地，也要替他瘋「令兄」一般補那煤山七怪的一缺了呀。早知如此，也何必當初。如此近墨者黑，爲什麼不早在黑籍裏挑選八股文豪，編了鴉片鎗隊，征服世界呢？還會上農村去吸新空氣麼？你想我恨咬文嚼字到如此，偏有那曹老文豪，還代幾位頂呱呱的新文豪，叫久沒了毛錐子，止有一把缺柄斧頭的折脚狗，到雕龍繡虎隊裏去做文章。這不是笑話麼？如何交卷呢？但是幸虧那位老太爺曾經題出一張題目牌來。他說，「如能將各國新年俗尙略一記述，尤所深幸。」我看見他現在便想過新年，而且中意各國的新年。我是出新年六十歲的人了，可以僭大點，說一聲不禁老淚橫飛，感激還有人曉得虞國有臘。雖然改正朔易服色是個野蠻俗尙，然而既然欣欣然五族變了共和，禮失而求諸野，來用了周人建子爲天統，就使主張行夏之時

的孔二先生，他也曾必恭必敬的定要元年春王周正月，做他春秋的史筆。千不該，萬不該，口稱夏歷，心感清恩，把什麼鬼共和，屁共和，看成無物。國歷止記在月份牌，新衣要穿在二月初，表顯他一百個不高興這種鬼國。所以何怪丘八也上追黃巢張獻忠，一天一天的發揚國粹呢？可憐的小轟報，記得這個民歷，要替她喫十三歲的留頭麵，叫我來胡謔幾句，湊湊熱鬧，我豈敢不將斧頭柄倒轉來，也蘸些墨翟不用墨，來胡謔幾句，發發笑呢？然而各國新年俗尚，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老太爺明知轟報紙幅矜貴，所以他說「字數不必過多」。但是我的斧頭柄，比崑壇裏仙人的毛錐子，還要潑刺，一開機那裏收束得住呢？所以正文還不曾說到，一個帽子，已經够未完未完，要分登過周朝的正月半了。（現在別人考據出來，連禹也不曾有這麼一個人，那裏來什麼夏歷？）還好揭出百科字典來，儘抄儘抄，敷衍成各國新年俗尚麼？倘真過都越國的寫下去，不成西遊記，也變鏡花緣，又要給亞東圖書館去加上新式標點發行了。所以只好虎頭蛇尾，說幾句現身說法話，算做正文，便算塞責。最倒楣是去年今日，（

十二月十七日)從法國船上了岸,急急忙忙,要上北京看看第十二個民國元旦,那位黎菩薩也吹牛,說他曾算做第一個手造人。如此,民國十二年的元旦,也一定同民國二年的元旦,可以彷彿。所以在上海不敢久留,於民國小除夕,下了前腿,奔到了北京。豈知陰冰冷氣,比我所住西河沿的集賢旅館小客棧,還要陰沈。止在什麼前門外,什麼總統府前,有幾十盞比蠟燭還暗的電燈。其餘一品大百姓,還是做他的賣買,算沒有那回事。朝晨幾面乾癟的破旗,還是巡警老爺奉行故事,壓着挂的。我想他們表示反對軍閥麼?這也是一義。可不料一到他們的夏曆,便不同了。除夕通宵的燈火,元旦琉璃廠的擁擠,簡直暗示他們還爲着老佛爺,抵制什麼鬼民國屁民國罷了。然而真比到老佛爺時代,那種震而驚之,鄭而重之。過着新年,他們鬼鬼祟祟,也就出不出特別風頭出來。所以變成了「武進唐駝」跌交,兩頭勿着實。民國新年也不成民國新年,清朝新年也不成清朝新年。所以老太爺要我說說新年,我便現身說法,止有兩回新年,比較揚眉吐氣一點。一回還是說我受恩深重的清朝新年,不記在那一年,終

是我年紀同現在的民國一樣的時候，那年除夕，我到黃埠墩的卡子上看放關。那年幾位杆子手刁難着，故意把時間延挨到很晚。那些大小船隻，載滿滄關貨的，便齊聲鼓噪起來，大聲嚷着，難道你們存心不叫我們元旦到家，早些去安息麼？一位師爺聽見河下鬧，踱了出來。聽到這裏，馬上便斥杆子手開柵。幾百條船，如飛的向江尖渚雙河口兩頭拚命趕了。我也感動着，年初一齊夜，若不在家裏聽老鼠做親，是再說不過去的事呀。這是從前覺着一個鄭重的新年。一回便是老太爺所謂外國新年了。民國十年的昨天，（十二月十六）我到了柏林。二十五那一天，便在柏林「曉洛登布」一家住家，同三位俄國人，兩位波蘭人，一位希臘人，一位塞爾維亞人，兩位法國人，三位德國主人，我同湖州一位褚先生，男女一共十四位。大約十三位是他們所忌的，所以湊了主婦的小姑娘，成了十四位。一棵五尺高的柏樹，上面綴滿燈綵，陳設在棹邊，這便是我們客人公份送的。吃鷄吃鴨，先過了外國冬至。（上海叫他如此）二十七匆匆回到巴黎，忙到三十一除夕的破曉，才能去把護照加上一個英領事館的簽字。

預備簽得成，便馬上上倫敦，簽不成，就是元旦動身也不妨。因為英國止是過「外國冬至」，元旦是不大鄭重的。倫敦車是早上十點鐘開。我是八點半去英領事館，曉得他開門也要九點。豈知二年前極熟悉的英領事館，到了那裏，牠竟搬了場了。幸虧街上有位法國人，他熱心的湊上來，把英語問我，你豈不是找英領事館麼？我說是的呀。他便指手畫腳指點我，後來他明知我不容易摸到，他說你坐了汽車去好啦。他們的汽車，本同上海黃包車一樣，是獨個人的。惟一代步物，街頭巷尾歇着候生意的。但我們還常坐電車，輕易不坐汽車。當時也止好浪費一點了。那法國人又對車夫說了地點，頃刻便到了，正打九點鐘。我想磨碰下來，又要刁難的盤問，又要經各處手續，就是簽得成，也趕不上火車了。并且一入門，什麼辦事人，大半不會到齊。迎面有一個三十多歲滑頭模樣的，坐在一個辦事位子上，我也不去看他。明知英國人是不大睬人，而且沒有經過門房給號數票，等着大家齊進，沒有希望商量的。那裏得知那位滑頭，那天却分外要好。他招呼我說道，你要簽護照麼？我說是的。他還淡淡的說道，你上英國

去幹什麼呢？我說我的家住在你們倫敦十四年了，就在什麼街上。他便欣然的戲弄我說道，Do You want to say happy new Year to your wife 我說，Certainly（這！問一答，似用原文更得神，若變成中國話，改動改動，便是他說，你要回去對你老婆說恭喜發福麼？我說就是那麼一回事，被你猜着了。）他便馬上將什麼手續都一個人替我辦了。不到六七分鐘，便叫我懷了護照，興沖沖的出館門，上汽車，到着火車站，還有半點鐘時間。在行李房久候的褚先生，也賀我成功。大家提了行李，上了車，還在車上坐談一回，車子才動搖，褚先生走下月台，搖着帽子，同我分別。下午到了英國海岸的「犢阜」，照例也要盤問一個不休。那知這一天也一句都不問，笑迷迷的請大家趕緊上車，回家過年去。六點鐘準到了倫敦，真就一對牛鬼蛇神的他同她，坐在一個屋子裏，婀娜滴滴的講話了。哈哈！他同她做了四十年老夫老妻，從來沒有那英國滑頭說得如此「丰韻」，真該附入新愛情的脚本裏去了。我在英國，也曾過了八九個新年，我不料他們鄭重新年，也會宛然像黃埠墩淪關一樣，這也算出乎意外。好了，奉了

老太爺字數不必過多的上諭，終算止寫三千字，克己極了。但還要致意我們的社長家兄，不要因為我好像着實埋怨了文學家一頓，文學家便掃了興。從前我有位高徒湖州的徐恩元先生，他在倫敦勸我們，他說，「你們演說革命，不如戴了紅頂子去說，還要有力。」又有位敝友張靜江先生便接下去道，「對極了呀，可惜戴了紅頂子，便忘記說了。」現在說不說，也不必去管他，倘戴紅頂子的人，果然能演說革命，才徐錫麟真可以刺煞了恩銘。所以真是一個文豪，無異已經戴了紅頂子。倘若他還口口聲聲，苦勸人去拿着斧頭做工頭，才真正變了有力量的革命演說。否則天天好像在乩盤裏過日子的神仙，反對物質文明，鬧着科學破產，止把太白濟顛來傳統，把風花雪月來生活，便像一戴紅頂子，一定要擺出阿鼻地獄裏鬼怪的面孔來。那就曹老太爺開起來行來，叫做糟了。對不起呀，若恐怕占了你們的篇幅，你們就塞牠在字籠裏罷。

怎麼辦呢？

我這回進京，躬逢其盛，遇到現代評論開始發刊。社內的朋友講笑話，他們說，你有

什麼話，願意說着，你送稿來，我們亦能把他采登。我聽見了，高興極咯。但要下筆的時候，自己招呼自己，說道，喂，朋友！你能說什麼話呢？仔細一想，真糟極了。他們都是學理湛深的學者，你插進去說浮話，不是笑話麼？那怎麼辦呢？

幸虧想起來，他們曾經說過，你說不出別的，你就把時事批評批評，也可以充數。我想這當然容易交卷。可不是，在長安市上鬼混，除了餃子鋪裏，多半還貼上『莫談國事』，實在誰還不是談幾句時事作爲應酬話呢？一見面，終是現在的局面狼混沌呀，或說，這一回各方面應有些兒覺悟，批評如何是長，如何是短，終得拉出一點理由，才有勁兒。但是轉念那種信口胡言，可以形諸筆墨麼？又殭了！那怎麼辦呢？

然而說定了送稿去湊數，人家倒把別的稿子擱着，排字人等着上板，現在臨時不交卷，又怎麼辦呢？

所以急極了，便把嶄新的時事，當着上板的晚上，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聽到的批評抄襲了來塞責。有人請司法總長章行嚴先生吃飯，一進門，便有幾位議員先生們

竊竊私議，說道：「來了來了。」章先生便是主張勸段執政用革命手段，推翻偽憲法，取消議會，廢除約法的一位健將。人家聽了，都說：「三件事該這麼辦，是不用說的。但是同日下這三道命令，在面子上，有點兒難堪。馮總司令也沒有把李彥青同張敬堯潘鴻鈞同日鎗斃，怎麼把先烈定下的約法同議會，止是老朽點罷了，如何可同瘟臭的偽憲法，同日判了死刑，一同上綁呢？這不是好像同朋友們，給囚犯一般的過不去麼？便有人問，那怎麼辦呢？」

有人說：「洪憲的欽頒憲典，曹三爺的賄選憲法，這是兩個政治罪犯，自當執政的一朝權在手，可以立時發落的。執政革命，他自己說：『不過第一次革命的延長，』不就是革中華民國的命，那就約法未嘗不可廢，該有一個稍為相當的手續，才算說得過去罷。然而如此烏烟瘴氣，章先生必定躺在大椅裏，伸了脚的冷笑，十分不痛快，那就怎麼辦呢？」

但是章先生是愛朋友的，約法是章先生的老朋友，偽約法是同李彥青一樣，章先

生沒有同他握過手的。若把段執政的老朋友張敬堯潘鴻鈞，同着曹三爺的小朋友李彥青一同上綁，太叫人難堪罷？反正終要死的，何不給他一個飾終的典禮，免了少的麻煩呢？然而痛快是真不痛快，到底怎麼辦呢？

況且約法是廢了，執政止是一個臨時執政，又不叫臨時執政制法，簡直大法中斷，執政固得放手做事，或者非執政也放手鬧花樣，又怎麼辦呢？

苦矣

太陽下去，星光出來，起床，睡覺，跑路，吃飯，鬧得昏天黑地，不知不覺，又到了星期四。在坤寧宮監視了兩個布偶像，一個穿紅衣的，據說是皇媽，一個穿綠衣的，據說是皇奶奶，相對了三個鐘頭，到家已是五點。「皇媽皇奶奶是一個同站在一起的蒙古警察先生告訴我的。」現代評論又催了好幾遍稿子了，要在兩三點鐘內交卷，沒法，報亦不能看，只好寫了，苦矣。

現代評論既許我做東西夾在裏面，我這樣的撒爛污，急火煮米飯的去塞責，他們

又不好意思不登，真是給我白糟了紙幅，苦矣。

不用說咯，寫咯。隨筆扯來，自然又是時事最容易交卷咯。講起時事來，大而無當的，把最闊氣的人胡亂批評一下，就又動聽，又省事咯。尤其容易，對於最高的闊人，耳朵裏常常聽見，若將道聽塗說，一齊穿插起來，字數又必定不少了。但是這麼辦法，那最高的闊人，不免或遭奚落，或受頑笑，豈不平白地的又吃虧麼？做闊人亦就不容易做，苦矣。

目下數到最高的闊人，不消說得，自然是段執政段祺瑞老先生了。有人說，段先生立志革命，中華民國是十三歲的大小孩子，再多革幾次命，亦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是他老先生是六十歲的老頭兒了，如何經得起劇烈的革命呢？尤其是他的老脾胃兒，是太要不得，倘然照目前情形，他嘴巴是革命革命的說得震天響，他自己的老脾胃兒却包圍了他，密勿通風，不許他自由。又經不起那班先意承志的孝子慈孫，捧了他的老脾胃兒，借革命行惡。所以他那老脾胃兒，簡直再進一步，便上了「朕即國家」

的絕路上去了。如此他老要革命，非先革他自己脾胃兒的命不可。阿唷，六十歲的老翁，要送到醫院去，兜心一刀，革起脾胃的命來，如何使得呢？但是不如此，又怎麼支持得很久呢？苦矣。

況且不用說到根本的脾胃兒上面去，就從平常小事說起來，旁觀的理論，容易着口。當局的事實，便彊得很彊。不是仗着老脾胃兒橫衝直撞的過去，就簡直過不去。譬如前天安徽的許多代表去爭倪道煇，大家把倪道煇的劣跡，講了一番，他老心頭是很明白的。但是倪道煇有的是錢，爲他老用的錢，又是雪中送炭，在曹吳已倒之後，運動安徽響應，造成他老的家鄉勢力，撐着面子的，叫他如何忘恩負義呢？所以只好拿起老脾氣，本着向來敢夯水木頭的精神，硬答道：「倪道煇很好，安徽軍事非倪道煇不能收拾。」雖大家面面相覷，有些不歡，他老的老脾胃兒也就不客氣的不管了。可是當時有位不見機的代表，又加上一句說道：「倪道煇打死學生乃是真的，他還是通緝的刑事犯，更是不能辯護的。」執政大人不聽猶可，聽見這句話，就真正觸動了

他老人家老脾胃兒的真氣了。他心中必定大怒的要答道：「惟其學生，正是該死，倪道煨多麼能幹。」然而到底又說不出口來，只好氣得紫脹了臉，止算沒聽見。大家冷笑，笑的辭別出來，他瞪了眼勉強的答別，苦矣。

他對安徽代表說：「共和是我造的。」這句話雖嫌老實不客氣一點，但終算沒有虛誑。可惜的他老沒有想想，他參與着做了造共和的一分子，他自己在那一方面用的力量較多？所以又有人說，段老先生在共和的牌子方面的確也用的助力不少。至於在共和實際方面，可是用的阻力亦不算不多。什麼是共和的阻力呢？就是老官僚傳統的四千年帝王國家的老法寶。段先生一方面把共和招牌掛起來，一方面保護得老官僚及他們法寶，好像鐵桶一般。幫袁世凱如此，幫他自己亦如此。到如今口說革命，還是如此。說不定用段祺瑞式的革命，竟可反把共和的殘存實際，一齊革光，完全讓官僚法寶出來「復辟」。這何異段先生做了法官，明明判決一個囚犯準做自由人，實際在他頸上圍了一條鐵鍊，一端繫着一塊四五十斤的石頭，叫他夯在肩上，

累贅他一生呢？所以他老挾了一塊建造共和的老牌子，悍然不肯細細商議，却被洋鬼子，賣國者，獵官獵賊者，失風政客，遺老，銅臭商人，重重圍裏起來，逼他與共和絕交。齊宣王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恐他老還不能得這種最後覺悟。則回想兩局圍棋，一卷佛經，頭腦冷靜之時，其心安得如何？苦矣。

好了，字數亦太多了，說來說去，也終是這幾句腐臭的老話罷了。旁觀常會說的，進了局子，誰也忘了。你算什麼，作此無病之呻，以惹人笑。我說道，我逼住了不能不交卷，所以才這樣信口開河的，也是不由自主的苦矣。

七十年前的日本官不識石炭

我活了六十年，那日本明治四年的誓天維新，照例我也已經七歲了，我呢，從此年起，識方字哩，熟讀四書五經哩，揣摩名家文爛墨卷哩，直混過了二十歲。又跟着什麼「樸學復興」的潮流，今天服杜，明天馬鄭，要做什麼名山事業，好像止是生長中邦，才有這樣的幸運。草起檄文來勸人燒教堂，據着經義去駁人闢無君，衛道的功勞，自

以爲也不在禹下呀。可憐剛剛交着三十歲，就是叫做甲午年，正因趕考不利市，留在北京，跟着一個得到出身的朋友——丹陽王英冕，同住在官菜園上街的鎮江會館。那科的新貴狀元公張謇來拜他的同年，我隔了堂門，偷聽他們談講。張更是所謂翁六先生的得意門生，他的口氣，很同江標文廷式一班名士表着同意，決計助翁主張着撻伐倭奴。客人去了，我同王君都歡喜得了不得。七月初一「迎頭痛擊」的上諭發了出來，靜候不日掃平三島。無奈一天不似一天，到十二月二十四的下午，塵沙遮天，我擠在萬頭攢動的當中，看那失守平壤鴨綠江的衛汝貴，黃瘦的臉蛋兒，橘皮般的小麻子，坐在無頂的轎車裏，擁到菜市口的街心，下跪在一家乾菓鋪的門前，明光亮的鋼刀一揮，他就做了衆名士的犧牲。閑文不要敘，論理中國却用得着說，從前種種，譬如隨衛先生同死；此後種種，望他跟倭奴並生。所以康有爲出來公車上書，梁啟超出來做西學書目表，我們不揣冒昧，也出來搖旗吶喊，做那明治以前「尊王攘夷」的鼓吹工夫。萬不料隔了整整的三十年，什麼教育呢，還止是洋八股；什麼實業呢，還

止是販賣場，什麼革新罷，共和罷，止換了許多招牌。倒說又要把那粵海堂，詒經精舍，南菁書院等的骨董把戲，叫做東方特有的文化；拼命將矢櫛掘出來，率領衆癩狗一同咀嚼。叫我在今年今日，還要在這裏寫這種時務報式的勸人爲善文字，真要氣破肚子。這個東方病夫的痼疾，真是無法醫治的呀。

有名的惠爾斯 Wells 進化式的歷史在三年前出版，跟着，美國朱家角大學教授勃里斯臺特 Breasted 他是什麼哲學博士法學博士，教授的是東方史，又是什麼東方語學者，學了惠爾斯，也做一部古代史。前年我在印度洋船上向朋友借讀，覺着他記載得還比惠史顯豁詳瞻。他敘到希臘王亞歷山大戰勝波斯，全是亞王發明了鉤連鎗隊，波斯沒有。希兵深入，波斯一敗再敗，波王息勒斯忿不可遏，罄了全國的力量，決個最後的勝負。那位勃先生無緣無故的插說道：「可憐呀，有如中日交戰，中國止是失了時，勝利便歸日本，波斯早先也同樣的失敗了。」這是在歐游心影錄以後出版的嶄新進化史，他是東方語學者，卻不領略中國特有的精神文明，正贊嘆着日

本破產的物質文明。無論這種破產學者替日本宣傳，叫人對中國難過不難過，我們自己先問失了時沒有？失了時，是否便是吳下語所謂失了鋒，或普通揶揄所謂落了伍？我們的落伍之處究屬何在？

前天有人在一品香請客，幾個實業界的銀行家閒談。『什麼實業不實業，中國真不得了。什麼紗廠呀，麵粉廠呀，都虧空得一塌糊塗。麵粉廠是反向美國定了粉，送中國牌號的袋子去裝。紗廠是其勢一齊要給日本收買去的。日本真利害呀！便是英國的紗業也有些怕他。』哈哈！如何日本受了大地震的災害，還有力量收買乾淨中國的實業呢？這一定是中國人不屑做這種市井小人，張四先生還希望拿出老本事來，替國故發點光輝罷了。

呀！「不出戶庭，日行千里，」這是形容推磨的情狀。我們中國的變化，不就是俗語所謂鬼推磨麼？自以為早已翱翔到九天，不料人家看了，還是在藩籬邊嚼矢橛呢！什麼機會，儘讓着他好似站直了做夢的過去。千頭萬緒叫我怎樣的說起呢？姑且還是

不說，來敘着七十年前的日本官不識石炭罷。

這段故事是載在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十月二十號倫敦插畫報上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這個倫敦插畫報已經出版了一百年，至今還是刻得絕精美的。每週發行，便是上海地方也尋得出十分八分。那一八五五便是前清咸豐五年，正是洪秀全建都南京的第三年，這年方同胡林翼曾國藩把武昌奪來奪去，亦是英法聯軍幫着土耳其同俄羅斯大戰，正要講和的一年。從這年再過兩年，英兵又要大燒廣州城，把總督葉名琛捉到印度，死後蜜在糖裏，叫他不腐，穿了紅頂花翎，抬在玻璃轎內，遊行恰爾恰太街上，叫太戈爾的父親瞻仰不朽的精神文明。日本是正在德川全盛時代，明治天皇睦仁還是一個吃糖的孩童。新聞是十月刊登，登的是四封信，是四五六三個月接連寄回的。現在擇要照譯如左：

『七張精雕的銅版，是白描出來，把日本人的生活，活躍地描寫着一點。（按插畫不載。四幅是日本山水，一幅是一個頂梳髮結的日本翻譯，一個是北海道的牽狗野人，

一幅是日本瓜皮小艇。本報訪員向居中國的一人，他乘着皇家三桅船「雪畢爾」 Syville 寄給我們四封信，現在刪繁的刊登報上的，便是他信內的話頭。第一封好似一日記，是四月二十八號所寄，其時雪畢爾船正離開香港有二十天。第二封是五月二十三所寫，寫時船在日本北海道西北的海中，離開箱館約有三百英里。第三第四兩封是六月十三及六月二十九發着的呀。」

第一封「一八五五月二十八雪畢爾船駛近箱館。同去兩船，一「霍奈」 Hor net 一「皮吞」 Bittern 投錨附近。正午時候，從岸邊來了一隻小艇，中間是三個小官，一個說荷蘭話的繙譯。我們艦長叫我招呼他們到艙裏去。他們進艙後，便問將要漂流何處，目的何在，艦長何名，來自什麼國度？我告訴他這船是英國王后所有。我們是從香港出發。將往何處，連我們自己也不會知道。艦長囑我問他們，從前有無英國船到過此地，或者到過這一帶的海岸？我問過以後，又本着自己的意思，問他們有否俄國船來到此間？繙譯回答，從未有英國船來過。但說到俄國船，看他好似很爲難。

的說不出來。我示意艦長，要否窮問？艦長說可以不必。所以到底有否俄船，當時不會問出。嗣後到了岸上，才從一個日本人口裏，露出一點消息。有一美國橫帆船名「壳洛倫」載一百五十名俄人北赴西伯利亞東岸，曾泊此間。（按，俄人歸赴戰場，紅海西歐均不能達，故道西伯利亞歸去。英船赴日，亦非漫遊，目的乃在偵察俄敵。七十年前黑海戰局，影響便擴到日本的北海，我們到甲午時徐桐剛毅輩尙止知夷人不過殖居窮荒數海島，宜乎夢太公尙留遺今日一般的夢遺少。）

四月二十九早上七點鐘，五隻小艇載着伙食前來。是二百五十斤的鮮魚，二百六十斤的甜山薯，六百斤的青菜，二百斤的大梨，分裝四箱。又二千個雞蛋，共價二十七個墨西哥銀圓。今天是星期日，午前有日本官員數人來船。前艙懸一維都利亞女王之像。其中有一官問我曰，船員都對此畫像禮拜麼？我不等他說完，便說道你使我駭怪了。這張紙便撕去亦無妨礙，豈有向他禮拜之理？我又搖頭道沒有這事。將手指對着天說道，我們止拜住在天上的一個大神。便是英國王后他自己也是拜他。這官聽

我說着，儘望着我，好像很可怪的。少停，我便將十數冊的日本文新約——是倫敦某僧正所給——贈與他們。（按，我想畢竟用不着，也同我們的四書五經一般。）午後一點半，艦長偕余率同船員登岸，留在岸上，約有四個鐘頭。日本的守兵一對一對排着道，領頭是隊官，跟着我們。什麼街都許跑過，什麼區處都許走到，惟不准跑進什麼人家；亦不許購買物件。止有一個廟門外，擺設一個攤子，供我們買物，想來是從每種店舖，特別運到這裏來出賣的。並且一切鋪子都閉門不做交易。我們看過三個廟，並上小山之麓，看遍全城的風景。所有房屋，大都是木製。我與一日官談天，彼說日本對萬國無不優待。我言美國是與我們同文。我們的教旨，也是博愛。正談得親切，艦長同着兩個船員走往山頂，囑我們在山麓等候，就更做許多的劇談。

五月一號我想向日官刺探一些切要的問題，不料我雖很和氣，小心的發問，他們止是眼睛尖銳的看我，冷冷的不高興回答。

五月二號兒箱館的那一邊有船在海中，並無旗號，我們的霍奈同皮吞兩船都拔

錨去探看。這船見着我們的艦隊，牠便離去了。今日是預約拜會箱館府尹。十二點正午艦長領着我們，穿過一廟屋，同到府尹署。進門至第一廳事，約有四十衛兵手執七尺長的長鎗，站立兩旁。稍進，又有全身着甲的三十將官對面站着。從頭廳至二廳，又立同樣的人數。至禮堂，一條廣座爲雪畢爾船員十五人而設的，早已放在堂左，座上覆以紅布。艦長及其書記之座，另設於上面。右邊對客則設府尹的座位。離府尹之座尺許，置一大簿，有日官席坐記載，凡客所說，都寫下來。府尹身後，肅立着三個官兒。起先候客人一齊坐定，他方從裏面踱了出來，對客點頭，似乎一一都招呼着。大家坐談了片刻，便有人送上旱煙管子，每人一枝。隨後又有糕點水菓，又有日本茶，都放在日本小几上。於是府尹告訴我們，他是第一次得見英國的官員，他很喜歡這次的會面。艦長愛柳君 Elliot 回答道，日本皇帝同英國王后現在很是友好，我想，英日的和約，必定已經在長岐，經我們的提督斯安林正式簽定。府尹說道，他聽得一個英兵艦新被五艘俄兵船捕去，此信即從長岐傳來的。（按，所答非所問，真是惡極。不知那正式

簽約的提督，可在那俄國捕去的兵船之內？艦長道，這種新聞恐怕靠不住。府尹道，英俄的戰局，到底要延長到什麼時期？中國的內爭，到什麼地位了？有人說北京已被洪秀全占據，到底確實麼？我便插嘴道，我們離開廣東的時節，頗有戰事。但是我們南中國的情形，還知道得不多，那內地同北方如何，更茫然了。府尹說，倘在日本海上發見俄人蹤跡，我望愛柳君不要傷害他們。愛柳便鐵青了面皮回答道，我願敬重日皇同長岐箱館等處的府尹，望他們不必想到這許多。說完，又接着道，我甚喜府尹能造我們船上一次。府尹道，我若身體很好，極樂到你們船上一走；現在我派我的次官代我回謁罷。忽然談到石炭，府尹說，日本有兩種，一是純黑，一是有鐵鏽的黃色罩着。純黑者想係最良。但是許多從官都說道，他們從來不曾看見過石炭。艦長說，待霍奈艦回港，他定把英國的石炭給他們觀看。（按，不曾見過石炭，亦是尋常事。但他們將不會見過，算做席上的應酬話，簡直以爲不辨菽麥，止是他們的高尙，他們自有聖功王道在胸中。彼時正是漢學定於一尊，所以同現在我們鄙薄物質文明的「大儒」是

一鼻孔出氣。分別的時節，府尹深表這回相見的歡樂。他接着禮節，他卻先退入內堂去了。我們出來的時候，所有站着兵將，還是森嚴的站着。」

以上譯出的是第一封信，還有五月六月的三封信都說英船沿着東西伯利亞搜尋俄艦，曾彼此礮轟等事；因爲不關我們的石炭，也就不寫下去了。到底日本官曾去英船觀看石炭麼，三封信上也就不會再提。我們要注意的，便是目前上海是常燒門司的石炭。就使我們萍鄉開了一個大煤礦，也被日本官把持着了。因爲石炭以外，還有鈎連鎗同機關鎗的問題，我們便對石炭雖司空見慣，也就同不識一樣了。

說幾句不吉利的老實話

國民新報常許我做文章，我因爲要想尋些最大關係的題目，說些我腦子裏最有意義的說話，才敢投稿。可是什麼是關係大些，沒有能耐來分別；什麼是最有意義，我的腦子裏竟招不出來；又怕國民新報是最嚴正不亂說的報紙，不敢胡亂送稿去；所以因循因循，終沒有什麼能去貢獻。可巧今天是民國十五年的元旦了，元旦照例放

假，說話最能自由，就是沒有關係罷，無意義罷，都不妨說，故大胆先來試試，將來很希望隨時有什麼誓說，都可送他們采登；但是沒有意義，亦得特別一點。元旦大家例應說幾句好彩，我却偏不說吉利話，偏不說客氣話，來「說幾句不吉利的老實話。」

什麼是不吉利的話呢？就是說一個人死了，我們民國十五年沒有他了。什麼是老實話呢？不避什麼幸災樂禍，簡直說民國十五年沒有了徐樹錚，我們理想上睡覺安穩些。說是我太看得起他罷，我也不避。說是我睡覺安穩些的話，太理想了罷，我也知道。說是沒有了他，安見得就會有你，這是那裏敢說？說是你不願意有他，亦有人不願意有你，這是當然，不過太僭越些，不敢當，不敢當。我心裏是這麼想，口裏就這麼說，就叫老實話。

現在又要反過來說了，我要望徐樹錚死麼？我倒沒有這個意思，我止指望他似死非死的隱遁了，盡其天年。所以我這回聽說徐樹錚要來北京，我一個從來沒有錢登告白，聲明什麼，辨白什麼的人，我忽想化幾元錢，大大的登一論前告白，說「徐先生

倘要來北京，我們國民將任何犧牲，要向你算帳，」預備駭他不來。後來覺得北京城裏，誰也不注意，我又恐人家笑我太看得起他，只索休了。現在說起來，竟是他的運氣太不佳，萬一我竟破着慳囊，登起告白，又有和者，大規模的拒徐聲浪高起來，他或者竟不來，豈不免了一場大禍，民國十五年，還有徐樹錚呢。

然而我爲什麼雖不願意咒他死，竟指望他似死非死的隱遁呢？他個人的人格，雖說比我終好；但綜核起來臭肉麻的拿架子賭錢，擁着小老婆過日子也就够了，但是不抽鴉片，不做賊，不含糊做事，大體上比他的朋友都好。然而這種個人私德，說不上該死不該死的問題，我同他一面不相識，我無義務替他講到私人是非，我但在公義上講，我認他是中華民國的蝨賊。他那種陳舊的頭腦，強橫的氣概，他如長居可以搗亂的地位，簡直可以貽誤中國，走上返入苗山的第一步。化了我們十幾萬塊錢供他到歐美去走了一趟，他非但兩隻眼睛是瞎了的一般，還給那種帝國主義的紳士，送他上大酒席台，進大跳舞場去了，反增他的意義，堅信他的學術政策，歐美還應效法，

他不久將攪起大風浪，領了一班死不完的紳士官僚，間接做帝國主義的大護法，直接做歸入苗山的急先鋒，我們要把中華民國，能真個成爲民國，把中國人民的能力，能真個比人一樣，還有希望麼？止少我們在短時間，睡不了覺，那是一定了。他在日本勸人出兵，是什麼勾當？他回國後席不暇煖的四面奔走，又是什麼意義？他必要冒險的跑進北京來報告，又是什麼急要？他莫非要想做一個國際戰爭的導火線麼？我所以要切實的奉勸他。願意他似死非死的隱遁了，批批他的古文辭類纂，於國於身，兩皆有益。不料他竟遭人復仇而死了，民國十四年的年底，於徐先生也算不吉利了。民國十五年的元旦，沒有了他，也算很吉利了。但是國際戰爭，果能因此而稍緩須臾麼？恐怕後來的不吉利，正還多呢！不吉利的大人物，不吉利的國慶，又定不少呢！這也是老實話。

然而我罵死人，終是不應該；元旦說死人的話，終是不吉利，太老實。我以個人資格，敬弔徐先生，且向國民新報道歉。

亂談幾句

有人問，「現代評論上載了一封羅志希先生從美國寄回的信，他極說你有能做文學家的材料，不做可惜。並且西澧先生還加上一個跋尾，可惜你不曾寫些過去的革命人物。你可有什麼答復呢？」我說，只是他們今天鬧文學，明天鬧文學，他們自己的確又都是文學家，鬧成了癖。好比吊死鬼，落水鬼一般。恨不得人家都變了吊死鬼，落水鬼，方才舒服。因此不管什麼三七廿一，凡有幾分可以受騙的弱點，便引他進圈套，引他入泥潭。但也不是他們有意，只是自然而然的。記得我三十歲以前，一落筆喜歡撐着些架子。應該四個字的地方，偏用三個字。應該做兩句說的，偏併成一句。應該怎樣，偏要那樣。諸如此類的矯揉造作，弔詭炫耀。人家都說，你是常州人，應該接着憚子居的陽湖派，做他的後勁。這就隱隱要叫我做一個野蠻的文學家。我的確也努力過。然而心上終覺得雕蟲小技，壯士不爲。爲什麼學劍既不成，一定要學書必成，過那俳優生活，還要將來做那災梨禍棗的害蟲呢？假如有什麼說的話，自然愛說便說，何

必有什麼做文章的名詞，存在心頭呢？難道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那種狗屁的理由，還會成立麼？我們愛說話，止是計較行遠麼？果然狗口裏會掉象牙出來，也止適宜於一時罷了。那裏來幾千年不變的金科玉律？用了手術（所謂舞文），僥倖行遠，還不像那李耳孔丘之徒，適用了一時，貽害到無窮麼？當時這種盤算，可巧在小書攤上，翻看了一本極平常的書，却觸悟着一個「作文」的秘訣。這本書就叫做「豈有此理」。我止讀他開頭兩句，即不會看下去。然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話自由自在得多。不會屈我做那野蠻文學家，乃我平生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用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真自由，享言論的真幸福。專門想做文學家的，天天匠心作意，恰把自己的言論，墮入泥犁地獄。但是我止管享我的自由幸福，不提防喜笑怒罵，純任自然，未免像煞有價事，避免了野蠻文學家，却好像有意冒充文明文學家。因爲之乎者也得熱鬧，野蠻文學家便高垂青眼了。等到的麼呀啦得有勁，文明文學家又會特加賞贊。「閱微草堂」裏的鬼，固愛

迷人。土窟大王手下的幽靈，也能拉客。人家偶愛打諢，他們就有什麼「射他耳」「幽默」一類好聽的名詞，勾引他入港。譬如遇見一個村姑，不幸包裹着小小的腳兒，便有舊式虔婆稱贊他該做秀女，可以升步步金蓮的貴妃。幸而放成天足，又有漂亮的密司，勸他着高跟鞋，可以做外交場中的花。其實還止是一個粗頭亂服的毛丫頭，叫他真上臺盤，還要吃着無數矯揉造作的苦頭，不定果能入格。這就是羅先生等學文學家來款動我，要叫我不自量，去上文學家的當。我要不上他們的當，還落得說大話，簡直批評文學家是塔頂上的金葫蘆，有着些擺個樣兒是要的，終究是個廢物，定是不可諱的。縱然今日的文明文學家，把我那種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嚼蛆，也能節取了，許我做文學家。自然比那野蠻文學家，非之乎者也得十足，決不許可，高明了許多。但文學家，買幾文一斤呢？「射他耳」及「幽默」比到「樸茂」，「淵雅」，差別何在呢？做了新人物還是開「文學家」，宜乎章行嚴先生在席上答我，說是今日開一個編譯局，乃爲急要，就因爲今日好像嚴友陵那種的文筆，是日少一日呀。」

編譯是爲着書的學問，決不是爲着古的文章。如果爲着文章，何不開個「文選」翻印局呢？爲什麼要煩勞現在仿古名手，在編譯裏鬧些假古董呢？這無非章先生又學其自己嗜尚之文學，不覺欲人之類我，遂不恤生今返古耳。終之彼含有文學家三字之毒素，也正相等於簇新時髦之「的麼」文學家。並非章先生別有肺腸，充文學家之弊害，你以爲「射他耳」，「幽默」之足尚，我以爲「樸茂」，「淵雅」之可貴，腹非白話文，害及普及教育，皆從此多事。故我願奉勸羅章諸位先生，愛「之乎者也」也好，愛「的麼呀啦」也好，「文以載道」是古訓，「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是天眞，取必於嚴友陵的文筆，勸人做文學家，皆大可不必。我願爲沒世無名的小卒，不願做什麼烏煙瘴氣的文學家。我也不配，故落得說大話。

個人的瞎三話四上

力子先生：我自己封不住自己的嘴，常常想瞎三話四。倘然你能在什麼報角上面，賜他登登，我是感激不盡。這是社外個人言論，又是信口開河，閑講白嚼的。

意味多，錯誤必然很不少。你是我的老朋友，頂好不客氣的隨時糾正。什麼朋友或非朋友，值得高興指點錯誤，也歡迎他們隨便賜教。我亦可以不厭求詳的，自己申明，決算不了筆墨官司。就是我們朋友此糾彼辨，預先談開是各抒所見，更冤不上什麼左右黨爭執。這或者借了我的瞎三話四，可以得先生們糾正不少。否則藏在我的肚子裏，你料我早已不會有那種誤點了，不曉得我肚子裏竟有如我一類的人，我們黨裏也就很不是少數罷。那也何妨借我做一個神農嘗百草時節的水晶肚皮，常常當西洋景看看呢？自然我請先生們糾正，祇望在大端的錯誤。至於小小的錯誤，如我的刺刺不休，可以諸病百出，要像蒙師改小學生的作文那種糾正，當然不能。所以先生們懶於糾正的區處，當然不能算做默許，皆我個人負責，祇是我個人的瞎三話四罷了。

(一)

人家問，你不是新近到別處去躲開了一陣，很厭世似的麼？我說躲起來是有的，厭

世二字是在吳稚暉的「哲學」字典上是找不出來的。我在廣州歸來，有所「感悟」——覺得我的預備中學功課三四年，到六十四歲去進比國勞工大學是爲正理。要預備那中學的鳥功課，在我的蠢笨，本已不易，加以六十歲學打拳。三四條算學做下來，幾十個外國生字記下去，腦子痛，眼花轉，只好自由自便的閑跑跑，尋忘機朋友講講笑話了。哪里還能幫人家去盡公益，替窮朋友畫策館地，做種種不相干的應酬呢？所以借廣州去一趟，我自己同窰姐兒一樣，恣一個浴，謝絕一切，乃是實在。頭一天從廣州回來，就有我的表兄問我，結果如何？我大笑。我到香港，便有陳方的一班人以爲我是孫方叫我去做說客的了，當然就不肯賤賣。到廣州，便有孫方的一班人以爲我是替陳方去求和的，當然搭起架子。其實我是遊汕尾，看韶關，回來再有人來找我，我可以說卽日要上奉天，容易拒絕了麻煩。我好同英法字典，代數詳解，密切地在小屋裏周旋罷了。講起實在，得罪了朋友不少，摸着良心，真對不起人。但是我把我老頭兒要作四十年前的少年用，許多朋友聽到了我的自行供招，當然都能一笑見諒的了。

所不懂的，爲什麼現在又有閑工夫瞎三話四呢？那是休養的好消遣方法。這頂容易明白了。我們同朋友去閑談天，嚼到嘴酸，還是有興味的不肯歇，真也不倦。若是會親，同尊客應酬，不消半點鐘，便腰駝背折，一天不快。這是人人有一樣的同情。（極少數有官僚根性的或在例外。）不是我瞎說罷。因此有了題目要我做文章，那是要了我的命了。若說瞎三話四，便搖筆卽來。寫了幾多張，連算題也容易看懂了，生字也自然記得了，所以瞎三話四是有工夫的。朋友偶然在路上相遇，立談笑話半天，也是有工夫的。若是約了日子會面，就討厭了；會議更討厭了；至於演講，簡直太麻煩了。到廣州去議和，精衛先生說，和不成也沒法呀，要緊的請你去充當軍官學校的政治部長，天天演講一點。介石先生說，你明天就來。海濱先生說，後天廣大也望你去講一講。曾女士說，執信學校二十一開會。我終究對汪先生說，我再不願做那審姐兒勾當。今年夏天忽然四面一湊，把我做了兩個月的道人，充做人家學校及團體的點綴品。（吾鄉死了人，必要請一個道人念着領路壽生經，乃是出喪不可少的點綴品。現在學校及

團體開會，演說人也成了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狼望此種形式的點綴，稍能衰息。）弄得天天臭汗淋漓，病了半月。既說像道人，爲什麼又講是審姐呢？就是揣摩當日座客心理，說得又投機，又大方，便彩聲四起。倘要一味本着良心說話，便很容易做黃仁先生第二。卽不打煞，東也嘶，西也嘶，必定得到惡結果。（黃仁先生不肯做審姐，便做了犧牲。但這件事，我一面爲黃先生揮涕。一面我也大胆的要爲對方原諒。當十月十日，盧何未走，所稱國民大會，本是到胡同裏替恩相好做壽。大家祇注意於「大先生」有氣骨，不屑屈伏在大少爺威權之下。「尖先生」太爛污，如何如何，道德皆在嫖經上而已。大家看當日的盧何，當然是大先生，齊燮元始終做尖先生。在那種情況上，論是非，說不到造牌坊問題。黃先生是一個無邪氣的青年，走到胡同裏去講造牌坊，自然凶多吉少了。對方因掃興而起不識時務之爭，定然有的；若說根本反對造牌坊，一定未必。相罵無好果，也是有的，存心打煞人，更是未必。現在全中國正就是北京的八大胡同，上海的清和坊。有造牌坊志願的人，在胡同口搭台，你演你的造牌坊，他也

沒法，並且他聽慣了一定慢慢感化了。若趁他們堂會，闖進去演講，就大生問題了。例如現在北京馮玉祥家，也正在那裏做堂差，倘要進去和興，也講到勿「敲竹槓」，勿「恣浴」，就算危言危行了，講造牌坊是一定遭到沒興的。所以精衛先生說（我不相信演講可以盡廢）。我說（你搭你的台是可以的，到人家台上去，不做審姐者幾希）。我既反對演講，我却又瞎三話四，就是想學「小熱昏」在胡同口打鬆，插幾句造牌坊的笑話，或者聽的就是烏龜，也可以掀開了嘴笑。我因此永戒演講，狠情願瞎三話四。

個人的瞎三話四下

我的瞎三話四，已蒙力子先生賜登了。我望的糾正，便又蒙克明先生隨即糾正了。都使我欣謝的。我對於黃仁先生的揮涕，實是有誠意的，止要用一個反證，都可以證明我的誠意。例如今天時事新報上曹慕管先生的「爲吳佩孚呼冤」，記者先生的新聞標題曰「吳佩孚竟慘敗矣」，曰呼曰慘，若叫朱晦菴用解釋論語上「憶」字

的調頭，來解釋這兩個字，惟有曰：「呼，傷痛聲。慘，尤其是傷痛聲。」他們是有誠意的麼？我敢代爲正對曰：過幾年，我不敢斷定，在下筆時，是有誠意的。然則我之態度，必曰：「爲吳佩孚失笑。」又必曰：哈哈，吳佩孚完矣，安有對黃仁先生的揮涕，會假的麼？但是克明先生也不曾疑我假，他祇指點出：「死是比較嚴肅的事，若以開玩笑態度去替黃先生揮淚，還是不揮的好。」這真抱歉極了。經克明先生點清了，我實在對黃先生生不住。但可以原諒的，昨天的瞎三話四，是描寫我的拒絕審姐式演講。黃先生是在我說話中拉扯到的，不曾提防到太輕褻。（輕褻是實在，開玩笑則可用揮涕的真假，證明白是不是的，好在前面真假已論過，今不再道歉。）無異黃先生在我筆頭下又做一回犧牲。幸蒙克明先生指示，可使我加以說明，對黃先生的敬禮格外顯露點，我再感謝克明先生。

但是克明先生不但使我對黃先生有說明歉忱的機會，而且指出了我昨天的說話，有兩個漏洞：

(一) 似乎阻止別人到危險地方去宣傳。

(二) 似乎烏龜忘八蛋的勾當，都可以相對贊同。

倘若如此，我的錯誤，更比較大了。這是真要瞎三話四，不敢含糊了結的呀。容我明後天細細請教，今天是還有兩個算式，不曾弄清楚，若百忙中瞎答的幾句，於心不安的。再會！

也是一個雜感

這一回中華教育改進社同教育部附屬的國語統一籌備會，都有請求全國報紙採用語體文的議案，煞是可喜。我們還來附說幾句：現時代一方面因為教育普及的結果，又一方面打算便把教育來普及，於是民衆的要求報紙，一天多上一天；報紙也希望合着民衆的要求，叫看報的更多，便幫着教育要普及，報紙自身也就更發達，所以記載也就不能不一步一步的通俗起來。新近申報出了一個五十年的紀念冊，叫做最近五十年。他第三編第八頁有伍持公君的墨衢實錄，他引倫敦星報記載記述

英報狀況，內中有幾句，恰像替我們此番請願，添了一個例證。現也且把他引在下面：

「此外尚有一異點，則文字漸趨淺顯是。歐戰發生後，尤趨重於此點。誠以銷數愈大之報，普通人讀者愈多，故必文字淺顯，始能博社會歡迎。每日電聞 (Daily Telegraph) 向以辭藻典麗見稱於世。其記者在數年前名魚從不曰魚，必曰游鱗，今則亦不得不隨風從俗矣。」

據我們的觀察，我們報紙的文字，近來亦多在那裏淺顯起來。把魚叫游鱗的，很多見。惟文言內夾着較難懂的話頭，時常還有。申報是報界的穩健分子，然他到了相當時節，也就順著潮流，做起中堅。看他的五十年變遷歷史，也就可知。他們從前本有非文言不記載的態度。但此次他的紀念冊，也就把梁任公胡適之君的白話文，同蔡子民君等半文半俗文，都盡量收容了。又請伍君把倫敦星報記者的新批評，也公布大衆。有這種老紳士的報界巨擘，都來領着我們提倡，真是可賀。

我們聽見願意改着語體文的，還有一些疑慮，便是恐怕字數增多。這一層在經濟

上自然不能不着想。但是這個疑慮，也不十分的確。有時自然有白話字數多過文言，有時亦有文言字數多過白話。大約夾敘夾議的時事記載，每每文言字數反多。因爲一用文言，也有文言的許多廢話，連帶着搖筆而來。不是白話開門見山，來得爽朗簡單。至於瑣屑的小記載，白話字數每每多過文言，乃是實在。然同一本埠的社會新聞，現在京津有幾家報紙用白話的，都覺得狀貌豐富，趣味濃深，叫人愛讀。最是上海各大報的本埠新聞，終是乾燥無味，屢屢有人要求改良。其實他內容並不缺乏材料，便是沿着三十年前遺傳的習慣，用幾句呆滯文言，做一個記賬式的報告，所以覺著乾枯。這種部分，似乎正要請白話來增添字數，使他活潑。有時平常記載，白話文言，字數儘能相等。故今且把伍君九十七字文言的記載，用九十六字白話記出來，好像達意也差不多。

「以外還有奇事，就是文字慢慢的淺顯。從歐戰發生，尤著重這一點。因爲銷數更多的報，讀他的就更多普通人。必要文字淺顯，才叫他們歡迎。每日電聞本拿文

詞典雅得名。幾年前他的記者說到魚，從不說魚，定寫游鱗。現在也不能不跟着通俗了。」

十二年九月二日

總理蒙難五週紀念會演說詞

今天紀念總理五年前五月十六日廣州蒙難，就是陳炯明背叛總理那一回的事情。總理蒙難，本不止這一次，不過要說一句笑話，「總理福氣大」人家想害他；總害他不死。陳炯明六月十六廣州之變，想害他也害他不死。前乎陳炯明的，有幾十年前的倫敦被難。那是什麼一回事呢？就是那時總理老早提倡革命，滿清政府聽到有個名叫孫文的要革命，不懂他要革的是什麼命，只以為革命就是出了真命天子，而且聽說他今天忽在香港，明天忽傳在倫敦，覺得孫文這個人實在神行莫測，更是害怕起來，所以就下令捉他。有一天總理在倫敦遇着一個人，這人問他「你是那裏人呀？」總理說：「我是廣東人。」這人說：「我們是同鄉呀，我是賣茶葉的，請你到我家去談

談呀。」那時倫敦中國公使館的房子是很不像樣子的，也認不出是公使館，所以總理就同他去了。到了那裏，這人就引他上樓去談，坐下來一問，這個人說：「你是孫文呀，我們這裏是中國公使館，你想造反，我們接到公事，要捉拿你呀。」總理才知道被騙了。後來公使館來了一個外國當差的，進出拿東西，總理看他是個好人，就同他談，寫了一封信，請他送到總理幼時一個先生的家裏去。這位先生才設法救了他出來。這就是總理在倫敦第一次被難的故事。第二次被難就要算六月十六日陳炯明背叛總理這一回事了。但是總理總是害不到的。我又要說一句老話，他是「天與人歸之」，所以謀害他不到的。什麼緣故呢？他老先生的思想，總是同我們人人所希望的一樣，甚至我們不曉得想的，不曉得希望的，只要他一說了出來，無論什麼人都不及他。你要見他，他什麼人都見的，見了就同你談革命，談完了又去看他的書。除此而外，什麼他都不談。有許多人恨他的思想太好太周到，他都不當作一回事，他也不管，還是要提倡他的革命。無論如何反對他的人，像陳炯明六月十六背叛了之後，假

心假意說假話，總理却說「只要他寫了悔過書來，也就算了。」這樣寬宏大量的人，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了。但是有許多人還不满意他。他們動不動要什麼都是「新的」，方覺得開胃，方覺得漂亮。孫先生說王道，西方說霸道，而他們趨「新」的人要講霸道，王道便不算漂亮。但是王道是什麼呢？就是博愛。他們聽到博愛兩字，或以爲還算可以，要是你講王道，那就不漂亮了。如現在的汪精衛，這位先生就是要學漂亮的，所以就要跟共產黨喊馬克斯牛克斯，要同陳獨秀發表什麼國共兩黨領袖宣言，那就覺得了不得。我和陳獨秀也是朋友，他的人怎樣呢？哈，他的面孔要我形容出來，實在說不像，只好說他的頭是向後突的，他的面孔好像一把鏟刀，然而他却自命是了不得的。他的兒子陳延年，還有一個陳什麼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見過他們的，都一定說：像他們這樣的尊容，再醜也沒有了。他們就是穿了一件漂亮的紡綢長衫，人家也還要說他是小偷。你們如願意見見他們的醜相，我們可以到武漢把他們捉了來給你們看看。你們看過明孝陵掛的朱洪武的像，他不是嘴巴兒像豬的嗎？對了，

陳獨秀就有點像他。說不定他就自命要做一個有皇帝的運氣的人。我並不說他能做皇帝，不過他有野心靠俄國來幫他做個嘍哩咕嚕的東西。現在好些人都是靠俄國的。靠俄國做什麼呢？你們不知道他們要做盧布黨呀，如果他們做盧布黨成了功，陳獨秀就不是要做中國的俄皇帝了嗎？不是的，他做得成也不過是俄國的奴才罷了。陳獨秀是你們要曉得是一個很腐敗的人呀。別的我也不必說了，只要說他吃鴉片烟，你就要想到以吃鴉片烟的人來想替俄國做中國的皇帝，這真是豈有此理。汪精衛跟着陳獨秀在一起賣力，也想將來沾一點兒什麼嘍哩咕嚕的洪福，這豈不是更豈有此理嗎？他們簡直了不得，比陳炯明還要凶。陳炯明不過想謀害總理的生命，他們却要在總理死後謀害總理的精神。想把馬克斯主義牛克斯主義來謀害總理的三民主義。你道可笑不可笑？可恨不可恨呢？我敢說他們簡直是沒有主義的。殺人放火，難道也可做主義嗎？他們不但是盧布黨，而且都是「蘿菠黨」。南京人所謂「大蘿菠」那有什麼主義呢？他們拿殺人放火來謀害總理的精神，你道他們

會成功嗎？我決不相信。殺人放火，把四萬萬人殺到剩下他們幾個大蘿菠，就算是革命嗎？我說他們是世界上最懶惰人。因為他們想把國民殺完了，他們就好睡覺去。我們所以今天紀念總理，不但是紀念陳炯明謀害總理的生命之失敗，簡直要紀念陳獨秀這些大蘿菠謀害總理的主義之失敗……

黨的重要和黨的責任

本來吾們同志間應當常常談談一切關於黨的事情，可是忙得不能分身，總是不克如願。今天葛建時先生約我來和諸位同志談談，葛先生要問我討個講題，我隨便談，實在不好算是什麼演講，那裏有什麼題目呢？差不多吾們一般忠誠的同志，都是整天忙着工作，就像這裏省黨部的許多同志，各處來往接洽的人很多，真是不很容易，真是非常重要，今天我就略略把黨的重要和黨的責任和諸位談談罷！

黨部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黨的力量自然集中於黨部，不但如此，黨的工作雖不在地方行政方面，而實在差不多有個國家的立法機關，譬如各地團體機關，社會事

業，都應調查，負責指導，光是這個小問題，已經覺得很是重要，至於其他更大的問題，像訓練黨員，指導民衆，都是根本基礎的工作，這種需要正像以前的所謂風化，現在便是吾們的主義。吾有負着護持總理主義的責任，一刻不可放棄；依現在時局表面而論，惡化勢力似已肅清，但是民氣浮動，非加急切訓練不可，革命一天沒有成功，吾們應當一天提心吊膽的注意着，這是總理指示給吾們的。所以現在的局面，一方有土豪劣紳投機份子想腐化吾們，一方有破壞吾們的敵人共產黨。腐化份子容易借勢乘巧，間接有使各國共管中國的可能，跨黨份子則更公然直接做亡國亡黨的工作，這個對付真不容易了。

在這樣緊要關頭，吾們不能不有一種相當對付，拿哲學的眼光來講，譬如一缸金魚，水中有毒，那麼必得要想法補救，吾們知道金魚救金魚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外面第三者來設法，但是吾們是世界上的人，人類以外，沒有第三者可以來拯救吾們，而且吾們超人的理想，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講穿了說：吾們在這種沒法解釋的矛盾

之下，只有勉強自己救拔自己；用最適當的方法來自己安慰自己。吾國人往往轉一勞永逸的念頭，但又不能有澈底的辦法；這一點上不能不贊美西洋人，西洋人天天有事做，改良了再改良了，斷不生一勞永逸的懶念頭。拿吾們吃飯問題來做譬喻，一年要吃許多飯，吾們能不能燒了一大鍋子飯，一下子吃到肚裏去就算了事，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再譬如修橋的問題，究竟修得好不好，吾們是不容易知道的，雖然化錢不多，但是心上總以為這橋樑是非常堅固，只要子子孫孫能借此拿着簿子去勸捐，便算了事。外國人就不同，一座橋雖沒有壞，總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不但利用許多便利方法，却還有相當的智識來補充，這是很堪值得注意的事。

以前中國皇帝吃西瓜，不講好壞，總要吃三個，第一個好的不算好，第二個好的也不算好，第三個壞的也必算是好的，中國人習慣做事，都有這樣皮氣。吾們中國人做事總是講情，外國人做事樣樣講法，其實講情也未嘗不可，茫茫宇宙，多大問題，講法也講不了，隨情發揮，求個痛快，也還可以，像西洋人一張紙好換一千金佛郎，為什麼

定要什麼去規定呢？所以外國人在這點上和中國皇帝吃西瓜一樣的呆板。中國人還有許多事情，都是虛偽到極點的，像一個人死了親爺，訃聞上什麼不自隕滅，禍延……什麼苦塊昏迷，語無倫次，什麼泣血稽顙，這些騙人的話，不知從那裏說起，恐怕淚水還欠幾滴，那裏會哭出血來呢！我們現在要把吾們的黨整理好，自然不能有些虛偽。

現在有人把吾們分成左右兩派。吾們本來是一直向前的，現在要問問吾們究竟應該向左還是向右呢？本來研究學問，應該各人出些主意，才有進步，辦黨就不是如此，黨的本體已完全無缺，規定了什麼樣，誰也不能修改的，黨雖不是宗教，而實際上就和宗教一樣。本黨反對宗教，是反對形式，信仰是誰也不能反對的，因為反對形式便是反對盲從，什麼上帝令生兒子，糊裏糊塗就好說是三位一體，都是莫名其妙。到是愛人如己一句話，真是一種信心。吾們絕對不相信兒子不兒子，但是中山先生便贊成愛人如己，吾們也贊成愛人如己，共產黨不愛人，不能愛人，自然不敢贊同。從前

第三國際代表到廣東去請教中山先生爲什麼要革命，中山先生便回答說是爲愛人而革命，中山先生反問他，你們爲什麼要革命，那個代表老實不客氣說是爲恨人而革命；所以加入共產黨，上帝的兒子應該做不成，可是愛人的話也不能講了。

其實愛恨是同一的東西，不過是變化後的異互而已。不過變化以後，有利有弊，像化學裏 *Soda 3* 可以服食，*Soda 4* 吃了成毒，所以畢竟愛恨的問題，還須吾們鄭重討論。

吾們的主義是由愛發生的，所以恨吾們的主義恰是相反，所以主張恨的人，便要想法來破壞主張愛的人。所以加入一個黨，先要選擇一選擇，退出一個黨，也須研究一研究，決不是馬馬夫夫，隨隨便便的，必須要認到清清楚楚才好。

愛雖然有不同的方式，看見壞了修修好，是愛，看見不好，改做個好，也是愛；所以愛是人性之所求，是永久的，是普遍的，恨是興之所至，只見其一而不見其二，是暫時的，是偶然的。所以澈底講起來，愛就是恨，恨就是愛，小恨可成小愛，大恨可成大愛；如果

不明白這個道理，要把恨來和愛做成個敵對的地位，那就糟糕！我不相信佛教，但是佛說念經，也有些意思，念不斷的「南無阿彌陀佛南無……佛」這「南無」兩字，本來不能讀做「拿莫」，他的意思叫人要一面念一面想南方沒有阿彌陀佛，我便是阿彌陀佛，無非是一種引起頓悟的方法，還有專門念「你那臭皮囊是那裏來的你那……的」也是一個樣子，這種讀法，實在不是人讀的，山林木石，檯檯椅桌，飛禽走獸，貓狗狼鼠，蛆虫微塵都可讀的。

共產黨懂些什麼？共產黨真是二百五，一切都不管，打倒……，什麼東西都打倒，打不倒也罷，打倒了就沒辦法，你們想，把這房子裏什麼東西都打完，打剩幾個板凳，哈哈，這些板凳說是無產階級，什麼智識人情都用不着，無產階級弄得像板凳一樣地無聊，共產黨是這樣去騙人的。

本來我老頭子不應該胡說亂道。現在事實上可不能不說，話歸正傳：吾們進行黨的工作，要像宗教式的做法。講到渺渺茫茫的真理時，活着難以置論，死了蓋棺論定；

像中山先生便可論定了。以前先生生活着的時候，人家還批評他，說他是孫大炮，這個大炮就是大家容易疏忽了的民生主義。

從前宋遜初先生有一天講到總理的主義，以爲民族民權都還可以，民生主義就很困難。總理恨極的便說人家不明白他的民生主義，所以給鄧澤如的信上說：共產黨成功……底下不寫什麼。國民黨不成功麼？也不寫什麼。他又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總理看得多麼穿透，什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做你的共產黨，他做他的共產黨，還有人自己標榜是馬克思的正統派，其實馬克思主義中的分派還不知多少，不曉得他的來歷，真是莫名其妙呢！

汪精衛在漢口說吾們在這裏做籌安會，吾們用不到去批駁他，而且在人格上決不說他壞話。四月三日的一天，他跳着腳說，倘尙如此做去，吾們還是恢復十三年前的狀態。汪先生年紀輕些不免過火，吾們講話做事都要實實在在地，不是受了煽動，便可發火的。講到中山先生的主義，最好不要有所增損，有一字講一字，有一句講一

句，切不可截個上半段，或是截個下半段，或是取他的中段。所以中山先生的主義，不是一知半解的人可以了解的，必須要有澈底的覺悟，整個的認識，才能了解。

我不是自己說大話，一班人見了洋鬼子，都以為是了不得，凡是有一些洋氣的多是好貨，其實洋鬼子並沒有多大的神通，吾九歲的時候，洋鬼子都沒有現在樣的神氣活現。你們看洋鬼子活像個猴子，簡直不是個人，那時他們稱中國人的辮子為 *pig tail*，他們在拿破崙時頂通行的就是辮子，我們可稱他們為 *Sheep tail* 洋鬼子並沒什麼了不得啊！

現在我想把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不同來向諸位講講。

馬克思這個人很是奇怪，他的主張果真是科學的，演繹的少，而歸納的多，他的書我雖未詳細研究。我看過之後，還沒有看出怎樣精密，不過羅列的證據確實些。但是他所得到的證據，還是歐洲一小部份，工業發達的地方的調查報告，東方的情形，是半點全無的。他說資本愈發達，工人革命可以成功，這句話還確。歐洲地方的革命，大

都如此；無奈革命鬥爭，不必定要用槍炮，兩個人的舌戰，可以嘵嘵不休，把資本發達起來，使造成階級鬥爭，這是矛盾不過的話，一定要拿一偏之見來這樣那樣，那麼革命一千萬年還是革不成的。革命必定要澈底才是真正的革命，有意造成了一個偶像再去打倒他，這豈不是多廢了許多手脚。馬克思還說：工業愈發達，工人愈痛苦，這句話真是說得太不確了。列甯主張革命成功，必要殺死許多人，才能成功；還說智識是資產階級的東西，非打倒不可。他雖有他的主義，但終沒有明白爲什麼革命要殺人？爲什麼智識該打倒？殺人是不是個辦法？智識有沒有真假？

馬克思在一八〇〇年時，最出風頭，當時手工業失敗，在歐美常見的：（一）到處城門口有一個頭放在木架裏，兩隻手垂在外面的；還有腳上帶着鐐的人在路上行走。（二）有一個老年人住在 *Tree Street* 報館街，在一八五〇年，時常見保守黨和自由黨因爲爭論打起來，結果打壞了許多東西。（三）更前二百年時，英倫橋上陳列着二十多個腦袋，瘟疫流行，沒法辦時，畫了個人頭樣的東西朝着他磕頭。這些怪物，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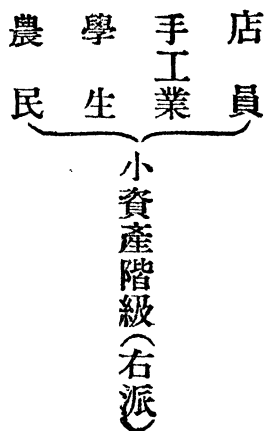
在便不看見了。在吾們中國這種情形也是常有，像上海陸家浜蘆蓆棚裏，拿棺材板鋪着地上，六七個小孩子鑽出鑽進，在南京也是如此。做洋車夫，簡直不是人的生活，罵他甚麼東西都能忍受，不過罵了他一句「你這隻兩腳馬」任何一個都要氣得啞口無言。在這種地方洋人似乎好看一些，洋人落魄叫他推車可以，叫他拉車就寧死不可。總之生活不進步，所以產生這些怪東西，這是很容易見到的事。

列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很有不同。農工果真是富有革命性的，但是吾們現在要革命，去叫農工來做吾們的打手，那是根本要不得的，吾們在良心上說不過去，農工這樣的受壓迫，還要去踢他們的便宜。最近陳人鶴先生從上海來報告工人運動的情形，大家非常滿意，後來我想這是不對的啊！我在倫敦時留意英國的情形，他們供給海陸軍每年要四千六百萬，他們應該如此，現在在中國供給軍人每年要一千萬元，什麼工人運動教育經費，本黨還沒有辦法，不擔一些責任，這是不對的啊！

以前衙門裏有位賬房，到櫥房裏去瞧瞧，只見廚子正舉起刀來切筍，先從老根切

起，一面切一面嘴裏嘰咕着依次念道：西席老夫子，賬房，又一次廚子在切韭菜，先從頭上切起，一面切一面嘴裏嘰咕着依次念道，賬房……西席老夫子，所以現在做西席老夫子的也只得如此。

共產黨已經把他全部的主張告訴吾們了：



他們以爲無產階級沒有智識，可以鼓動，受人指揮，當他們是革命的戰士，這便可算是革命的左派。照這樣看來，吾們打仗，用不着招兵，招了兵來，打仗時軍費浩繁，平

日還要養他們；如果指使工人去打仗，就便宜得許多了，要他們打仗時便去打仗，平日就讓他自己到廠裏去做工，這真是虧所謂共產黨想得出的啊！汪精衛先生說，吾們不懂革命方法，不差，吾們果真不懂他們的革命方法。吾們只知道中山先生是主張爲農工謀利益和幸福的，他不主張叫他們去打仗的啊！吾們如果懂革命方法的，便應該利用工人，叫工人去衝鋒，把兵士一概裁去，但恐事實上不是如此吧！

共產黨是在向後退步的，弄到民窮財盡的時候，試驗失敗的時候，他們也曉得廠工不是隨便可以使用的，所以利用老頭子黨，所謂一班豪傑志士，老實講，他們樣樣講新，他們這種革命，已經退縮到十五世紀去了。

共產黨常常說工人運動，重要在生活的革命，這是對的，要他們去當兵，那就不必。他們還常常說說工人的利益幸福用不着別人去保護，那一個要去保護就該打倒。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工人運動要工人自己來做，用不着別人來給他們做。哈哈事實，上全不如是，掩着人們的眼睛說亂話，他們把持工會來當做自己的大本營，叫工人

丟給他們做衝鋒；但是最近漢口却貼出很希怪的標語：「小資產階級保護無產階級」這真是莫名其妙哩。

講到革命，六七千年前，像伏羲等等大小酋長，分成世界萬國，這都可說是貴族皇帝，等到文化演進，中國在春秋戰國，西洋在希臘羅馬時候，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像前清生員不打板子，這可說是紳士做皇帝，或說是紳士代用的皇帝。後來物質文明進步，工業革命以後，流氓（就是臘底可兒的左派）起來要和紳士算賬，這才好稱做革命。所以革命事業只有流氓做的，鮑羅廷罵吾們幫助中產階級完成革命，簡直不成一句話；將來山東流氓還要出來，世界上簡直是變成個流氓世界呢。所謂共產黨爲什麼急不可耐呢？從前有兩個兒考中了回家，大哥的妻子正在廚房裏做菜蔬，聽說丈夫考中了回來，婆婆便叫他去玩玩走了，不多一回，兄弟考中的消息也報來了，兄弟的妻子說一聲我也好去玩玩，便拋菜刀跑開廚房了，共產黨介乎他們兩個之間，他也是急不待擇的不得不亂闖了！

完了！隨便沒頭沒腦的說說，不好當做演講，黨的一切都在諸位的肩上，祝你們努力前進罷！

17518

